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

Ernest Untermaan 著

劉 曼 譯

上 海

樂 羣 書 店 出 版

1 9 3 0



第一章 資本是什麼

在現代制度底下，隨便打開一本各學校通行的經濟學教本，你便可以從這裏面看出原始野蠻民族底資本包括着削尖的棍子，小艇，長矛和弓箭等等。我們曾經聽說，這種野蠻民族是由節儉，經營，商業本領和其他所謂資本世界的道德而變成了資本家。其他不曾變成資本家的人是一羣不善治生底份子，他們的子孫至今還是不善治生的，而且即到Gabriel的勝利可以叫他們的靈魂升入天堂或其他地方，仍然是不善治生的。

且舉勞動階級底保護者喬治 (Henry George) 的信徒中盛行底資本概念爲例：

一個野蠻人尋着滿結果實的菓樹。假如他食完一切菓子，那他僅僅滿足他現在的需要，他剛好是一個通常的野蠻人。若他僅食去菓子底一部份，或是用菓子與其他野蠻人交換別種有用的東西，他乃是一個資本家。你可從硬菓得到喬治的資本和資本家底概念。

或舉歐洲政界一時視爲關於這題目底泰斗之德國經濟學家羅瑟 (W. Roscher) 爲例；他的資本家與喬治的資本家相似，甚至不需要如削尖的棍子那種資本。

“意想一個沒有私有土地所有權及資本底漁夫，他赤裸裸地住在洞裏，靠着海魚生活。這些海魚退潮時留在水池裏，可用徒手捕獲。假定這裏的勞動者完全平等，又假定每人每日捉魚三尾並食魚三尾。於今有些節儉的人減少他的消費爲每日食魚兩尾至一百日，然後利用這一百日底儲蓄，以其五十日底全勞動力專心於漁船和漁網底製造。他得

着這項資本底幫助，從此每日得魚三十尾。”（參看羅瑟：經濟學概論四二三頁）

在氣候熱得令人裸身底地方，羅瑟曾否捕過甚麼魚，並將這些魚儲在洞裏至一百日或一百五十日嗎？任何一個美國兒童都能告知他說，這個“資本”，不到一星期就會成爲腐爛的東西。羅瑟曾否每日單靠兩條魚生活過呢？羅瑟的野蠻資本家是從腐爛的魚獲得資本，而某些現代資本家是從腐爛的牛肉，零舊的乾貨，有毒的雜貨等獲得資本。就這方面而論，羅瑟的確深知資本家底特徵，但是關於羅瑟所指底資本家，至少有一個矛盾點——他親自食他的腐爛的魚，並且按照契約作他自己的工作。

現代的資本家不是這樣粗淺的。文明告訴了他們，真正進步的資本家不在于去消費他的腐壞貨物，而在于將這些貨物附以新奇名目，高價賣給不以爲怪底人們。並且文明的資本家也不要去做他們自己的工作。他頂着“上帝”（The Almighty）底代表底光輪，並勉勵工人說，他們的任務是去爲他

們的主人生產利潤。

羅瑟，喬治，以及馬克斯所指名的其他庸俗經濟學家，都是用十九世紀安格羅撒克遜人底眼光去看原始的野蠻人。他們看見從未存在過的類似物。他們很自然地忽略了隨着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情形，不同的人類進化底階段而發生的那些差別。總之，該當指示不同的社會情形是由於甚麼，他們却沒有一句話說明。

在他們看來，自從亞丹和夏娃逐出天堂底時期以來，資本家就已存在了。而且不管工具，機器，生產方法可以發生甚麼變化，直到黃金時代將要建立人類底博愛，仍然是有資本家的。

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究竟喬治，羅瑟以及像他們的人，怎樣解釋從自給的野蠻資本家達到不生產的和寄生的工業主底進化呢？

完全是以節儉，商業本領等以及商業道德底無稽之談來解釋這個進化。某人成爲資本家，因爲他想做資本家，而其他在百萬代以後尚是窮困和依賴的人，則是由於他們自己的錯誤。你若追問誰

給某人以節儉和進取底意志，又給某人以不善治生和怠惰底意志，你可得到這個固執不通的答覆：“上帝”使他們這樣。

然則這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錯誤，是嗎？哎喲，你却知道是上帝。

是的，我也知道。但是我要問幾個問題：一個野蠻人找着一株菓子樹，究竟是那一個野蠻人和那一株菓子樹？是否這樹爲他所有，僅僅因爲是他找到的？是否其他野蠻人贊成他的要求去完全佔有這樹呢？假如他們贊成，他們用甚麼東西來交換他的菓子呢？他們在何時並如何明瞭交換底觀念呢？他們是在甚麼基礎上交換呢？

你所得關於這些問題底答案，僅是一些更多的哎喲了事。

羅瑟的野蠻人靠着腐爛的魚生活，他是裸身的，他的唯一工具乃是一雙空手。

偶然有一種靈感臨到他身上，顯然是從“上帝”來的。他在他的心想之前看見漁船和漁網。從前他既沒有聽過這些東西，也想不到這些東西是

怎麼樣的，於今他却偶然決意去每日留魚一尾至一百日，再去建造漁船並縫製漁網了。

這是一種怪異的野蠻人，一個除了空手再無其他工具，並靠捕魚生活底裸身的野蠻人，絕對不會想去儲蓄某些魚至一百日。第一，他應該根據經驗知道這些魚不能儲存這樣久。然而羅瑟却在這裏相信他有極精微的經驗。第二，這種野蠻人不能數清一百，然而羅瑟却相信他有極多的經驗。

而且生存於那樣低落的階級底野蠻人，並不懂得漁船或漁網。然而羅瑟却相信他有預知的智力，超過這階段底水平線。

在這階段底野蠻人能夠體認船底觀念以前，至少他一定有火和銳利的石斧。但是，假如他有這些東西，他便不應該吃生的魚，並裸身住在洞裏。而且一個在這階段的野蠻人也決不能一晚就跳入船和網底階段。船和網是很復雜的發明，在野蠻人獲得這個概念以前，曾經過去了野蠻人底無數千年。假如我們想要明白是用甚麼方法達到較高的階段，我們必須拋除保姆假設的故事底範圍，而進

入探求歷史底研究。

在這種研究上，我們所要習得的第一件事情，不僅是在發現表面的相同點或一般的類似，更在分出相互的差別。首先我們要學習去拋除自私的資本家底見解，或因襲的和傳說的偏見，這些東西妨礙達到社會問題底公平探究的道路。在我們沒有任何實際材料以前，我們不能一下建立空想的理論。我們獲得材料於前，再由用直接探討所發現的實際事實來成就我們的理論。我們要使我們的理論符合實際事實，不想拿這些事實擠入那些預想的理論底穿套裏去。

我們採用所謂歸納研究法，我們從具體的事實進到抽象的理論，然後我們用辯證法把這事實一混合起來。這就是說：我們看作世界和社會是一些動的事物，而不是固定的和靜止的事物。我們按秩追尋現實事實底相互關係，且又從這些關係就空間和時間秩第舉出牠們的一般的類似和典型的差異，並得到一般的結論。然後轉而以這些理論應用於實際事實。我們繼續用這種方法實驗這些理

論，正如我們要用通知的還元法來實驗乘數一樣。

辨證思想底特質是：牠反映動的事物爲生存競爭底過程，在這過程中，較好的適應者勝過不能適應者，並由克服且同化不適應者，引其進到較高的形式。

我們研究資本和資本生產，也就是根據這個觀點。

我們願意曉得資本底特質。御用的經濟學家給我們一些不確切的答覆，這些答覆沒有解釋一點甚麼，反而需要更多的解釋。這些人們單是重述流行的資本家的意見，並且本着這個意見建立經濟學的理論。

某人告訴我們說，任何工具都是資本。這樣，我們曉得第三世紀用石子擊落乾菓底野蠻人便是資本家了。但是爲甚麼要落在野蠻人手裏呢？猿猴也是用石子擊落乾果的。而且事實上人類的習慣是從猿猴來的，那麼猿猴也就是資本家了。這種經濟學至好也不過是猿猴的經濟學。

另一個人告訴我們說，資本是貯存的勞動。由

此看來，蜜蜂和馬蟻都是資本家了。更有一個人告訴我們說，資本是節約的結果。那麼我們又走進羅瑟的資本家底腐爛的魚去了。此外又有人說，資本是用來生產更多財富底財富。他們所謂財富，即是任何有用的貨物，他們所謂生產的財富，即是用財富交換比這財富更值價底東西。這個遂使我們想起狡猾的野蠻人，他用他的果子與其他野蠻人交換對於他更值價的東西。所以這種說明祇合用於那著名鄉村底故事，說是在那裏的居民是由交易上底相互欺詐而變成了資本家。

末了，我們遇着全體經濟學家中最厲害的經濟學家，他知道他是出賣他的腦力，並指明腦力，優美的聲音，漂亮的面孔以及適度的身材都是資本，使我們明瞭資本。由此推到妓女，她是用她的性作為資本，推到警察，他的資本就是他的誠實。

很顯明地，這些說明僅是迫於窘困底權宜之計，牠們既沒有說明工具底意義，又沒有說明儲藏貨幣，財富，交換和資本底意義。牠們忽視，看小或低估這些主要的事情——即是勞動與勞動適應底

不同的社會情形。牠們是空洞模糊的抽象物，這些抽象物使着那般絕望的經濟學者堅信經濟學真是‘一種可怕的科學’。

用他的方法讀過十萬頁那樣的經濟學以後，讀者仍然懷疑地喊叫：‘資本是什麼？’

第二章 勞動和資本

“起先只有勞動，——一切東西都是用勞動做成的，沒有勞動，甚麼已經做成的東西都沒有。勞動裏只有生命，而生命即是人類底壽命。”這是照抄約翰底福音。

阿！是的。我知道這福音現在不是那樣讀了。但是我也知道約翰是一個工人。至於像我自己一樣的近代工人，爲何不該因襲早昔的工人底良好模範並與近代的譯經師不同，就是現在要求窮究約翰和其他早昔的工人之聖經底唯一特權之譯經師（

他們的首領已經殺掉了，因為他對於更早的工人底更早的經聖底解釋，與當時的譯經師不同），從來不能給我以任何圓滿的理由。仔細看來，我敢斷定一個工人是比譯經師更會瞭解別個工人，尤其是在關於聖經底意義我們與譯經師不同底時候為然，因為關於特權問題我們與他們不同。我想我採取這種態度，完全是公正不過的，因為譯經師常常顯出一種異常的本領來抹殺工人底詳細紀載為不確實的說謊。而我們對於這種記載，則有我們自己的說話，即是約翰和其同時的工人看出了當時的譯經師同樣的特權。

我已經指出了當今美國的譯經師極快隨着歐洲底譯經師底著名模型，來曲解馬克思底明白記載。他們趕快將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曲說傳給美國人民。但是他們不一舉手去介紹馬克思的理論底自己的說明於美國讀者，雖然他們不斷地高談“公平交易”。他們有很多的經費，但是他們不肯費一分錢出版任何一本馬克斯的著作。反之，他們組織團體並費去萬千的銀元，是為達到以“雙十架”

(DoubleCross)給予工人而替代“公平交易”底目的。他們有很多的金錢出版如“The Open Shop”一類的反工報，他們能為全國經濟聯盟，合作社附屬公司，國民工業聯盟，全國市民大同盟費去無數萬金錢。這一切組織僅有一個目的，即是對於信實的勞動組織底破壞或削弱與乎對於勞動階級底奴役。

假如磚壁上有一個洞，你能從磚壁中看得見嗎？譯經師底理解中有一個大洞；在他們的假裝的愛你和他們的“Open Shop”底狂叫中，有一條深刻的裂痕；在他們對於你的教育底殷切和他們阻礙你瞭解你的勞動和他們的財富間之實際關係底真理中，有一條鴻溝。

早昔的工人如約翰曾起來反對過這種意見，在牧師統治的埃及之下指明工作原是罪惡底補償。他們稱工作就是生命，不是死滅，是幸福，不是苦難。他們主張工作應該大家分担，並不是祈求神恩免除苦難之少數特權者加諸多數人底神造的苦難。

近代工人起來反對從上古和中古的統治者傳下的觀念：即謂勞動是一種低劣和下賤的活動；稱

爲資本那別種東西是勞動底優越者；生產階級應以生產物底最大和最好的部份，讓給所謂資本那東西底怠惰的所有者。他們要求勞動應由全體分配，所謂資本這東西不應存在。

假如我要採用譯經師的胡說，好像覺得該說勞動是資本底唯一正當的形式。但是我不想去採用。那是過於奧妙的神祕，那可以解釋爲與我所指的恰恰相反。對於正在力爭肅清傳統思想底蠱惑的曖昧之工人，不好採用這樣含糊的語言。

然而對於一個那樣乖巧的譯經師，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他的特質就是要去撓曲對於未受訓練者底籠絡，曲解勞動和資本底這種連系是毫不足怪的新鈎連。

世界上最古的文明東印度，不是已慣於曲解大宇宙底自然單元是世界精神底玄妙的超自然的單元嗎？牠不是已將簡單的和自然的社會分工變爲隨着“精神”底種種程度之玄妙的階級分化嗎？牠不是已想由養育這些不同的“精神”底勞動並禁止勞動混合於死刑或劣於死刑底階級喪失，來無

限制地延長這些“精神”底子嗣，並保全自然階級對於經濟階級底統治嗎？牠不是已圖謀頂有效的方法來不斷地分裂被壓迫的工人階級使其自身衝突，使被壓迫者一致的謀叛成爲不可能嗎？

爲要理解如何在愛美孫對美國讀者解說印度神祕學者的幻想的一元論那時候，印度神祕學者立即歡呼愛美孫(Emerson)是他們自己的愛美孫；並不須去相信任何有意識的謀叛。水可以找出牠的平面，化合力可以結合，但是我們應留意這些因果。

半世紀以來，美國的印度波羅門教弟子正在美國培植神祕教的種子。“新思想”到處尋求與東方的神祕教接觸。如婆羅門弟子一樣，美國的神祕教徒在理論上稱揚一切東西底統一，但在實踐上，是把這統一用作一牀毛毯，用牠掩蓋統治階級願意曲解之根本差異底任何普遍的俗解。很投機地，成萬的東方人底移徙，幫助他們推廣了這神祕教底曙光，開創者便能安然在這曙光裏從事他們的黑暗交易。除非這是很顯明的和不能制服的，只有實在的妄說能使人民莫明究竟，纔沒有東西足以

防禦他們的侵犯。

就是從來不曾注意除去被誤解底一切可能性底革命作家，如何可以容易順從反動的利用？現在可在費特門（Walt Whitman）底例中看得出。他的工作是對神秘教教條提供一種易于搗碎的理由。我們聽見這位革命的呼號者被稱為美國的創造者（Nishuu），並且他的草葉（Leaves of Grass）又被稱為“世界精神”之吠陀經典的（Vedantic）光榮。表面上是激進的而骨子裏是反動的大批出版物，都是用這奸詐的理由來掩飾，並且是供飄泊的智識份子底烏合之衆底文藝宣傳物。這些智識份子為革命激動着，但與革命的無產階級不發生直接關係，因為害怕無產份子的銳利的感受力磨去他們的強盛。然而這種階級似的擯棄，不曾防礙他們要求無產階級革命中底領導。

其他許多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特別是中間階級底無產階級化的份子，都被誘入這個神秘的謎裏，並被引誘去區分他們的精力於社會主義的真理底宣傳和神秘儀式底信奉中間。在神秘儀式的

潛意義之後，隱藏着無產階級革命底內應。

這種勞資統一，對於他們是何等得意的！我們聽到他們狂喜地喊叫：“資本即勞動，勞動亦即資本，萬有即一，一即萬有。我是疑惑者，又是疑惑；我是資本家，又是勞動者；我是債權者，又是債務者；我是愁悶，又是愁悶者。等等……”

假如我們懂得這個根本不過是指除這一切東西再無別物造成自然的宇宙，那完全是十分確實的。

然而這個正是我們的神祕的先生們和其統治階級朋友所不願意我們知道的。好久以前，全國經濟同盟（National Economic League）就出版了一本關於“全世界勞資統一”底書。

不然，謝謝你！關於一切事物底統一，我決不會忘記這個統一是用一些十分明確的差異表現的。我不是反對勞資底一元論底調和，但我希望我的讀者注意事實，即是這種統一底首先不可缺的要素，就是一般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與特別的資本家和勞動者中間關係底廢除。

於此，主權就是苦難。資本不是一個簡單的東

西，根本上，牠是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間底一種經濟關係。沒有階級統治，成爲一個經濟範疇之資本便沒有存在，

土地可以是資本。工具可以是資本。消費物和原料也可以是資本。

但是這些東西如果未含有資本底典型的特徵，便都不是資本。這特徵就是指，一切這些東西必定是指掠奪製造生產物底勞動者。勞動和勞動力絕對不能是勞動者手裏的資本。資本和勞動底關係存在一日，勞動便常是被剝削的部份。

剝削階級確定資本是用來生產更多財富之財富，這是很便當的。在你沒有指明誰生產財富，並在甚麼情形底下才有財富生產，以及誰取得財富的時候，這句話是沒有妨礙的。

其實這與確定資本爲儲蓄的勞動，是同樣有妨礙的。危險的問題就是：誰的勞動，爲誰的利益並用甚麼方法而儲蓄勞動？

總之，用作資本之物，自身不就是資本。僅在某一十分固定的社會情形底下，各經濟階級爲

着勞動生產物底支配而鬥爭那時候，牠們方可以變成資本。

我們就在這礁石上與御用經濟學者分裂，他們由忽視發生資本之主要原因，即對於工人階級的勞動之剝削，來抹殺資本底祕密。

這個是資本底起源，然而單是這個起源，不足以使某一物印上資本的交換特徵，另外還缺乏些東西。工人階級之被剝削是有很久了，然而他們不是為資本所剝削。

另一要素即是交易。勞動生產物必為利潤而出賣，因此剝削底方法可以確定資本底性質。

這兩要點是為御用的經濟學家所忽視。他們蔑視了這兩個典型的特徵還不滿足，並且由想像個人能够單靠買賣來創造價值並集聚資本以混什這些問題。這是他們忽視工人階級底勞動在創造價值上所佔的地位之錯誤之自然結果。

在資本底祕密來源和實現價值之交換方法上廣佈着保護物以後，喬治和羅瑟一流的經濟學家，便由忽視各時期和各領域中的資本之歷史的

和經濟的區分，而釀成極為紊亂的混同。他們是以屬於某一時代底概念，應用於別一時代中不同類的資本，或籠統以同一名詞應用於各時代，以混雜在同一時代齊起作用底各種資本。

這樣，他們不能找出一點路綫以達到社會發展底根本原因，不能循着一定的路向，即包容社會進化的前途和結果之科學的預見底路向，以追溯社會進化底過程。

像喬治這樣的人，既然沿着他的路徑廣佈着抑鬱和混雜，弄昏了好幾代的學生，並塞住了達到經濟學上之科學的結果底大路。他扒上自造的臺，拋下他的字紙箋，誇說在“改造經濟學”。

所謂改造也許僅正在保障階級利益之同樣的老模型裏。

在他一方面，馬克斯主義的分析，拋除了一切阻止階級統治中工人階級的解放底障礙，打開了正確知識底大門。這知識指示開始只有勞動而沒有資本，在適當時期中資本再會失去，祇留人的生命去工作。

第三章 動物社會和人類社會

在上古猶太部落有史以前時代的傳說發生亞丹和夏娃底神話之前無數千年，一羣羣有髮而似人的動物棲息於原始森林中。在一般的生理構造上和一般的生活形態上，這些動物是彼此相似的。然而在某些特殊的特徵上面，他們是彼此不同的。

有的於樹頂營粗惡的巢，就在樹上度他們的生活。僅有極少機會來到地上。他們在樹林中打獵，食宿，結婚，生死，他們在樹林中找着他們的一切必需品。各色各樣的野生菓子，如櫟子，乾果，和

生漿果，都在地面上底樹林地帶之內，小鳥，鳥蛋，昆蟲，小松鼠，蜥蜴等等，也都在樹林地帶之內。即以水而言，也發現於生長在樹枝上底闊葉寄生植物當中，或在樹枝底輪軸裏，或在樹皮底空洞裏。

這些棲木的動物是非常多毛的。就是他們的面部和額部也有毛蒙蓋。他們的手臂很長，能够適合樹林生活和其用力底需要。他們的手臂和肩膀底過分發展，釀成他們的腳脛和後臀底過不發展。他們的腳脛只有很薄的髑髏和腿。但是他們有手替代腳，當他們伸着長臂來取食物與新給養底時候，他們能安然地用手去攀援樹枝。

其他動物則以洞穴爲棲所。他們多數住在地上，雖然他們如棲木的同類一樣有四隻手，也是善於攀援的，但他們的手臂沒有那麼過分的長，而他們的腿脛和後臀却比棲木者長些重些。他們常時直立而行，用棒子支持自己的身體。他們聚羣而居，而棲木者則成偶同住。棲木的人只長於上樹，而拙於跑路。棲洞的人則既能上樹，又善在地上追獵奔走。他們用木棒和石子打殺蛇，地鼠，兔子，松鼠和鳥

等小動物。住在地上的肉食動物比住在樹頂的肉食動物多而且大。棲木者幾乎在他們漫遊樹頂底時候，可以遇着任何動物底敵手。他們能在樹枝間動得比任何巨蛇更快，跳得比任何豹子更高。敏捷就是他們防禦這些動物之最好保障。此外，他們比那些棲木底任何較小的肉食動物更加強悍。

穴居者須得防禦一切大的獵食的野獸如獅，露牙虎，熊等。這種野獸，有些也棲在洞裏，並獵取他們爲食。穴居者不能居在任何大洞裏。大洞沒有許多的側路或暗處僻地，躲避獵食的野獸。只有趕快跑跳或攀援野獸們不能達到的安全所在，纔能救得受怕的穴居者。但是他們的團體生活較易使他們防備這種意外，他們的份子亦能使他們抵禦並嚇退野獸。

穴居者底廣泛的棲息，給予他們以廣泛的經驗，這個使他們發生與木棲者不同的性質。他們的不同經驗，明白表現於不同的生活特徵裏面。他們的明顯的類似默示出共同的由來。他們的差異指示由於不同的環境底長期順應而使他們分

化。

在這兩種有毛動物所棲息的同一地域裏，更有另一種與他們大多相似但比穴居者之於木棲者較多不同的動物來往。這第三種動物也是極多毛的，不過他們的毛十分美觀，除去頭頂頸背，面底部，胸膛和下肢以外，處處都現出他的皮膚。這動物底前額和面部生着十分美觀的毛，皮膚似乎是赤着的。頭上的毛極長而且光亮。他的四肢和身軀甚至比穴居者的肢軀更相稱。特別是他的腳已更相稱地發展，具有肥美的腳脛和大腿，並有腳以替代下部底手，有腳趾以替代手指。

近代自然科學家將這三種動物比較，立即稱前兩種爲猿猴，第三種爲人。但是無論他們的明顯的差別如何，比之今日底人類與猿，他們幾乎十分相似。那時候，猿猴比較像人，人也比較像猿猴，尤其是各個第三動物底幼者彼此顯然相似。

與近代的高加索人比較，那些原始人類應比猿猴小些。但是他們有區分人與猿底一切主要的特質。僅有一點，他們的面部像猿的面部，而與近

代人的面部不同。他們如猿一樣，眉毛有粗大凸出的隆起。但是他們的頰和口，比之猿猴的頰和口乃側而且小。

外部的生理差異，顯然與其神經底內部組織相關密切。起先不過是同一父母的兒童底些小差異，後來在同一物質條件底下，各人朝向着某種特殊的生活形態，且又逐漸被自然選擇和這些特殊差異的繼續作用所淘汰，直到這三種明顯的形態已經成立之後為止。長手臂底選擇和繼續使用成功這三種猿猴底形成。比較相稱的手腳形成穴居的猿猴。較大的神經接受力和較發展腳脛底傾向，形成腳代手的人猿。

腦部底自然淘汰，遂使穴居的人類優勝猿猴遠甚，他們僅由於某些外部機體之對於不同環境底順應而與其祖先差異。

腦與神經系相關密切，且又與性底原素直接相關。腦神經和性的原素都是同樣的普通原形質的組織。牠們都是蛋白質原微物底橋梁，一切生活力是由這橋梁渡到往來其他器官底道路。

無論在那一部份裏，從自然淘汰所發生的變化，直接由生產過程轉移於後裔。在這些過程中，發生不斷的交換。這種交接不僅不由雌雄兩性的原形質底相遇所中止，反而由牠們底相遇而加強。這在母體的子宮裏繼續為然。當嬰兒在子宮裏成形底時候，這遂形成腦和母體裏的其他原形質過程。母體的蛋白質微粒底橋梁中產生變化的東西，也就確定牠在嬰兒成形時對原形質方面底影響。所以自然淘汰是直接原形質上發生作用，甚至是在嬰兒成形以前發生作用。

關於原形質變異底最有力的動力，起於原形質過程自身底交互作用。教授們說，牠需要原子的代謝作用，與需要分子的聚會一樣。這就是說，牠需要質的變化，與需要量的變化一樣。這裏，我們不想更深切地去探求牠，因為這本書是一部經濟學，並且我敘述這些生物學上的問題，僅是因為這些問題對於馬克斯主義經濟學有一種確當的關係。(註一)

(註一) 自從康德想將社會學變為一種想入

非非的生物學以來，馬克斯主義者便不得不反對進化的生物法則和經濟法則底混雜。特別是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說和斯賓塞的社會機體說底誕生，遂使這種傾向益加發展。於是便有無數生物學的社會學和社會學的生物學充斥市上。現在這些術語可以指示一種對於科學極其重要並有價值的貢獻。但是當他們企圖成爲一個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斯主義底生物學底綜合時，他們便遇着馬克斯主義派的合理的攻擊，因爲他們實在是達到抹殺社會進化底特殊法則，並假稱社會法則是與生物進化的法則相符底企圖。我們想去瞭解有機的社會和有機的自然，因爲牠們通常都有其各自的特殊法則。我們必須明白知道社會法則與自然法則底差異。馬克斯發現了社會進化的法則，達爾文在自然淘汰的法則上，亦發現了一個生物進化底明顯的法則，而斯賓塞則致力於各方面之共通進化說，但是往往沒有特別不同的明顯綜合。我們想去接受馬克斯主義如接受達爾文主義與斯賓塞主義一樣。

自然，這個不會阻止我們形成馬克斯主義，達爾文主義和斯賓塞主義之辯證的綜合。事實上，馬克斯自己已經到處做過這種綜合。但是我們應該知道，辯證的綜合不同於生物學的綜合，牠不會混雜經濟法則與自然法則，而是將這些法則，從其相互的互助作用來研究。辯證的綜合既不必怕偏信生物學法則而用之於經濟現象底研究，也不必怕偏信經濟學法則而用之於生物現象底研究。但是無論誰去這樣研究，他須明白馬克斯主義達爾文主義和無產階級辯證法底特殊差異與普通類似。更要記着一個不甚精熟這些東西底學生的輕忽交措所產生的印像。

自然，在質和量上，這種原形質底過程也要感受外界的影響，如冷，熱，盡力，過分盡力（全身的或某些器官的）。但是這些外界的過程，不會發生內部過程那樣深刻和迅速的變化。

外界的過程僅幫助或延緩蛋白質原形質底分配，與由這些過程底相互作用所發生的原形質底過程底性質上底變化。

反之，骨骼，組織，筋肉底變化(所謂身體的變化)，因為自然被原形質的變異和被營養汁的循環所影響，大半起於在某情形底下受影響的器官之用與不用。手臂底伸長，手成爲脚底轉變，不需要這裏面所發生的過程有任何質的變化，僅可以由全氣力底分配和身體體質中底簡單變化而完成。這些身體的變易，並不要你堅信原形質物是可以綿延並傳給子孫的。牠們能否成爲可以遺傳的東西，大半依持這個問題：即是在同一情形下，或在與這些變易相合或相反的變易情形底下，受影響的器官底用或不用可以繼續到若干久？並繼續到甚麼程度？

除非同一的或加強的原因繼續到一長時期，身體的變易不會變爲原形質的變易。當其變成爲原形質的，便不能遺傳於子孫。子孫也不能在降生以前獲得這些身體的變易，但很易遺傳於有這種傾向底胚胎，而且這種傾向僅可以發展於其父母像他們一樣有使用這些器官底必要之同一情形底下。剛在環境底壓力鬆懈了這些器官底特殊任務，

而使其他器官發生作用底時候，子孫就可以獲得其親體以外的其他變易，並且身體變易底原有傾向不會有機會發展，反而要被新的傾向平靜下去。然後這新傾向遺傳於胚胎裏，且當嬰兒誕生之後顯明地向着同一方向發展。這種身體發展底程度依靠外界情形者多，依靠原形質變易者少。只有在特殊環境底下，即是當原有的情形忽然復現，舊的傾向才可以復現一下子(註二)

(註二) 拉馬克派，達爾文派，和威斯曼派——近代生物學變形說底三大營壘，對於身體的和原形質的性質與遺傳和環境底關係，仍舊是門外漢。這個範圍裏底混雜已經變得很大，所以要去矯正這個混雜的任何企圖，將要費去最淵博的讀者底畢生時間。有的偏論及身體性質，有的偏論及原形質性質，有的承認身體性質和原形質性質底共通變易，有的區別環境與遺傳沒有辯證的綜合，有的反對如遺傳這東西底存在，而但說到環境。孟杜耳 (Mendel) 和烏來斯 (De Uries) 底發現，又在這個討論之外加上另一

混雜的成份。戴茲金(Josef Dietzgen)的辯證的一元論——馬克斯辯證唯物論底非常重要的補充——底理解，對於這些生學物家有很大的利益。

例如幼的升木猿沒有牠的父母那樣長的手臂。在誕生之前，這些幼的升木猿的手臂並未形成適於其升木的特殊功用，但當幼猿長成之後，他們的手臂遂逐漸變長了。趨向這種變易底傾向原在那裏，而且轉移於胚胎內。但是幼猿如果偶然要被迫於洞穴環境，並且牠們的後裔又須長期繼續住居於地上，那麼長的手臂便會消滅。以後假如有些離開了樹林的升木猿的後裔又要恢回升木的生活，不得不在樹頂上過活，牠們就會比穴居猿的後裔更快發展長手臂。(註三)

(註三) 我在這裏丟開了那種情形中所發生的自然淘汰之特殊生計底考慮，因為這個會使我離開我的本題太遠。

升木猿的祖先顯然不會有甚麼長的手臂。從這一點言，穴居猿與其祖先要比升木猿與其祖先差異少些。

在他一方面，穴居的人的腦裏獲有一種原形質的變易，的確這也需要牠的骨骼底身體變易。不過究竟原有的傾向是身體的抑是原形質的，是出乎我們的研究以外，因為這種傾向，自然不是從猿猴開始。變成優越的腦和神經系之原形質的變易，開始於最下等動物的機體範圍裏，繼續使其變到人的腦和神經系底最高點。猿猴底腦中也含有這種進化底例子。但是自然淘汰不會促動猿猴腦裏底變易，而在人腦中，則已發生這種變易。這是說明這種變易要比猿猴的外部器官所有的身體變易更顯著並更有效底事實。這是說明猿猴形態底生物上的退化和固定。

腦的變易使人比猿猴更會支配他們的自然環境。牠對人比對猿猴開展了進化底較大可能。自然淘汰使人接近進步的進化之路，而猿猴底身體變易則令猿猴進到狹隘的小路。猿猴用牠們的剩餘精力來發展長的手臂，或適於援躍的腳，或則牠們以剩餘精力耗費於他們那種矛盾的和曲折的生活形態，即牠們的腦組織使牠們那樣的生活形態。

這剩餘精力多是要去消散牠們的腦力，而少要去集中他們的腦力。但是人類的剩餘精力，則在腦的稟賦上，即綿延數萬年的進化底發展上，找着了牠的典型的和頂有效的出路。猿猴的特殊順應底每種用處，僅使牠們更密接地切合於牠們的水平，然而這個用處却使人類離開猿猴的水平漸漸遙遠，並使他們更迅速地高達人的水平。

自然，人類不是向着頂集中底方向，時常集中他們的思惟，或時常使用他們的腦力。反之，他們却時常陷落於思想底前後不符和不連貫的猿猴狀態。而且就在現代，我們還能從多數人看出這種退化的傾向。但若一考數千年來底人類進化，我們便能明白地見到，已有向着腦的集中底長足傾向，和不斷地順着現成發展的路綫底越發有意識的努力。(註四)

(註四) 這一點底完全意義，在任何達爾文主義的著作中，都不曾明白地提出，因為不瞭解無產階級思想家心中階級意識底影響，決不能認識這個。在他一方面，沒有那個馬克斯主義作家

會指出發生學的進化底明晰綫索底重要來樹立人類道德底科學的綱要。關於道德是根於共同要求和隨社會制度而不同底事實，已經充分地證實了。例如考茨基在其道德與唯物史觀上，也曾指出道德底生物的起源必須於動物本能裏去尋求。但是腦部發展對於道德底特殊關係，以及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底下有意識的順應對於道德底科學的標準底特殊關係，都沒有充分地指示出來。我只能在這裏指出這事實。但在這裏不是再去論究這事實底地方。關於這一點底詳細答覆請讀我的意志問題 (Will Problem)。

穴居的人和穴居的猿猴，實際上都是在同一情形底下生活。但是較大的腦底賦予，能使穴居的人比穴居的猿更會應付同樣的環境。

穴居的人更會思想，更會記憶事物，而且更會學習用清晰的語言表示他們的思想。這個使他們能比猿猴更會模倣他們的相互經驗，並比猿猴更有意識地運用經驗來求生活情形底改造。

人類底特殊心能是區分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

底根本原因。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更由這原因產生了許多特殊的經濟原因，這些原因不僅增加了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底差異，並又給予人腦的變易以更強的動力。

猿猴可以取木棍和石子用作武器，而人類則能更久地更深刻地並更密切地思索這些東西。在長期使用木棍和石子之後，人類就明白某柴木棍和石子更能適合於其他目的以外底特殊目的。而且他們更會選擇最合於其目的底木棍和石子，將牠們一齊配合，並用牠們來作實驗。他們會利用易於揉曲的篾來使用分叉的棍子，並將碎塊的石子繫在木叉上。他們會晒乾獸皮，並用銳利的石子或甲殼將獸皮割成條子。他們會用這些皮條作成皮帶，將各樣的甲殼和石子擊在棍上，試供各種用處。他們會取易曲的樹枝皮條或獸腸來作弓。他們會將尖角的石子繫在筆直的木棍上作矛或箭。他們會用易曲的草或篾來織籃子或草蓆。他們會用泥土黏封他們的籃子，使籃子像葫蘆一樣可以盛水。

猿猴能够使用葫蘆，然而不能製作任何器皿。

牠們雖能使用木棍和石子，然而牠們不能製作長矛小斧或弓箭。

猿猴在電光觸樹並燃燒樹林底時候，就會逃走，人類初次在他們的經驗上發生那種事情底時候也會逃走。災變之後，猿猴便要回到那些地方去，並在熱的火爐中搜索。人類也是這樣。但是人類更會檢出燃燒着的樹枝，帶進他們的住所，並用更多的樹枝加在上面來烤火。他們可以用火烘熱他們的洞，驅出熊和獠牙獸於他們的洞外，並使野獸不敢在晚上近前。他們可以用火燒烤動物，並會在火爐裏煨燒番薯。他們可以建築石子和泥土的火爐，並將土黏的粗製的器皿放在這些火爐上來煮水和番薯。他們可以用獸皮闊葉或篾來製包裹護胸或籃子。

這是很顯明的，人類的優越經濟的發展，主要是由其優越的腦部的發展。猿猴則被其頭蓋的形狀和腦的結構與盤曲陷於狹隘限度裏。在這生理的發展發生於自然淘汰力之後，猿猴就再難逃去這限度。自然淘汰和使用便會逐漸增強這限度。

由於某種自然的激變，一個升木猿可以從樹的生活被迫為洞的生活。若其環境的改變在許久以後方止，則牠的後裔便要達到手脚較為相等的發展。但這不會改變牠們的腦的發展，使牠們變為人類。反之，穴居的人也可以強過樹的生活，但這不會消失他的優越的腦與特有的思想力，僅能使他用其腦力來計劃異種發明底工作，不會壓迫他的腦降到升木猿的水平綫。

這是同樣顯明的：這優越的腦底自然淘汰是由於生物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於這三種動物的共同祖先底任何明顯的外界變化。生物過程底作用，對於某一種，有補於外部器官，對於別一種，則有補於內部器官，實則在同一物質環境底下並由同一父母陸續成孕的三個不同的嬰孩中，或在同一物質環境底下底三對同形而不同父母的嬰孩中，這種進化都很能發生。

在通常的生活情形下，父母形態底生物的發展足可影響那些內外部底變易。血液，或屬於特殊部份底淋巴底流動上底變化，以及在衛生的普通

情形和得有適當營養底機體底活動上底變化，都足以發生身體的和原形質的無數變易。

由此，這是很顯明的：這三種形態不會指出任何經濟階級，更不能在這三種動物中，找出任何經濟階級的分化底路綫，而但指示生物的種別。在這些動物中，沒有何項個體變易可以產生任何經濟階級。

反之，我們看出生物的進化的確可以產生不同的經濟環境。

正在生物的和經濟的發展不同的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在同一共同祖先的子孫中，這些方面首先如何變成不同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些方面是怎樣結合的。

一方面我們看出自然淘汰產生生物的變易，而這些生物的變易又能使某一種類由促進某些天賦材能並製造工具而產生經濟的變易。他一方面，我們又看出自然淘汰產生了阻止別一種類去製造任何工具之生物的變易。

然而工具底製造和工具底長足變化所由來的

生產樣式底轉變，是人類中一切長足的社會進化底主要原因。這不僅是社會進化底原因。但或也引出長足的生物的進化，在某些場合中，阻滯並顛倒生物的進化。形成人類中一切其他社會制度底進化，並決定其心理發展底普通行程的，乃是人類工具和生產樣式底進化。總之，形成我們所謂人類歷史的，乃是工具底進化和隨某些工具而來的生產樣式底進化。(註五)

(註五) 馬克斯·經濟學批判緒言第二頁。共產黨宣言昂格思的序文。考茨基道德與唯物史觀第二卷：“區分人類與動物的，既不是消費貨物底生產，又不是工具底使用。人類所特有的東西，毋寧是工具底生產，這些工具是用作生產，防衛，和攻擊等手段。動物至多可以在自然中找出一個工具，但不能發明工具。由於生產手段底生產，便開始動物人底人性賦予。”

要在動物社會中尋找甚麼經濟的名詞，這是艱澀的，因為這些社會既沒有能力創立這些名詞所指示的東西，又無能力解釋這些東西。在生物的

本能統制社會生活甚于統制微末的和初步的活動——這活動只能由無限的空想稱牠是經濟的——底時候，我們不須照我們所用關於人類的這名詞底意義來尋求任何經濟的發展。檢取木棍和石子來供直接使用，建築巢穴，使用葫蘆器，建築草廬等等活動；都不見得會改變完成這些活動的動物底社會活動。這些活動都不能給予可以視為由技術的改進而起的生產樣式中底技術的進步或改變底長足活動以動力，假如我們想稱這些活動為生產，我們至少必須懂得，這是使用自然方法底生產，不是由技術的改進所決定的經濟的生產。（註六）

（註六）的確，在社會動物中，也有社會活動底變形，但這主要地是機體變易底一種結果，其次纔是機體變易底原因。蟻蜂等物中所常見的不同秩序，不存在於其原始的祖先中，乃是由機體變易所產生的。反之，在人類中，工具與人身分離，而且不為生物的秩序底任何機體變易所改變。

要去堅持從經濟進化所導出且又指示這些東

西以及與生物過程顯然不同底過程之諸名詞底生物的分類，這是同樣艱澀的。我們不必反對同一普遍去則可以延續社會與延續社會外之自然同，所以同一普遍法則也可以適應於社會的和自然的發展。但在全新的力已由技術的改進而發生，並開始一系列的轉化——這些轉化是單一無二的，因為世界上除人類社會外再沒有別處發現這些轉化——底地方，沒有那個高明的思想家不會堅持那些起於生物分析底社會進化底法則。(註七)

(註七) “正當達爾文發現了機體性質底進化法則底時候，馬克斯也發現了人類社會底進化法則。”昂格思：馬克斯墓誌。

但是這還不足以明白地區分生物法則和經濟法則，無論那一法則底偏面的攻求都是不中用的。人類生存在生物法則底影響底下，同時也生存在經濟法則底影響底下，只有詳細考察牠們的相互關係和其對於全生理過程中的其他自然法則底關係，我們纔得充分瞭解一切問題。人類在征服着決定其生命和發展底外力底統治中，必須解決這些

題問。

第四章 生物的和經濟的分工

在第三章裏，我們已經看出同一共同祖先的子孫首先區分為動物社會和人類社會的，是由於生物的發展。能够使人類發明工具並令工具適應，以建立經濟力的發展的基礎，而必然推廣動物社會和人類社會之鴻溝的，即是人類的生物的優越。

“技術的進步便從此形成人類的全部發展底基礎。”（參看考茨基：倫理和唯物史觀）

謨貢（Lewis H. Morgan）以其名著上古社會（Ancient Society）革新了人類學的研究，根據人類

所造成的技術的進步，區分人類社會的發展為三大時期：即野蠻時期，未開化時期和文明時期。野蠻時期和未開化時期又由他根據人類所引用的新工具和技術的發明，各再分為下中上三階段。

這種技術的進步，對於人類生活比動物生活底優越雖算重要，然而牠好久還不能深入人類社會的生物基礎，來使經濟力支配生物力。

在無數千年的野蠻時期直到未開化時期的中階段，生物的性質形成了生物的和經濟的分工最原始的差異的自然基礎。在人類社會中，陰性和陽性的區分變成了男女間第一次經濟的分工底基礎。

兩性間的這種原始的分工，仍然發現於生存在野蠻時期和未開化時期的人類部落裏。這種分工存在於哥倫布及其陸續隨往者出發美洲那些時期的美洲印第安人裏面。

昂格斯採用謨貢所提出的材料，述說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男女間的這種經濟的分工於下：“分工是極原始的。工作單在兩性間區分。男子出門

戰鬥，打獵，捕魚，供給食物的原料和關於這些事業所必要的工具。女子看護家庭，並準備食物和衣服。她們烹飪，紡績，縫紉。各人都是他自己的活動範圍裏的主人；男子在樹林裏，女子則在家裏。各人也得管理他所製作的並使用的工具。男子是打獵和捕魚的武器底所有者，女子則是家用貨物和器具底所有者。”（見家族的起源一九二頁。）

這是建築在生物性質上的人類社會中之經濟的分工的唯一形式。這就發生從未開化的時期的中階段到高階段底轉變，以促進經濟的分工，這種分工再不是根據生物的原因，而是根據經濟的原因。直到這種原始的社會分工發生其他形式以後，生物的分工遂變為附屬於經濟的分工，而女性自身則降落為自生理的基礎到經濟的基礎底這種變化底犧牲品。

“婦女是首先降為奴隸的人類。婦女變為奴隸，是在其他奴隸存在以前。……一切社會的依賴和壓迫都是根源於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的經濟依賴。”（參看第六章）

未開化時期的中階段是由動物的豢養開始。家畜的牧養屬於男子的職分。因為男女各人以他所生產的東西為己有，所以牲口的所有權給予男子一項增加的財富，並由此獲得大過女子的權力。同時，家畜需要闊廣的地面來作牧場，所以牲口越加多，家族和其他原始組織，底人數也生長越多。那部落的舊區域，他們覺得太小。人類便長過他們的原始的限制，並且由原始的阻制長過原始的組織。

“畜牧興盛的部落與其他未開化的人民底分隔，構成第一次大的社會分工。……由第一次大的社會分工，發生社會變成兩個階級底第一次的大分工：主人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見昂格斯前書一九三至一九五頁。）

因此，從未開化的中期形態到高期形態之轉變時期，即是這種時期：在這時期中，人類社會具有根本區分人類社會的經濟與動物社會的經濟之一切特質。所以這就是比較動物和人類間的社會的分工之最好機會。

遠在畜牧興旺的部落與其他人類部落底差異

發生以前，其他經濟的分工便與兩性間經濟的分工同時發生。但是這些其他的社會分工不會含有兩性間原始的社會分工底生物基礎。

例如當人類習用切礮琢磨來改良他們的粗糙石器這時候，在各部落中，就有少數個人發展了這項職業的特別技能，並專任這種工作，而免除這部落中的一切別的勞動。

美洲印第安人所使用的箭頭已被專門的工匠作得適用了。“每個部落都有箭頭工廠，這些箭頭就在那工廠裏製造，而且祇有某些精熟者能夠或准許去製造這些箭頭，以供該部落的應用。”（見加特林著印第安人最後的漂泊 *Catlin: Last Rambles Among the Indians*, 一八七頁）

“他們有人專作弓，有人專作箭，有人專作器皿（婦女製作一切瓦器），有人專捕魚，有人專打獵。”

隨着兩性間的分工而發生並且僅關於男子底這種專門化和分工，很顯明地不是根據男子任何生物的差異。這個不是由於箭頭製造者漁人或獵

人發展了不同的身體器官的事實，而是由於他們在以同樣器官應用於不同的經濟任務上，已獲得了專門技能的事實。這的確是一種技能，在這種技能中，生物的功能由經濟條件而發生作用，然而在這裏，經濟要素正在確定一個比任何生物器官更大的意義。

動物的分工和人類的分工間之差別所以變成十分明顯，也就是這個道理。在人類發展的低階段中，這種差別是不甚明白的。但是，即在這裏，我們也能够明白地考察出兩性之生物的任務和歸男子或婦女負擔之經濟的任務間的差別。

人類的性別既然發生不同的經濟任務，動物中底經濟的和生物的分工，也與人類中底經濟的和生物的分工一樣。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理由反對吉海耳（Haeckel）。他說：“直到現時尚停止在低階段的野蠻人，缺乏文化與缺乏分工同，換句話說是像大多數的動物，那種分工是限於兩性底不同的操作。”

然而正在這裏，這位達爾文主義的資產階級

的辯護人，開始混亂了性別的和經濟的分工，並在這個混雜上面，建築起極糊塗的比類。此外僅有兩頁云：“動物有多種，牠們當中由社會結合的個人的分工，如低級野蠻人的分工一樣，限於其最簡單的形式，限於兩性底不同的職務和發展，限於婚姻。但是也有多種動物，其中在社會上結合的個人的分工更爲進步，甚至達到我們命名爲‘國家’的那些高等社會結合的組織。”

至於甚麼是由於生物的‘佔有和發展’，甚麼是由於經濟的‘佔有和發展’，我們在這裏，是完全莫明其妙的。‘婚姻’這名詞是用來說明這兩方面的。而且對於主要地指示性的任務這一名詞之根本差別底這種抹殺，便很容易對於‘國家’這名詞發生同樣的不正確，且會除去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間——至少在紙上——的差異底一切要點。

現在生存於‘國家’中底動物的社會分工，是由於生物的變異。達爾文曾經很明白地指出了這點。“同一區域的住民之結構變化 (Diversification of Structure) 底優勢，實際上是與同一動物機體各器

官上生理的分工底優勢一樣。……”凡是作過動物社會底專門研究的動物學家，都曾正確地論究過器官的差異。在他們看來，那是社會分工的基礎。

今以南美洲中部稱爲 *Oecodoma Cephalotes* 的食葉蟻爲例：“這種動物的工作者有三個級，大部分是由一種有細頭的小狀類的工作者組成的。大的工蟻有兩種，一種有扁平光滑的頭和前眼，另一種是地下的，沒有前眼，照巴特茲 (Bates) 的意見，牠在棲居的深淵中遂行某種不知道的功用。……

……”

據新近的探險家所說，這種不知道的功用，包括發生蕈菌的園地，但是這個僅是不知道的功用而已，因爲牠不會影響我們在這裏所注意之點。

這些螞蟻所有的特性，也適應於一般螞蟻，不僅適應於螞蟻，而且適應於有任何社會分工的一切昆蟲社會。一切關於自然歷史的教本都敘述這些不同的程序。例如蜂蜜的社會是‘君主國’，螞蟻的社會是‘共和國’。但是在無論那一種當中，都是生物的變異決定這些社會的形態，雌蜂，雄蜂，和職

蜂都有原本不同的結構，並具有不同的特殊器官。雌蜂僅具懷妊和孵卵的職務，雄蜂除了授精與雌蜂的功用以外，再不能完成任何其他社會的功用。職蜂僅有器官搜集花粉和蜂蜜，並製作蜜臘。

自然，海吉耳(Haeckel)比我更明白這個道理。事實上，他自己說：“達爾文在他的名著物種原始第四章裏稱性質的分歧是分工的模範，這模範發生於共同生存在同一區域裏之某物種的個體與同一物種間。而且在他們的生存競爭上，這又釀成變易的形成，以後更釀成新的物種。個體中這種性的差異，正如解剖學的主要題目所謂‘器官的差異’一樣，成爲生理的分工上一種形態學的過程。”而且他的著作包括一些非常明白的說明，詳盡地解釋動物分工上各階級的器官的差異。

但是他在文字上和圖解上，都沒有提出一個證明，指示人類社會和人類國家中的經濟階級是建築在生理差異之上，這種差異立即確定全人類的專門職務。乞丐和皇帝是有同樣的生理組織。皇帝假扮乞丐，去求乞丐女兒的愛，這是稗史上皇

帝得意的計謀。可是在任何蟻國或蜂‘國’裏面，絕對不能發生那樣的事情。人類的皇后並不會因生理組織而不克完成洗衣婦的同樣工作。凡是到過薩姆亞(Samoa)的人，都知道他能够以衣服交某些無位的皇后洗濯。各派歷史家也告訴我們說，即在歐洲，也有一些近代的洗衣婦變成了皇后，而且這種比較絕對不是贊成‘皇族’血統的皇后。我們只須考察俄國皇位上孱弱的人物，有神經病的河汗佐能(Hohenzollern)，英國肥胖的統治者，就可明白這些人不是因為任何生理的優越掌握他們高貴的地位。賀立貢(Happy Hooligan)和唐謨(Uncle Tom)有許多處所是比他們較好的人。像洛克費勒(Rockefeller)巴耳(Baer)謨貢(Morgan)這類的人，絕對不是身心都特出的人物。在美國的白色工人和有色工人當中，我能找出了成萬身體較為健全和思想較為清白的人。實際上，巴耳和其同輩能够進而掌握自然力和社會力底唯一理由，是由他們獲有一種為‘上帝’所賜賞的功績。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曾經呈出由聖靈(Holy Ghost)簽名並由

聖彼得 (St. Peter) 所副署底這種奇異文件。

人類中的懶人與蜜蜂中的雄蜂一樣，主要地確是擔負該種族的繁殖。但是他們不能因為繁殖而與蜂同樣免役。反之，懶人若不會繁殖他們的種子，這種人類自然還是絕滅最好。因為他們除去累及人類社會的經濟損害以外，還在性的形跡上，留有許多無能，瘋顛，先天的罪惡和畸形。

雌蜂實在可以稱牠自己是‘一族之母’。牠不僅生產雌蜂，並也生產雄蜂和職蜂。在他一方面，有些職蜂不用雄性（雄蜂）的幫助，却有能夠繁殖其種類底愉快的功能。而人類的女工不是這樣賢良的，人類的女皇也不是這樣能生育的。

海吉耳不僅忽略了科學上這些明顯的生物的事實，——雖然他很留意這些事實，——且由隱蔽職蜂每年有一次革命這事實，進而敗壞了他的達爾文學說。雄蜂在這次革命中所遭遇的，並不與人類中的儉閑者在工人發生革命時所遭遇的相同。他似乎不覺得在第一個幼的雌蜂將要產生時，原有的雌蜂便小心地離開牠的蜂房。這個事實在第

一個雌蜂以後所產生的任何雌蜂，如果不能趕快地離開‘王位’。牠便立即被初生的雌蜂所殺掉。難道人類的女皇也是這樣利害的嗎？！

海吉耳不僅忽略了人類和動物的分工間所有這些生理的差異，且又完全不能指出釀成人類社會中的階級和不同的經濟制度之經濟的差異。他又毫未注意生物的事實，這些事實他親自敘述過，並且應該使他——達爾文主義者——熟悉這個明顯的事情，即生物的差異不是存在於人類中，所以他應注意生物的說明以外底其他說明。

“所以有某幾種螞蟻，其中的職蟻都變成了蟻兵，牠們從此認識了近代人類文化的觀念和近代軍事國家。於是這些軍事蟻國或則不得不令奴隸們完成牠們的奴役，或則單靠偷竊和槍劫來生活。例如這種任務最近已由南美無名的 *Eciton* 種盜蟻所完成了。我們再在這裏遇着每種螞蟻中有四樣不同的形態，即有翼的雄性和雌性以及兩種形態大小極不相同的無翼職蟻。佔有 *Eciton* 全國大部份的小職蟻充當蟻兵，而特具極大頭部和寬顎

骨的大職蟻，則以軍官資格指揮蟻隊。普通每三十個蟻兵爲一羣，有蟻官一個。”

假如人類的軍官不曾着上騎馬的制服和肩章，假如他們不爲全國傳統的勢力和統治階級的政權所容許，他們一定既與小兵無別，又沒有指揮的任何權力。

“比較巴西的 Ecitons 軍事蟻國更著名的便是奴隸蟻國，或稱亞馬孫 (Amazon) 蟻國，這是由少數美國本地種螞蟻，特別是由紅血的和金色的螞蟻形成的。在這些螞蟻當中，我們僅發現三級：即除有翼的雄性和雌性以外，還有一種無翼的職蟻。這些職蟻並不親自勞動，然而牠們却從他種螞蟻的巢裏（通常是較小的黑蟻）劫掠蛹類，牠們扛來這些蛹，而且這些蛹不得不在奴隸般的生蟻巢裏完成一切工作，……由此，我們在德國的亞馬孫蟻國裏，找出了僅爲人類的北美諸邦國家之最後戰爭所肅清的同一奴隸制度的關係。”

根據奴隸是一種‘低落民族’的理由，我們在這裏有所謂達爾文主義的人類奴隸制度說。但是毫

未理解關於能够成立人類中的奴隸制度並廢除奴隸制度底經濟的原因。甚至亞丹斯密士已經懂得的真理的微光，也一點未曾提及。他說：“實際上，個體間本能的差異是比所假想的少得多。這些像在人類達到成年以後，得以區別職業不同的人之極不同的本性，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若說是分工的結果。”也沒有提及那淺顯的真理；這個真理任何人都能知道，不必是達爾文主義者。馬克斯也曾說明這個真理如下：“在原則上，挑夫之不同於哲學家，不若獒犬之不同於臘犬。造成這兩者間之深淵的，乃是分工。”（見哲學之貧困一〇九頁）

海吉耳忽視了人類社會中經濟變異的力量，同樣，他又疏忽了動物中缺乏這些變異底重要。他拋棄了那一切特殊的差異，而但看見一般的類似。

“人類文化史告訴我們說，文化的朝上發展連接着三個不同的過程：即是，（一）共產社會中各個人的聯合；（二）全社會人類的分工（ergonomy）及其不同的發展或形態的差異（Polymorphism）；（三）

統一的個體之集中或完成共產社會的嚴密組織。
社會學的同一般本法則，同樣適應於生物世界裏
各共產社會底其他一切組織，並適應於組織和細
胞球以外之個體器官的逐漸發展。人類國家的組
織直接結合哺乳動物中十分與人類國家相關的牲
畜組織。

常由一個首領統率的猿猴和有蹄動物的集團，
以及狼羣，馬羣和鳥羣，都指示我們國家組織底各
時期。高等節腿蟲類(昆蟲，甲殼類)的成羣，特別是
螞蟻白蟻的國家和蜜蜂的蜂房等，亦是這樣。”

獸羣，蟲羣，鳥羣或民族，國家，省，市中底聯
合；生物的程序或經濟階級底區分；巢穴中或工廠
商場中的生物程序和經濟階級或職務間底分工；
起於生理的原因之奴隸制度，或起於技能的原因
之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物的功能或
政治的和經濟的功能之集中；階級利益或階級衝
突底有機物社會宇宙進化的基本原則和其在生物
學及社會學上的特殊形態；……一切這些問題對
於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還有甚麼意義呢？

假如他會利用一些不確實的類似來蒙蔽他自己和別人，並抹殺不合意的事實。

對於一個會全不留心地混合生物的事實如同混合經濟的事實般之無產階級思想家，海吉耳該怎樣說呢？人類歷史一開始討論，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就走近了絕路。

凡是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害怕走得的地方，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已經失敗的地方，無產階級的科學正沿着這條路線前進，毫不畏怕這些推論。

“文明社會的解剖學要在經濟學上面去研求，”（經濟學批判一一頁）

這句話宣洩了一個祕密，直到現在，資產階級的國民經濟學家或是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還都不曾明瞭這個祕密。假如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那冒稱國民經濟學是一種科學，他們就可以同他們的資產階級同伴確定那適應他們的觀點。然而當馬克斯以其著作登上舞台的時候，這個遂不會成爲事實。他將經濟學作成一種科學，並將經

濟學建築在一個十分正確的基礎上面。即是，現時在經濟學這範圍裏，比在科學家仍舊釀成一些很暗昧的和無證明的理論之普通生物學和自然科學那範圍裏，純理論的空論較少，而有結果的實證較多。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應該記牢這一點。

馬克斯發現了人類中社會進化的特殊法則，他揭穿了經濟的分工和生物的分工之顯明的區別。但是在他從事這種工作的時候，他從沒有忽視達爾文學說的結果。反之，他正懂得混合達爾文的結果和他們自己的結果底藝術，並未施行互相的攻擊。

舉例來說，試讀以下的一節：“……零工之轉換為個人的生計而從事遺傳的職業，符合着早昔社會主義者所指示的趨勢，或則確定職業為各種階級，（Castes）或則當個人方面之一定的歷史情形發生了與階級性質絕對不同的傾向底時候，改定職業為基爾特（Guilds）。階級和基爾特發生於同一自然法則底運動。除去在進化的一定階段已

經達到時，階級的遺傳和基爾特的排棄成爲社會法則以外，這個自然法則支配動植物別爲各種各類底區分。”（資本論第一卷三七八頁。）

馬克斯在這裏用淺顯的語言說，某種特殊技能之代代遺傳的轉變，產生一定的職業團體。同樣，自然淘汰轉變了動植物間的某些差異，並建立了新的種類。而且在達到了進化的這個階級，社會法則便進而將這些自然的團體確定爲許多階級，或改定爲基爾特。他以達爾文主義和他自己的經濟學說作成一個辯證的用處。

然而這一節和同樣的其他各節，都被一般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強認爲經濟學之生物的基礎底證明，並演成經濟階級甚至價值和剩餘價值都是‘生物的範疇’這個奇怪的概念。

因爲馬克斯所說的上一節和同樣的其他各節，提出留作別用的某種理由，他們便就這樣單站在生物的方面，而不站在經濟的方面來誤解。這個不是馬克斯學說的錯誤，而是達爾文學說的錯誤。究竟專門的技能是否由遺傳而轉變，這是成疑問的，

假如是的，那麼達爾文主義還沒有指出原形質和身體的過程之相互作用——這種作用一定要由這些過程來完成——底詳細說明。

但是馬克斯的經濟學說是千真萬確的，牠的基本不曾被社會主義營陣裏的任何修正主義，或該營陣以外的資產階級批判所動搖，牠比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更能爭得存在。

從沒有生物的綜合可以指示經濟階級是怎樣形成的和經濟制度是怎樣轉換的。在他一方面，馬克斯的經濟學說已經明白地啓示了那個路向。在這路向中，技術的進步轉換了生產樣式，創造了新的經濟階級和新的階級範疇，產生了不同的政治組織，形成了婚姻關係和法律，並強令人類全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生活朝向一定的方向。而且他的學說自被他的少數同志和信徒補充以來，不獨沒有減弱，反而增強了。

第五章 沒有資本底社會

喬治和羅瑟從未一次用野蠻人的實際經驗，來實驗他們的野蠻‘資本家’的理論，這是一件永久的可憐。他們覺得用這種理論來指示模糊的理論和未成熟的實際間底差異，正如用罷工工人頭上底警棍的重擊來指示利益的同情和實際的階級爭鬥間底差異一樣有效。

喬治在很短促的時間中，好像發現了野蠻人可以禮拜許多物神，但不崇拜有果樹私有權和一般自然財富私有權的物神。

羅瑟也好像知道，用他的空手來造船織網——包括用他的空手從荒遠地方搜集關於這些用途的材料——如足着毛拖鞋和口銜長煙管，坐在他祖父的安樂椅上描寫這回事的容易。自然，沒有那一個野蠻人會叫自己去與部落中其餘的人‘分配’他的腐魚‘資本’。然而羅瑟假如能够用他的徒手完成造船結網底怪事，那麼若說船和網不是為全部落造作的，非但教授式的胡說所能說服他的野蠻人。

等到他們怒形於色的時候，喬治和羅瑟可以叫喊警察，和民軍，野蠻人會要可憐地望着他們，而說喬治和羅瑟思想都起了改變。在這方面，他們好像比其近代大多數的信徒，較為近於真理。

不管是在甚麼歷史時期或有史以前時期，我們研究未開化時代的中世紀人類的社會生活，明白他們除了小的個人所有物以外，並不知道其他私產。而且即這方面，也沒有明顯的計圖去防止別人使用另一人的武器，皮服，器皿等等。我們明白土地，船，網，帳篷等都是公產；即令事實上不常常是的，至少在原則上是常常服從公斷的。

但是，即令喬治得被准許採取‘他的果樹’，羅瑟得被准許製造並管有‘他的’船和網，他們却不得不用電般的迅速，不費一點經濟學的工夫，確信這個僅是大家所同意的一種原始的分工形式。這簡直可說：這些都是按照他們的特殊技能而專屬他們底特殊職業，希望他們以其勞動的結果來交換同部落其他份子的勞動的結果，不帶一點‘資本’所有的繁瑣和卑惡的意味。他們可以繼續這種交換到世界的末日，不靠能夠儲蓄一枚法丁的‘資本’。

這些都是事實。這些事實，久在喬治或羅瑟以科學騙子的誇談跨步舞台上以前，已經好好地成立了。假定要求列入科學的經濟學家之人僅有一人，那麼任何要求有權利列入尋常科學家的人，在他開口道及經濟學這題目之前¹¹，對於這些事實和同樣的事實必然陷於困境。而且在他們的信徒堅持那些主張，甚至與資產階級倫理所認為適當的公平和合度底一切規律相反，這時候在那些有歷史著作被那種假科學所攻擊或阻礙的人們看來，

他們的師承便是可欺而無礙的人。

在原始人類社會中，無人想對別人征收土地，樹木，洞穴，帳篷，器具等的稅。也沒有人懷着出賣的理想來生產甚麼東西。總之，無人想去利用生產和交換來作從同部落其他份子獲得‘利潤’的方法。在最原始的階段中，各部落對於被俘虜的敵人，尚且沒有甚麼用處，不會利用他們來做奴隸。他們只能殺掉這些敵人，或者收養為他們的性組織（氏族）裏的同輩。假如海吉耳曾略注意到人類學上這個老早知道的事實，他就應該懂得一點兒這個真理：單純生理的優越並不隨時隨地是關於以低能人為奴隸底說明。因此他在動物的和人類的奴隸‘國家’間底奇怪比類，絕對不能侮衊科學的文獻。

在每一部落，土地，工具，武器等裏面，並沒有資本，僅只有生產工具。洞穴，帳篷，茅舍不是私用的工具，僅是棲息的所在。乾果，塊莖，魚，野獸肉，家畜等不是出賣的商品，而是消費或使用的貨物。既然沒有專供出賣的商品建築在一經濟階級被另一經濟階級的剝削上，也就沒有資本。

因此，社會仍舊是在一個極端的自然基礎上。即令在人類其他經濟的分工形式隨着牠而進行，和征服自然底爭鬥完全影響於原始社會組織底時候，生物過程和根據性別底社會分工已反映出生產的活動。血統是維繫人羣的紐帶，所以沒有經濟的衝突能夠發生於這原始的基礎上，並分裂社會生活的密切關係。

能夠發生資本的，並不是土地，在資本等關係能夠發生以前，血統的紐帶一定要被鬆懈和折磨，勞動的生產力一定要增加，供消費的生產一定要全部或大部變成爲利潤而交換的的生產。

“資本和其附帶的關係發生於經濟的土地，這經濟的土地就是進化底長期過程底產物。作爲勞動的基礎和起點底勞動生產力，是一種才能，然而不是自然的才能，而是包有無數世紀底歷史的才能。”（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五六二頁）

歐洲各國的編年史家在他們的朝生暮死的紀載上，從未在他們的糊塗的眼界以外觀看過。比如人類進化是起於文明前底低陋時期和聖經所紀

載的時代以前底過去無數萬年這一件事，應該早已存在，然在他們看來，似乎是大謬不倫的。可是我們越熟悉東方國家的史載，便越看出現在地質學家，人種學家，人類學家，古生學家所發現的成爲近代科學底最新結果底事實，都是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家所深知的，縱然僅具神祕的形式。

在某些學術界裏，慣於忽視遠在萬年以前底樹棲人和穴居人底社會底觀念。甚至現在自爲測度歷史時期底諸泰斗那多數近代的科學家，都曾想把這個時代從二十萬年減短至十萬年。然而中國史載却假定人類在約生於耶穌前五百年之孔子以前二百萬年就存在了，在少數近代科學家裏面，樹棲人和穴居人底觀念——這個觀念謨貢曾經系統地區分，並又由地理的和人種的發現底結果而逐漸加強仍然笑牠被人目爲一種科學的寓言。——不願建立那超出純理論領域以外的這些東西底一切明顯的事實怎樣，然而這些階段却以稗史形式載在中國史冊上，並無猶太紀載關於人類最早的起源所含有的超自然的神祕。有朝氏教人構

木爲巢，他的繼承者燧人氏則擔當火底發現。鐵底發現和耒耜底發明，亦由中國歷史家考定在洪水以前。在中國歷史上，唯一指示統治階級底事宜的，就是這些發現和發明都屬於各個統治者，不是屬於同族人的共同勞動。但是他們不曾蒙上那很討厭地黏附在東方史載書頁上底那種超自然的色彩。中國書籍所紀載的洪水，不是報惡的神爲了人類的罪惡而強施於人的處罰，乃是一種自然的水患。而以治水歸功於耶蘇紀元前二二〇五年登位的大禹的神智。

耶蘇文明兩千年以來讚美爲神智和超凡的愛底默示之物，在孔子的著作上，則以明白的和非武斷的語言稱爲自然的倫理教條。其實孔子不僅生在耶蘇之前，而且也是資產階級的大唯物論哲學家。在許多地方，他比大多數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更近於我們現在所不得不擁爲現代革命的辯證的一元論者載茲金肯定的哲學結論及新紀元的成就。(註八)

(註八) 孔子在他的大學上，曾經寫有一個

原始唯物論者的社會概念，所以他是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底前驅。又在他的中庸上，指出一個唯物論者的思想綱要，所以他又是休謨和康德底前驅。他的論語，更是耶蘇的前驅。“孔子的學說是個人的社會的和政治的道德體系，而不是常人所稱的宗教體系。在耶蘇出世以前五百年，孔子就發表了黃金時代的正確思想，而且是用幾乎很同樣的話。『或問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唯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而說他認識神即萬物主宰底存在，找不出任何明白的證明。……他在論語上所傳授的哲學，無論是見於他自己的著作裏，或是見於他的口授的紀載裏，全是論及現在這樣的人生。”（見世界古文叢第八卷三三六至三三七頁）自然，所有孔子的學說，都不免是不可靠的，而且僅是無實證底肯定。然而無論怎樣，這些學說却很明白地表示一種寧論究自然的事實而不論究內心的潛想底傾向。

古時中國人所知道的並以兒童能理解的語

言所表明的甚麼，已被印度神祕教者，希臘唯心派哲學家，基督教理論家，和資產階級哲學家所淆亂混雜了。耶和華（Gewish Jehovah）底重版書到處留有牠的模糊的痕跡。所以無怪我們即在十分暗昧和可怕的科學如資產階級經濟學裏邊，也可以發現這種痕跡。

資本只當是一種神祕的東西，牠不能由牠自己的鍊金術創造出利潤。勞動生產力這個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動力，不曾認作資本底創造者，反而視為資本底產物。勞動者這個真正的社會創造者，是被拘在他自己的創造物的羈絆上，而偷閒的資本家，則受超凡的恩惠，以統治者資格漠不關心地跨在創造物的上面。

我們且讓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人類學家親去解決這個困難。我們呢，多謝馬克斯的著作！再也不會有這種困難。

我們曉得凡是社會組織建築在血統上面的地方，既沒有為出賣底生產存在，也沒有為利潤底交換存在，不能有甚麼資本。除非情形改變，即有資

本，亦不能發展。甚至在達到近代資本主義之前的另一社會制度這轉換期間，牠也只能在特殊情形底下發展，只能成爲一種沒有甚麼統治力的支節問題。而且假如我們沒有一切歷史事實來證明牠，我們仍舊要被每個首先研究原始共產社會的資產階級人類學者的證據所阻住。無論我們是從古代紀載上，或從近代科學的分析上去求證明，結果常是一樣的，即是，在這些東西裏面，沒有資本那樣的東西。

自然，當他們在兩性間的分工以外，更有某種原始的分工時，他們就也有部落內部或與其他部落底交換。因爲那種分工常常包括並促進勞動生產力底增加，而這種增加容許各部落中少數份子免除生活需要底直接生產，但用他們的專門技能來服務社會。但是這種原始的交換，缺乏資本主義交換底典型的特質，即爲利潤底貨物出賣，特別缺乏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底整個基礎，即勞動力底自由出賣。這是專爲消費或使用之直接的物品交換，不是爲達獲得利潤和積聚資本底目的之購

買和出賣。

美洲印第安人很懂得這種原始的交換。例如在佐吉亞 (Georgia)，曾保全着這種傳說：“在寓居山林中的印第安人當中，曾有某一部份或某一階級，專以他們的時間和注意用於這些投箭(燧石箭)底製造。等到他們已經準備有一種普通的供給，他們便離開他們的山屋，而尋找海岸或適中的區域，以他們的長矛和箭頭來交換本居留區域內部所不易獲得的其他貨物。”

我們現在，仍舊可在許多原始人類中發現這種同樣的交換。最近芝加哥大學斯塔耳教授 (Professor Frederick Starr)，曾在剛果 (Congo) 的非洲人部落中證實這種交換底存在。他爲着所需要的甚麼，不得不與土人行物品交易。他對一個新聞記者說：“以上等貨物交換小購買的就是鹽，交換大購買的就是布。布每段八碼，是以法失姆爲單位替代一碼。八碼卽四法失姆。”

但是我們不必追溯最原始的人民來尋找沒有資本的社會。我們能够在古代歷史上尋找發達最

高的社會，在這些社會中，或則沒有資本，或則資本僅在發展的初期，表示一種極不明顯的作用，亦條條地存在於表面。

耶穌紀元前的亞敘利亞，巴比崙，埃及諸先進國家，都是建築于爲直接使用底合作生產上面，而且與其他國家底物品交易也絕對是供使用。密夕夕比河流域中底祕魯民族(Peruvian Incas)墨西哥阿茲特克人(Mexican Aztecs)南捷斯印第安人(Natchez Indians)諸邦，都是沒有資本，沒有土地和生產工具的私有權底社會。牠們是在野蠻中期的社會，仍然大半靠着血親的紐帶來團結。等到被征服的種族已爲那些社會所同化而例入普通勞動階級的境地以後，最古的種族的子孫便發展成爲貴族，然而沒有任何的底所有權，勞動者或生產工具，他們雖有一切的社會分工，但還沒有達到社會分工區別城市和鄉村爲相反的兩階級。

無論在希臘共和國或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裏面，都沒有像近代工業資本這樣的東西存在。

直到奴隸勞動變成了普遍的生產工具，直到土地和生產工具的私有權已經成立以後，生產力纔增加得儘够發生商業，再由商業發生商人資本和生利資本。可是即令這樣，生產仍舊是完全供直接使用底生產。

從封建制度時代直到十六世紀之初，歐洲各國——除去新興的商業城市以外——都建築在專供直接使用底農奴勞動之上。商人不過用他的資本來供直接消費底生產底表面上的點綴。中世紀的城市手工業阻礙商人資本以及工業資本底發展。

“基爾特的規程——嚴格限制單一雇主能够雇傭學徒和職工的數目——防禦他去變為資本家。他更不能在自為雇主的手工業以外，再在其他手工業裏雇傭他的職工。各基爾特利用商人資本即他們賴以互相接近的唯一形式，來熱心地反對一切侵佔。商人能够購買各種商品，但不能購買商品般的勞動。”（資本論第一卷三九四頁）在他不能購買獨立的人類勞動力底時候，他便不能變成一

個工業資本家。

形成發生工業資本的情形，直到十六世紀初期纔有，曾耽擱了一世紀的鬥爭，纔舖平工業資本勝過封建制度底道路。

因此，資本並不會常時存在。反之，在人類社會底千萬年當中，牠僅佔有很少數的世紀。所以我們知道，資本的日子是差不多數得出的，而且趕快就要度進到沒落的坟墓。

第六章 商業底發生

人類原始的社會組織，一向是勞苦過活的。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情形底下，才能儲蓄一點生活需要品的剩餘。在食物稀罕，衣住不敷的時候，社會團體裏的一切份子同樣地感受痛苦。在生活容易的時候，大家都很富足。無論在甚麼情形底下，任何私人都不能犧牲別人來滿足自己。生產物的剩餘，決不是指團體中任何份子底失業和貧窮，像在資本主義生產底下生產的剩餘照常是指大多數人底失業和貧困一般。

在這種情形底下，生產物的交換不能擔當何等的重大關係。

但是根據天然財源，生殖，分工，地理和氣候的變化等等底差異，這些原始人羣的生產力已逐漸用各種方法增進。“……由於性別和年齡的差異，自然地發生了一種分工，一種不斷地建築在純生理的基礎上面底分工，再由社會的擴張，人口的增加，特別是由各部落間的紛爭和一部落被他部落的征服，這種分工便擴大了牠的內容。……不同的共產社會發生不同的生產工具和其自然環境中不同的生存方法。因此，他們的生產形態和生活形態，以及他們的生產物都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共產社會開始接觸時，正是這種自然發展底結果，促進了生產物底相互交換，和這些生產物成爲商品之必然的逐漸的轉變。”（資本論第一卷三八六頁）

在亞美利加諸部落中，當駝羊和火雞變爲馴養的和豐富的時候，當稻粱和蔬菜已經按常種植的時候，當各種金屬已經發現了並利用金屬底技術已經學會了的時候，這種分工底自然基礎便也

長成了。在印第安歐羅巴(Indo-Europeans)諸民族中；則由牛馬底豢養和養牲部落與其他野蠻人底分隔起了一種變化。

“養牲諸部落與其他野蠻人底分隔構成了第一次的大社會分工。……這是第一次成立生產物底經常的交換。在從前的時期中，交換僅能偶然地發生，而製造武器和工具底特殊技能可以釀成過快的分工。例如在許多地方，已經發現了關於石器時代的石器工場底確切的殘餘。在這些工場裏發展其材能的工藝家，他們多半是為團體工作，如同印度異教派的工藝家一樣。然而在那時候，除了部落中的交換以外，再不能有其他交換存在，甚至那種交換，也是一種例外。但是自從養牲諸部落底分隔以後，我們就看出合於各不同部落諸人羣間底交換和變這種交換形態為固定的制度底長足發展那一切情形。”(昂格斯家族起源一九三，一九四頁。)

在野蠻底中期以前，無論與其他部落底交換是否可能，總之，這種交換確實是大過於部落內部

的交換底例外。在歐洲，直到諸養牲部落和其他部落間底分工創造了關於這種交換制度的先決條件以後，這種方能成爲定則。

與部落內部同宗人交換和與部落外的外人交換，是兩個不同的前提。用計制勝同族兄弟，即是違反同宗的道德經典。但是制勝異族，却是另一個問題。按照各部落間可以存在的不睦程度，大都把他們視若仇敵；而在和平時欺侮他們，或在戰爭時劫掠他們，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真實’的所在。

這時期的商業地點往往是根據毗連的部落境界間的天然地點。盎格羅撒克遜人的古市場（mark——市場上尚保存着），是從一個意旨打獵場合即野獸棲息之所底語根推出的。商人離開他們的小村莊，集會在這些遼闊的地方及自然的場合上，並用敏捷的眼睛和豎立的耳，在這野獸村經營商業。他們注意野獸，莫過於他們彼此注意。這正是希獵人遇着希獵人底情形，而且經常是這樣，在交易過於熱切地變爲一種欺騙的競爭底時候，或在交易因爲雙方的固執而不能成交底時候，和平的市場

可以忽然變爲騷動的決鬥場。在這裏，人們像野獸攫取捕獲物一般的兇惡，爭奪他們的生產物底獲得。

舊的英文“monger”這字是“dealer”的同義字，導源於舊的亞利安文一個含有‘騙欺’意義的語根，而且要去認識原始時代的牛馬商就是尚負極兇惡地非法的和無情的騙子名聲底近代馬商的祖宗，這用不着怎樣深刻的穿鑿。

因此，自從最早以來，商業的需要就在人類心靈的心弦，演着不協合的音調。原始的特徵卽是近代世界市場的原形，商業仍然是一種戰爭的假裝情況。在這裏，原始血親培養於人類中底博愛的本能，正變成了生存競爭上狡猾兇惡的詐僞。

近代文化不曾減鬆這些衝突，反而加緊了這些衝突。牠不管兩性的關係，已撕毀了血親的紐帶，轉變全世界成了一個市場。在這市場裏，男女兒童都應學習去窒息一切的同情，並拋除一切和平的衝動。自從有史以來的無數千年，宗教教條曾將這些同情和動機傳爲某一時代——至少尚有少

數人能作敵人的橫蠻中底良好伴侶的時候——底微弱的回音。

幾年以前，戴布斯 (Eugene V. Debs) 演講於芝加哥赫爾禮堂 (Hull House) 的集會上，他向着到來傾聽這位無產階級演說家的十分愉快的時髦婦女，用以下的語言詳盡地解釋這個：“請看禮拜日坐在一排唱着讚美歌的那兩位教徒，你們雖以為他們就是博愛的唯一靈魂，但在禮拜一當他們正在交易馬的時候再去注意這同樣的兩位教徒，你對於他們便要發生一種不同的印像。各人都想以他對我的手段還他。這就是商業的金箴，所以商業即是欺騙。

欺騙和金箴是正相反對之物。牠們不是空講的名詞，而是適合於博愛和戰爭以至商業的一切。在原始的交換上，也是這樣。商業不是打算來作相等物底交換，也不是打算來作現今這樣的交換。一切這種平允利潤的妄語都是無謂的偽善。唯一平允的交換即是一種相等物的交換，而且不能從那種交換產生出利潤。部落內同族間的任何交換

不能產生利潤，但在市場上與別族的交換，就不同了。

隨着交換底發展，明白了有各種生產底諸部落間底大社會分工以後，斧頭就建立了原始人羣生活底一切社會制度底基礎。

各部落間交換的發達怎樣讓成部落商業爲私人商業和部落財產爲私人財產底轉變？其他社會的分工怎樣隨着第一次分工而發生？特別是農業和手工業間及鄉村和城市間底大衝突怎樣發生？奴隸制怎樣變成一種現成的制度？親族的紐帶怎樣破裂？同一血統的兄弟怎樣變成統治者和被治者？統治階級的壓迫情形怎樣形成？這一切都可見於昂格斯的家族起源一書上所提出的古典敘述中。

這裏最能引起我們注意的，便是資產階級歷史家所通常表現的商業不是和平的先驅，反之，這種商業是引起人間最殘忍的氣憤並供掠奪者踐踏一切溫情于不知足的貪慾裏面底唯一原則。生產的——不是交易的——國家的確就是極願意維持和

平並養育最良善的和最強悍的人民的國家。甚至在他們當中發生奴隸制及其天生的殘忍這時候，奴隸的剝削並不殘酷，因為僅以奴隸供直接使用的需要，而與外族改進的交換僅祇算是一種偶然的事。並且那種交換也不過是直接消費者間底一種換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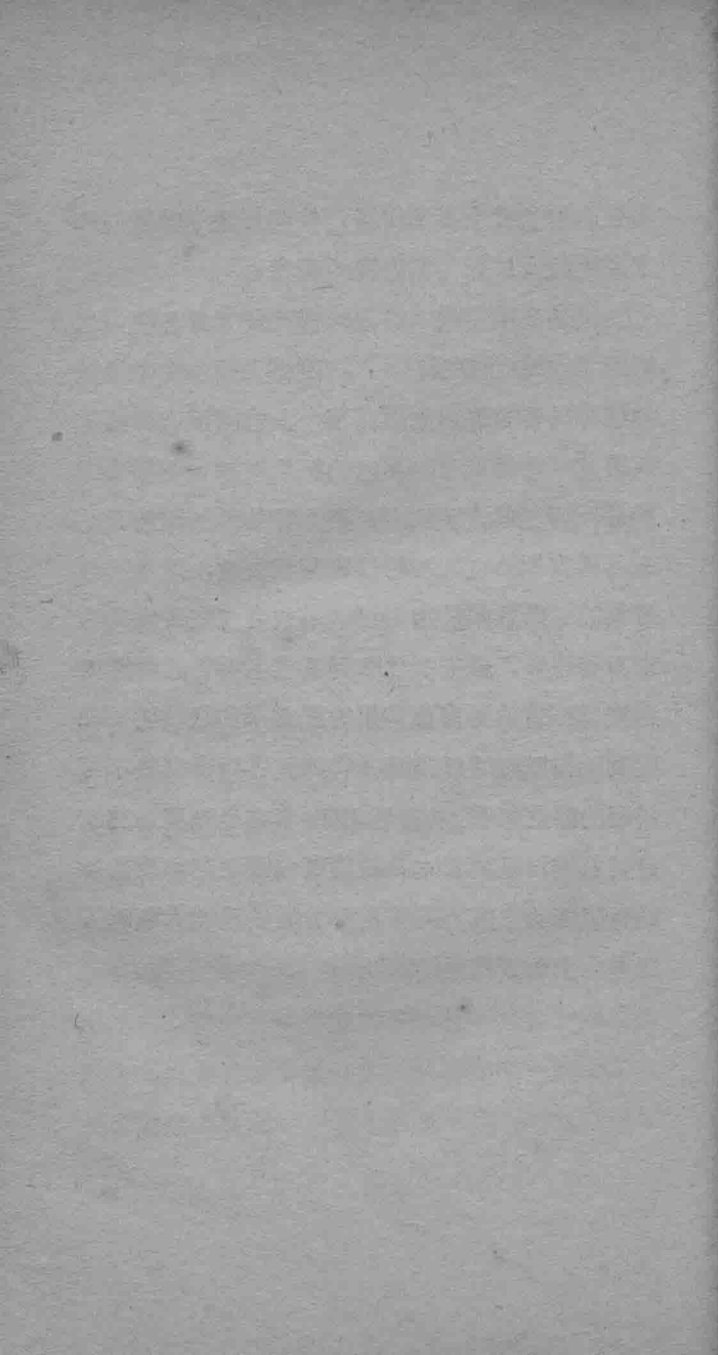
戰勝時，都稱祕魯人和墨西哥人是良善和平的人民，而且他們是極其真實的，所以他們容易成爲陰險的戰勝者(Conquistadores) 卽古代非尼基和希獵商人底那些中古模倣者底俘虜。

當替代供直接消費者底需要底交換陷於寄生的中間階級——他們的支配慾是要憑空掠奪出賣者和購買者兩方面來獲得一切——手裏的時候，家長制的苦役已變爲科罰底手段，家長已轉爲貪污的暴君。文化底開明發生了人類前所未見的那些掠奪，蹂躪，姦淫，拐騙，和燒殺。比起文明商人傳佈於全地面底駭人的破壞來，野蠻和未開化的諸部落底疆域戰爭，還算是溫和的。而且這是鮮見的，不得已爆發於人口激增底壓迫之下。在這裏面，有一種

勇往直前的武士道的份子，他們打擊了野蠻的和未開化的人民底每個狹隘的研究者。

但是文明的商人是以轉變地球為骨董所，以烟的迷漫糝糊他的路向，以誤用人類本性中良善和精悍的特質等為他的任務。上古的商人把他那叛逆的精神傳給了沿襲他的統治階級，並用為仍然是一切工業大王的主要動力底強奪的原則。

馬克斯的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關於過去可以是或者現在可以是的东西底假裝，絲毫不曾改變過或者會要改變歷史過程。反之，為要答覆御用的歷史家和教員們那種假設的和欺誑的口頭禪，我們正可指出這些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過去是怎樣，現在是怎樣，將來會要怎樣，直到為本身制度底經濟法則和政治法則所驅使的，統治階級要帶着加於我們人類的善良本能上底鐵蹄前進為止。



第七章 商品和貨幣

在人類僅是爲着直接的消費和供用，而生產了生活必需品(衣,食,住),製造了工具,武器,器皿,飼養並繁殖了牲畜以前,不能發生有關於物品底任何商業性底問題。除非某一物品是供少數人類的需要,或者至少有幾分是助成人類的舒服或愉樂,這個物品既不是從自然的儲藏所取來的,也不是由人類的勞動所生產的。

至於一切社會的生產物是從那裏來的,不能有絲毫疑問。自然創造生產物,人類勞動再又改

造生產物使合于個人的需要。照彼悌（Willian Petty）所說，勞動是生產物的父親，而土地則是生產物的母親。

物品的意義僅是利用，僅是使用價值。而且因為人類勞動是使用價值底創造物，所以“不管社會的一切形態怎樣，人類勞動是關於人類生存底一個必要條件；是一個永遠的天賦的要素，沒有牠，便不能有人和自然間的物質交換，因此也不能有生活。”（資本論第一卷五〇頁）

但在交換發生——首先是為使用底簡單交易，後來是商業，即是為着獲得利潤而出賣的購買——這時候，這些問題便不得不發生：“我有多少貨物應該送給別人？別人又有多少貨物應該送給我來交換我的貨物？”

當着商業與專為使用底生產相比，再不是一個單純支節問題的時候，這問題確是迫切的重要。但在生產再變為商業的所屬品，而且主要地是供商業底目的那時候，這問題便像在資產階級掌握着歐洲社會以至破壞中世紀的封建制度那時候一

樣。

現在這個問題關於商品底純粹的使用價值不若關於商品底交換價值多。誠然，沒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不能當作商品出賣，因為除非人們能夠使用這東西，決不會購買牠。即算商人自己不會注意使用他的商品來供自己的消費，而但使用商品底交換價值，但仍然有少數人一定是為商品底使用價值來購買商品。

在原始的交換中，生產者自己直接以使用價值交換使用價值。貨物底交換價值問題，不如在商業發展成了經常貿易那時候的交換價值底問題那樣極端重要。對於經商的消費者，使用價值反映出交換價值，在這裏，為要獲得儘可能大的使用價值來替換儘可能小的使用價值，便有需要與需要對立，有狡猾與狡猾對立。

交換自己的貨物底生產者由此很知道這些東西是他們自己的勞動底生產物。他們的肩膀上的汗珠深印在這些東西上面，費在這些東西上面的辛苦底回憶停滯在這些生產者身上。所以他們誓

願無條件地佔有他們的生產物。確定這個觀點的東西，主要地就是相互要求底強度。凡是需要出售貨物最多那些的人，自然不得不讓去一部份，並且給予那些能夠不用辛勤去貪求垂涎的東西底人們以更大的引誘。而且因為只有不必供給家族需要之貨物是出售於交換中，又因為只有不能從家族區域裏取得之貨物是取得於交換中，所以有多少不同的商業區域，便有多少不同的交換標準。

因為供給和要求這樣直接壓迫人類底自然的需要，所以供給和要求應該被他們視作決定交換中所取予的使用價值分量底力量，這是很自然的。

但是商人並不和商業生產者居於同樣的地位。商業民族發達的地方，他們代表着那些介於各大生產民族間之很小的寄生社會。而且商人在生產民族發展成爲一個階級的地方，他們是唯一的吸血者，用着各商業民族掠奪其生產的隣人一樣的方法來掠奪友和敵。因此在商人眼中，商品不是

勞動的生產物，而是用巧妙的狡猾，欺騙，搶奪和劫掠所得來的東西。並且這些東西底得來，不是爲着牠們的使用價值，而是爲着牠們的交換價值。但是因爲這些東西底供給和需要倚靠生產者和消費者。其實，這些東西底使用價值仍舊表顯着，對於商人亦然。不過商人自己僅注意這些東西底交換價值。因此在他看來，供給和需要像是某些力量，這力量不是決定應予或應取的使用價值底分量，而但決定交換價值底分量。

商人以兩眼釘着貨物底交換價值，得到這樣的結論：這個價值有些是神祕的，有些是遺傳于商品本身中的，有些是屬其本性的。而且因爲他不親自在貨物的生產上勞動，而僅親自忙於貨物底流通，所以在他看來，貨物的價值和他的利潤，是由他的慘淡經營的能力，利用某種神祕的方法，從貨物的微隙裏流出來的。

各種情形混合起來，越發加強商人腦子裏的這種概念。

因爲交換既已變爲經常的社會活動，並逐漸

擴張牠的範圍，溢出牠的原始部落的界限，打破了古時的社會紐帶，並且連結本國市場與國際市場，於是各地方的交換標準，——這裏是牲畜，那裏是鹽，那裏又是甲介，那裏再又是金屬，——逐漸變成了一般的商品，這商品視作一切其他商品普遍底一般的等價。同樣，這種一般的等價成立之後，牠的使用價值便退回不見了，而牠的交換價值像是牠的物質的實體底一種特殊的屬性。

古代的地方的等價都認為社會勞動底產物。但是這些新的一般的等價却將牠的社會性質隱藏在在內價值 (Intrinsic value) 這個假面具之後。社會關係怎樣，這些一般的等價似乎到處都有內在價值。

由此，一般的等價遂具有貨幣形態。

“與貨幣形態相終始之特種商品，起先是一件偶然的東西。然而却有兩個情形，牠們的影響是決定交換的。貨幣形態或則從外部附加於最重要的貨物上，實際上這些貨物都是表現家族生產物底交換價值之原始的和自然的形態。或則附加於

有效用底目的物上，這目的物形成本地可消售的財富底主要部份，例如牲畜。游牧民族首先發展貨幣形態，因為他們所有的一切土貨包含可以移動的東西，而且是直接可以銷售的東西，又因為他們的生活形態不斷地使他們與外界接近，要求生產物底交換。”（資本論第一卷一〇一頁。）

一般的等價底貨幣形態底發展，是要加深附着于商品底交換價值上面底神祕。這種價值絕對像是貨物本身裏固有的，特別像是貨幣商品裏固有的。

更有其他原因加重這種傾向。

不是每種商品都同樣恰好適合貨幣底功用。不能容易地予受並區分為適當部份之闊大笨重的東西，不如那些小的和很快可以區分的東西一樣有用。很快磨滅的商品不像堅牢的商品合於貨幣底功用。

在這階段中，大量貴金屬底發現滿足了長期感受的需要。金和銀有一種理想的一般的等價底一切自然性。牠們是容易分解的，容易稱量的，耐

久的，而且可以不費力地流通。

金銀似乎是自然的貨幣 而且牠們逐漸具有了這種功用，其他一切商品底對立。

爲要用作貨幣，每一商品必須在其內部兼具價值尺度和流通媒介這兩種功用。金銀是自然地適合這個功用。而且牠們有一種特質，這種特質便使牠們在商人心理中是特別寶貴的。牠們能夠不受損害無限制地蓄積。

用貨幣表現之商品底交換價值便是商品價格。從前，價格是表現在交換別一商品之不同的商品底分量裏面。在這種原始的交換中，有些商品不得不用數目來測量，其他商品不得不用重量來測量，更有其他商品不得不用大小來估計。金和銀簡單化了商業行爲，因爲這些金屬能夠容易地秤量交易上所需要之任何欲得的數目，而且牠們的小重量表示着大價值。

假如在其他商品底交換價值已具有商人眼中之內在價值底神祕形態，是因爲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勞動發生於商人的範圍以外，

那麼金銀的交換價值具有這種神祕形態，甚至有更明顯的力量，有甚麼奇怪呢？金銀是由人所不知的方法生產於地藏裏，開掘出來，再用儘够免除損蝕之方法通行於人間。所以這些金屬就是最優價值底神祕力量，而其他商品底交換價值則力爭這些金屬中之化身。

當着奴隸勞動變為社會生產底完備形態，如在地中海和亞細亞邊境的古文明中所變成的一般這時候，價值的神祕性是隱藏在了不得的暗昧裏。因為奴隸不值得認作人類，他們的勞動又不是用任何價值來測量的，所以商品的交換價值，特別是金銀的交換價值，不僅被商人，而且被一般人民逐漸認為是交換價值自身的神祕的產物。

在要求支配金銀底運動並便利金銀底流通之願望釀成了這些金屬底鑄造這時候，這個是事實底真相。所以牠們從前是以大小交換（如金條，砂金，珍玩），牠們不得不以大小來秤量。現在當局者（這個通常是指當權者）已由要求鑄造貨幣取得絕對優先權而取得貨幣並掌握着貨幣。

在這些金屬須用大小來秤量時，人都知道至少造成價格單位，價值尺度和一般的商品價值間底關係之可能。因為一盎斯金付給許許多多盎斯的其他商品，所以在作為價格單位之金與作為價值尺度之金間，以及在這種價值尺度與其他商品底價值間，就有某種普遍知道的數學關係。假如一盎斯金是價格單位，那麼二，三，四或更多的盎斯能夠容易地來用這個單位表示。假如為一百磅棗子而付出五盎斯金，換句話說，假如一百磅棗子的價值等於五盎斯金的價值（如無事實，則係同意），那麼兩百磅棗子的價值是用十盎斯金的價值來測度的，其他由此類推。

然而自從有了金銀底鑄造，在金銀的價值和其他商品的價值中間，這種通行的數目關係便消滅了。每一鑄貨所容的金銀底重量是由當局者任意確定的，而且鑄貨底一定名稱是通用為一定的價值，不問這鑄貨是新鑄的或是磨滅了的平物。

價格單位現在就是一定的鑄貨，而那鑄貨裏底金屬底重量無論對於牠的價值，或對於牠所交

換的其他商品底價值，都未含有機體的關係。

由這種事態發生於商人和普通購買者與販賣者的腦筋裏底概念，是認為潛伏在這些表面解釋底下之真實情形底正確說明。這些概念一代代傳襲下來，很少懷疑牠的正確不正確。等到資產階級需要明白懂得那些形成起來給予資產階級以權威之力量，資產階級經濟學才提出這些問題，並參合這些懸空的概念至三世紀之久，從未窮究神祕底根柢。

後來馬克斯在十九世紀中葉登上了舞台，宣稱不承認那些表面解釋是正確的說明，而但窮究這問題的底奧，並找出若干世紀以來統治人類思想的這些理想的隱因，這是科學底職務。所以他遂繼續努力去發現這些原因。我們可在以下各章裏看出他所發現的甚麼。

但是甚至在他已經將他的發現提出於全世界之後，統治階級的經濟學家堅要傳授所謂古典經濟學家底粗淺不倫的詭辯，並宣傳某些概念，這些是概念原是由完全專去抹殺交換價值底真正來源

即生產工人的勞動所由來之諸條件底結果。直到現在，在統治階級的大學裏，你還可以聽到這些觀念都被目為重要的研究，你可以看見那些增光的青年，覺得他們正有資格去解決現代社會底問題，力求融化死文化底觀念。

第八章 商人資本底發展

商品和貨幣都是物質，商人由此建立他們的財富。凡是氏族魂底古代形態已經一定地變為土地私有權和其他生產工具的地方，這些物質對於他們便是永久可以利用的。

不是發展了貴族政治之一切古代民族，都會同樣地給予經商者以良好機會。分工凝結為階級(Castes)底地方，如在埃及和印度，社會情形補益於商人之領域，不如在有自由生產者的普遍制度之希臘和羅馬底社會情形所補益的廣闊。

然而這仍不失爲生產形態，不問這是家長的，部落的或是在階級制或奴隸制底下實行的，只要有了運送市場作爲商品之貨物底剩餘，商人們便有了法子使他們自己坐在家裏來把自己造成市場底主人。

但是他們不能使自己變爲生產底主人，因爲他們原有的活動完全限在流通範圍裏。固然他們能够在生產上發生一種強烈的影響，但是這影響決不能是建設的，而祇能是破壞的。經過牠的存在底全長時期，從原始的開端到牠在十六世紀中的獨立存在底末了，商人資本顯然在人民的生產活動上確定了一種肯定的影響。

最初，商人資本僅僅完成生產範圍間中介人底任務，不曾支配生產範圍。甚至在古時大商業城市和整個的商業民族發展了之處，他們的商業僅僅促進了與他們週圍那些未開化的生產者中間底交換。

但是等到商業擴張牠的範圍並取得重要以後，商業便在牠所掠奪的生產範圍裏發生了牠的

腐蝕的影響。商人僅有一個目的，即由購買和出賣而獲得利潤。廉買貴賣即是他的發財的祕密，因此他不能夠也不願意交換等價物。他以任意的價格購買，又以任意的價格出賣。雙方的生產者可以懂得他們的貨物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但是這些貨物變成商品之後，這勞動時間不會在這些貨物的價格裏表現為一種價值。商人毫未留意商品的勞動價值，他僅僅以他出賣的價格比較所付的價格，在商人資本成為資本底通行形態時，這些價格是為他的階級所支配。

可是雖算如此，商人却也不能完全照自己的私意來決定價格。商人階級對於市場和價格之支配不是一種有意識指導的和聯合的支配，而是各個人隨着自己的利己目的，並無意識地予彼此的貪望以打擊之斷續幼稚的相互作用底一種結果。

即在商業的最早期，商人們便都感到商品和其本身活動的社會性。他們可以與生產者和消費者爭論價格，他們想像沒有低過比他們不能對生產者減低價格之限度，也沒有高過比他們不能對

購買者提高價格之限度。但是他們漸漸明白高低都有一定的平均限度，除非遇着稀罕的情形，他們不敢冒出這些限度以外。他們能夠購買所按照的最低平均限度，即是出賣者當中的競爭所決定的價格。他們能夠出賣所按照最高平均限度，即是商人自己當中的競爭所決定的價格。在特殊情形底下，商人可以計劃由低過這個平均數而購買，或高過這個平均數而出賣來獲得例外的利潤。但是他們立即明白更有他們不能支配而且必得屈服底某些力量。

這種經驗底自然結果，是去更加堅強他對於商品價值底神祕的內在力量底信仰。

這個社會力按照商業在商人所利用的各種生產形態底下確定牠的典型性質底比例，遂給商人感到了。在與直接生產者如游牧部落和家長共社的交易中，比與在畜養奴隸的貴族和專制階級國家的交易中，這種社會力更容易地被商人忽視。後者與商人懷着多少同樣的目的，且比商人自己更加輕視勞動。與他們相比，商人自己是低劣的。他

們的主要目的是財富底集聚，不是爲着使用商品之商品交換。他們高興貪爲己用之唯一物品即是奢侈，粧飾，珍玩等貨物。在他一方面，原始的生產者交換物品，主要地是有意去獲得供直接消費底貨物，於是這就比較易使商人利用他們的需要而獲得交易底勝利。

在這些情形底下，商人自己由於他們自己的活動，可以漸漸懂得一種他們所交換的價值底同等性底適當估價。而且按照商品底社會性所表現於商人所交付及取得的價格上底比例，種種市場底種種價格種種比較，能够容易地成立牠們中間底某種平均，這種平均可以確定之價格所依以漲落之等價物。這種等價可以或不可以極近於各種商品的真正勞動價值。但是牠在現階段中是非物質的，因爲牠不會把勞動力當做通常的商品來購買或出賣。甚至在買賣奴隸的地方，牠的價格與商品的價格毫沒有關係，因爲這些奴隸通常都是俘虜，都是大批買賣的，談不上測量他們的勞動底價值，而且是在不容易確定他們的生產力底貨幣價

值這情形底下完成他們的勞動。

在農業和城市手工業間底社會分工促進國內商業底地方，交易在生產活動上較在僅僅完成各不同的生產國家間底中介任務那時候，顯然可以確定一種更大的影響。但是無論怎樣，牠的影響主要地常常是消極的，腐蝕的，破壞的。

商業能夠確定牠的凋萎的影響所達到的程度，大半靠着各種生產形態底穩定力和抵抗力。這種影響不能深刻地達到如埃及和印度的階級和公社那些制度，雖然這已迅速地轉換尋常的分工為一種奴隸制，並想將家長奴隸制變為一種生產剩餘生產物底奴隸制度。

跟着這種商業底內部發展，便發生高利貸者資本底發展。在土地私有權已經鞏固地成立，和商業發展到了再不從偶然的剩餘生產物摘取精英而但刺激剩餘生產底確實增加這時候，小地主便容易地被掠於貨幣借貸人。

因此我們知道從古以來商人資本具有商業資本和財政資本(貨幣放債者資本)底形態。但是我們

不知道資本底其他形態。我們不會在何處看見爲着利潤而建築在直接出賣和對於自由勞動者底勞動底剝削上之任何資本。到達市場之剩餘生產物，往往就是超出直接消費的需要底生產盈餘，而資本在流通範圍裏，整個地或急促地擔負剩餘生產底剝削者之任務。

隨着這種發展前進，商業擴張對於工業之支配。“在社會底前資本主義時期，商業統治工業，近代社會則正好相反。自然，在通商的各社會上，商業多少可以有一種反動。牠會以生產益加歸交換價值支配，使享樂物和生存資料多靠着出賣而少靠着生產物底直接使用。因此牠破除了舊的條件，增加了貨幣底流通。牠再不會單去掠奪生產底剩餘，反而越加損壞生產本身，使生產底全進程靠着牠。然而這種決定的影響，大半依靠生產社會底性質。自從商人資本促進了各落後的社會間底生產物底交換以來，商業不但具有非法交易的和欺騙的形態，並且大都發生於這些方法裏面。權將商業利用各國生產價格上底差異底事實丟開不論

(在這方面，商業是要平衡並固定商品的價值)，那些生產形態遂使商人資本得以利用剩餘生產底極大部份。這個或則靠商人資本成爲各社會間一種中介底功能，因爲這些社會大部份參加了使用價值底生產，而其轉入流通之一部份生產物底出賣或照生產物本身價值之生產物底出賣，對於他們的經濟組織是次要的。或則因爲在那些舊的生產形態底下，商人所不得不與交換底剩餘生產物底主要所有者，就是奴隸的主人，封建地主，國家（例如東方的君王）且如亞丹斯蜜士所正確地指示，他們代表商人想要用計籠絡的財富和奢侈物。……商人資本的特權到處代表一種強盜制度，所以牠在古今各貿易國家中的發展，往往是與掠奪，搶劫，奴隸，底擅用以及殖民地底征服相連。例如加泰幾人，羅馬人，及以後的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

貨幣底流通到處伴着貨幣底積聚，而儲藏的貨幣再又確定牠自己的特殊流通形態成爲生利的資本。在舊社會底破壞釀成近代工業資本家底發

生之處，商業資本和生利資本一經具有牠的典型的形態，經過對於不同的生產形態之長期順應，末了遂受工業資本之支配統轄。

商人資本是流通範圍裏的統治者，用牠的直接支配權剝削生產者的剩餘生產。而工業資本是生產範圍裏的統治者，在市場上購買牠自己的像其他商品一般之雇傭者底勞動力，直接在生產範圍裏剝削牠的雇傭者，並使流通範圍受牠的支配來實行生產，以達積聚資本底唯一目的。這是資本底兩個明顯的形態，每一形態指示不同的歷史時代，和不同的社會制度底優勢。但是你還是不懂得統治階級的庸俗經濟學家，對着前來請教的那些毫不懷疑且易於受騙的學生所誇為純正科學之概念裏面底這些典型的異點。

第九章

菲尼基和希臘的商人資本

在地中海東岸諸古國中擔負了一種重大任務之最早的商人，都是猶太人的後裔。他們是從住居於亞西利亞和希臘兩大未開化的社會邊疆底原始的游牧部落發展來的。他們隨羣來去，轉徙於幼發拉底斯和尼羅河之間，形成了東西間交通底第一次連貫，並標識了米索莫大尼亞和非洲極北部人口中心間底第一次的通商要道。

約在耶蘇紀元前一千五百年，亞夕利亞，巴比倫和埃及完全成熟了的時候，這些經商的部落區分爲利布侖西岸一小帶的非尼基人，雅丹流域的猶太人，和亞刺伯沙漠邊境的阿刺伯人。

擁擠在至寬不過十四英里至長不過一百五十英里那種多礁石的海岸上之非尼基人，用歷史上無可與比的快除去了他們的原始的社會組織。在一切古史上，約後五百年在同一情形下發展爲非尼基人底最強烈的商業競爭者之希臘和小亞細亞的諸伊華尼部落，是唯一的匹偶。在耶蘇紀元前一千年，非尼基人在西頓城和太爾城以及沿岸諸少數城市中已經有了大的和繁盛的海口，並又將陸路交通的東南方商業底大部歸於他們的掌握。

羣集於接近沙漠的荒地之阿拉伯人，顯然是游牧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差不多是一代一代傳襲下來沒有改變的，而且甚至後來當阿拉伯人的勝利將這些部落的少數移入非洲北部，並促進牠們的少數到了商業城市生活那時代，沙漠部落繼續處於落後的生存和組織之內。直到

近代工業資本主義擴張到了這些治外區域，並用鎮壓的手段掌握牠們以後，這些原始的組織仍然沒有因勢利導，或是破壞，或是完全歸於無有和消滅。這事是發生於很新近的現代，而且仍在進行。英法探險家發現這些部落仍處於與西頓和太爾興盛時牠們的原始祖先所處的另一情形中。現時尚如過去一樣，牠們專靠‘沙漠的駱駝’來參與陸路通商，替商旅作偵探和看守。最後有一要事，他們專靠掠奪彼此的顧客或是爲着保護向商人徵取貢物而集中財富。

從非尼基商業底最早時代到耶路撒冷受羅馬人之最後破壞和猶太人民底四散，猶太人完成了中途溝通底任務。在非尼基的商業和手工業已經完全發展並區分非尼基人爲統治者及受當局所管治的政治制度下面底被治者這時候，猶太人依然大部份是家長氏族裏底游牧民族和農業民族。他們在不安的商業部落或劫掠部落間之危險地位，即在以農業爲基礎並因人口增加而往往擴張南北方之大野蠻社會與東西方除海洋沙漠外再無其他

出路之邊界地勢間之危險地位，不會開化來促進固定的習慣和城市生活。事實上，猶太人不過在歷史底一瞬息中享有安定的生活，而且恰當他們享受安定的生活，商業環境便蹈商業的非尼基和未開化的埃及，巴比倫，亞西利和波斯之故軀，常常不免發生牠的腐蝕的影響，並促進與選擇的家長聯合之特殊階級底發生。自從猶太人成爲一個民族以來，商旅不絕的往來逐漸用和平的和微末的方法所開創的甚麼，都是由從北到南和從南到北再三衝過這區域底外寇用猛攻完成的。在這種情形中，只有少數有優先權者能够集中掠奪物和財富，而且只有在特殊環境底下他們方能帶着他們的掠奪物逃走。總之，只有手工業商人能够殘留在這裏。猶太人成了一種行商的旅行民族和貨幣借貸者，利用潛行而佈滿着上古和中古的世界，並且僅是艱苦地生存着。但是正爲這個艱苦生存底原故，却發生了一種計巧和殷富，使他們的少數利用金銀的地藏，成爲各民族底命運底祕密的統治者。假如約翰皇帝(King John)能够如他所需從他

的猶太人掠取如許多的黃金，那麼盧利美德 (Runny made) 可以告訴我們一個不同的掌故，不祇頒佈一個大憲章又如黃金底祕密來源從某些猶太人的銀櫃向着不同的方向流動，或停流於某些臨界點，那麼大多數近代戰爭也可以抱持不同的方針。(註九)

(註九) 自然這並不是說，單是商人資本可以造成牠自己的歷史。歷史過程底基本原因往往就是生產形態和其技術基礎與生產力，而商人資本擔負着任務無論怎樣明顯和深入，僅是這些基本力量底一種附屬物。

具有國際交通和經驗底非尼基人之商業生活和城市生活，與他們的疆域裏農業生產底不可能，迅速地集中了這個民族的精力於智識的追求和手工業，所以科學的探討，航海的發現以及專門的技能遂區別非尼基人於當時的其他一切民族之上。因為商業關係底擴張，必然發生關於他們常行路綫上底埠口底需要。在好幾世紀中，非尼基人在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中，在愛琴海羣島上，在非洲北岸

和南西班牙南岸設立了許多商埠。在往波斯和埃及底陸路的主要隘和其邊境裏，建立了許多市鎮。商人任到何處去，他的武裝護衛便隨他同去，並偷竊生產者和生產物，假如他們不能購買。大批被俘虜的奴隸常在這些大商埠中來出不息。東方的黃金珍珠，中非洲的象牙，塞浦路斯的銅，西班牙的銀，布列顛羣島的銀，阿剌伯內部的乳香，埃及的，亞麻布達馬士革的刀具，希臘的陶器和裝飾品，印度和非洲的虎皮豹皮和獅皮；凡這一切都經過非尼基商人的手而變為他們手裏的金質紀念物。

這一切表示為商人手中的黃金之真實財富，很少是從非尼基工匠的勞動來的。除去紫色染料和銳利刀器之外，大部份的貨物都是掠奪和欺騙的贖物。總之，建築在牧養牲畜的大多數人之實際的或有潛力的奴隸制上面那整個的大組織，或則在家長的專制底下，或則在武裝監督的督察底下，已發達了農產食物，已懂得了紡績和織造，並已在階級領域裏掘挖鋤鏟。在非尼基商人所破壞的野蠻社會底黑暗基礎裏面，他的影響從未達到足以

改變牠們的生產力底確實進步。他能從他們身上偷竊他們的剩餘，或者甚至奪取他們的生活需要，但是不曾因而涉及整個的社會結構底基礎。他可以破壞猶太民族那樣弱小和流徙的民族，甚至一霎時在他們方面發生像在沙羅門時代所遇着的重大的影響，但他絕對不能在大的野蠻社會的和平改革上轉變他們的滯鈍的體制為文明的形式，這形式必是他們的特殊生產形式底不可免的結果。

再則商人的東西往往不能盡符自己的心願，欺人者時常變為被欺者。各富族的貪慾遲早釀成猜忌和互相殘殺底內戰。不論他們掠奪甚麼生產形式，或是他們生存在甚麼時代，這都是商人城市或商人共和國循環不息的事跡。不過戰爭的方法改變了而已。

被劫奪的民族也不是安心忍受的。與非尼基人通商的民族中底貴族，很認識聚集在西頓和太爾的財富是從他們和他們的鄰人搶奪來的，他們正待良好機會出推翻非尼基商人，向他們徵稅，侵襲他們的國家。

在耶蘇紀元前八百年，內戰的結果和侵佔亞夕利亞的權力底恐怖已經將許多富足家族驅出了非尼基，而讓成加太基的基礎。且當薩爾恭 (Sargon) 和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覆滅了非尼基人並驅逐其最好的種族如猶太族於米索莫達米亞區域底時候，少數最富的非尼基族便逃入了加太基。許多殘存下來的種族，以後都踏上同樣的路向。自從巴比侖傾覆之後，太爾成了巴比侖統治者的附庸。祖國的元氣越衰落，加太基的燦爛越高升。在亞歷山大橫掃這個地域的時候，他破壞了太爾的大部，予非尼基人在小亞細亞的權力以最後打擊。加太基確定了地中海商業底特權。

然而甚至在這個時期以前，其他競爭者已在地中海底邊境發生了。雖然西頓和太爾還在強盛的青春，伊華尼的希臘人便從事取得商人權力底迅速進行。同時都列斯人 (Dorians) 已經渡到了希臘，一部落變為雅典底開山老祖，他一部落變為斯巴達底開山老祖。

在這個非常狹隘的半島環境中，商人找到了他的天然的競技場。商人在這裏也像從前在非尼基一樣，趕快脫去了氏族組織的外殼，並照他自己的想像建立了一個世界，以奴隸制為生產底自然基礎，以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為浮泛於表面的工具。輕視商業之山林部落和完全業農之斯巴達人，在這裏代表內部的和稠密的人羣，這些羣已經向後退落，正如在亞洲的野蠻社會遭了非尼基人底踐踏一般。

我們一定不要說商人資本底破壞的影響往往是一種反動的影響。反之，這常常是一種革命的力量。特別是在由氏族組織變為特殊階級的統治那些早昔的過渡期間，商人資本大都成為社會進步底媒介，不管牠的破壞力怎樣。

也不要說沒有從氏族博愛進到階級統治底過渡，不會受商人資本的影響。這樣一種過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根本是從機械力底變化來的。在不同的環境底下，商人資本已經促進了或滯延了那些變化。

從氏族制度進到階級統治這過渡期間，在古時的希臘部落中，商人資本幫助解除了強固的舊紐帶，並增強了新興的貴族。在這裏，商人資本完成了一種革命的任務。以後在從封建農奴制進到資本主義製造之過渡中，牠的地位却轉換了，於是牠用反動的態度抵抗工業資本對於牠的統治底侵佔。

然而也不是完全革命的或完全反動的。牠的作爲中介之特殊地位，迫牠儘在觀望任何一方面的利益，並爲私自的目的同時利用反動和革命。但若我們比較長的歷史時期，並考察商人資本在那長時期所擔負的任務，我們便能明白地知道牠的影響在那裏越革命，在這裏便越反動。然而在一切情形底下，商人資本從未被對於歷史趨勢有意識的理解和先見的商人們所供用。在他們看來，那是不可能的。那種知識是最新發現的圓滿結果。商人們一向是那一頃刻底真正產物，機會政策的化身，而他們在歷史行程上活動底廣泛結果被他們所忽視並往往沒有想到。(註十)

(註十) 爲要免除這節的誤解，我請讀者注意這個事實：我在這裏爲求明瞭商人的性質，不想糟踏他們或贊揚他們。反之，我只將這些性質視作由歷史底必然性所產生的簡單事實。假如讀者在這本書裏遇着許多章節似乎含有我以感情標準來判斷某些事實的話，那麼我願以解釋的態度來說：我的標準既不是主觀的，也不是情感的，而是歷史的，是由歷史本身底發展得來的。因爲我們必須認定人類生存和常態的人類發展是至善，凡是危害人類生命和進化底一切都是惡，又因爲一切歷史底必然性不都是合這意義的善，所以史的唯物論本身的方法底運用，顯然使我們能够對於人類發展底通行的善惡傾向得到一個鳥瞰，並且因之明白某種重視的標準既不是主觀的，也不是情感的，而是客觀歷史的和科學的。

甚至在這時候以前，地中海沿岸各部落的商業已經充分發展了，而希臘諸部落的剩餘生產物已經成了商品通行於亞洲的市場上。荷馬描寫這

時期的希臘社會底詩，曾記述過改良的鐵器，有柄的鑄工鎔鐵爐，磨稻成漿的手磨，陶工的車輪，油和酒底設備，貴金屬和銅混合的精巧粧飾品，馬車，戰車，商船和戰船，大理石建築，礮台，貴族家庭和廟宇裏的奢侈設備。總之，在耶穌紀元前一千年，關於商人資本底發展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都已出現於希臘人羣裏。而且甚至在那時候，氏族土地已分配給私人家庭，還有機會用抵押土地的形式，以生利資本的方法貸借金錢於土地，並向不幸的債務人征取押地。同時土地開始向佃戶征收地租。因此我們在這裏看出現存的不勞而獲的收入底一切原始形態，或則是商業資本底利潤，或則是投資於擔保公債之資本底利息，或則是爲着土地使用之地租。但是在這裏和在上古奴隸制以迄中古封建制度這全時期當中，利用資本之不勞而獲的收入底這些形態，是在不同的經濟階級上並用不同的方法發生作用，與在工業資本成爲流通和生產的主人那時候的作用不同。生產，利潤，地租和利息這些歷史的制度，在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底下，比在

無產的工資工人出賣像商品般的勞動力於市場，並在以資本獲得的機器底資本家底監督下直接生產剩餘價值的時候，具有某些比較不同的形態，並形成了比較不同的分野。

約在耶穌紀元前六百年，商業的利潤和其相伴的高利貸與地租，已經完全破壞了阿提喀（Attica）農民底獨立。

“所有阿提喀的鄉村區域都擁擠着抵當的人員，傳說他們所佔的土地都爲了許許多多而抵當給甚麼人了。凡是沒有這樣派定的田地，都爲着過期的抵押或利息而大部份出賣了。農民不能感謝他的救星，假如許他以佃戶資格靠着他的勞動十六分之一的生產物過活，而以地租方式付十五之一予他的新主人。假如土地底出賣不曾得到充足的收入以清償債務，假如這種債務未經合法手續訂立契約，那便更壞，於是債務者不得不將他的兒童賣出外面作奴隸以滿足債權者底要求。父親出賣兒童，這是父系親屬法和一夫一妻制第一次底結果。而且假如這還不够滿足高利貸者，他們能够

出賣債務者本人爲奴隸。這即是阿提喀人的文明快意的發凡。”(昂格斯前書一三四頁)

事情不久變得忍受不住了，債務者遂實行革命。他們借助他們的政治權利，取得了保障自己的財產反對債權者的財產之約法。耶穌紀元前五九四年，梭倫(Solon)宣稱了一切債務都是非法的，並將土地歸還了人民。

然而他不能廢除社會發展底勢力。甚至他也不能廢除區分阿提喀人民爲貧富兩階級底分化。他不得不以他的約法順應現存的情形。因之，他能完成的最好的事業乃是轉變發展底行程到其他路向。

因爲商人對於土地幹了毫不可能的投機事業，於是商人資本遂尋找另一條出路求達牠的功效。現時的財富不是以他們的金錢投資於土地，而是投資於奴隸，船隻和種種商品，總之，投資於動產。這個至少有一個時期曾將剝削的負擔由阿提喀的國民交給奴隸們和局外人了。現在新的商界貴人成了雅典的革命力量。他們逐漸奪去了舊時

氏族貴族手裏的優越權，末了且由耶蘇紀元前五〇九年底 克里斯提泥（Cleisthenes）革命所征服了。氏族貴族政治底崩滅同時又完成了舊時的氏族憲法底廢弛。

這時許多外國移民都變成了雅典的國民，可是未為氏族所同化。新憲法不顧氏族關係如何，但按照地理區域區分全國國民為許多郡區。這個一定提高商業‘民主制’到了頂點。但是自由民的廣大羣衆立即感到美國勞動階級現時正感到的經驗，而且結果這種經驗認識了沒有工業民主制之純政治民主制實際上會成為有潛力的寡頭政治。

在舊的貴族政治統治底下，的確已經呈現出財富上的階級衝突和分化。但是不曾留意階級利益底全體自由民，對於全社會底福利並未感到底強烈的興味。不過從此以後，舊社會和其份子間底最後紐帶已經分離了，而財富也不顧民族性而確定了牠的權威。

有了新的事態以後，商人資本在雅典比較從前得有更大的權威。商人們發生了大而又大的影

響。

商業的希臘底情形與非尼基底情形一樣，財富底集中於少數人手裏和越過國界的人口激增底壓迫，釀成了早期殖民底遠征。這些屬地，或則是純粹的商埠，在那裏，祖國(Mother City)保存着充分的權威；或則是獨立的殖民地，牠可以與本國發生友誼的關係，但得管理自己的行政。最古的希臘殖民地通常假定是邱米(Cumae)，約在耶蘇紀元前一千零五十年建立於希臘邊境，現時歸那不勒斯(Naples)和意大利所佔有。各伊華尼殖民地如拉克索斯(Naxos)和加拿大建立於叙西利(Sicily)東岸，而這島的南岸和西南岸則為都列斯殖民地。夕拉古斯(Syracus)是由哥靈斯(Corinth)開創於耶蘇紀元前七三四年。意大利半島的全南部，亞地利亞海(Adriatic Sea)中羣島，法蘭西的東南岸(如馬賽)，以及西班牙東岸與非洲北岸各地，都是由希臘殖民所僑居的。

這些殖民顯而易見都是他們的祖國的子孫，他們沿用祖國的生產方式，政治制度和社會風俗。

雖然他們還在較低的歷史基礎上開始，他們却種下了同樣進化的種子。遲早他們便同本國人民發展了一樣的普通趨勢。

一般的結果乃是到處是自由民底廣大羣衆底貧困，和他們降到某種水平底低壓。從此，他們的唯一生存機會全恃與卑賤奴隸底競爭或討乞飄泊。但是要一個自由去工作，特別在監督底下工作，這認為可恥的事。因此自由民的貧困便波及于全社會，而且那是指全國家。

乞食的自由人底政治權利，不能使他們免這樣的一種命運。他們的政治權利不能使他們恢復他們的經濟獨立。從前在梭倫時代的債務者所能做的甚麼，新的統治底下的被掠奪者却都不能去做。

凡是慣喜猜懸可以是這樣的事情底人，可以在猜測‘假如整個的問題即是內部發展底問題，事情就會怎樣’中，發現一個有趣的謎。我們不能跟隨他們走上這條空想的歧途。我們必須限定在現實的事實裏面。而且爲了這個原故，我們必須記

着，沒有一個古代的非尼基人和希臘人的國家及殖民地曾渡過他們自己的生活不會受外侮所侵犯。凡在事態達到了可以傾向利於被壓迫階級之勝利程度之某頂點這時候，少數外亂起了衝突，並給予商人階級以發展底新力量和更多的機會。

在雅典，隨着波斯兵向希臘底攻襲，發生了一個大的轉機。小亞細亞中伊華尼殖民地反波斯之動亂便是危險的象徵，這象徵轉換了他們對於內部的糾紛底注意為攻擊黨派和城市底注意，並一致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戰爭從耶蘇紀元前四九五年起到耶蘇紀元前四六六年止，末了希臘決勝。雅典人成了愛琴海商業底統治者。

在阿提喀的人民看來，這次勝利的經濟結果是使富者更富而貧者更貧。商業利息立即徵取，成為加于他們自己的人民身上底一種束縛，與可惡的波斯人加於他們底束縛同樣苛重。雅典是劫掠百出的中心，有了這個中心，幾乎愛琴海羣島和沿海的全人口都附庸或投降了那城市的商人資本。積聚着阿提喀從未有過的戰爭的糜爛，奴隸和商

業利潤。靠着公開的偷竊物而生活之小政客急速地增加，因之賄賂公行至於極點。

民主政治和商業的貴族政治間底新衝突成爲不可避免的。但是國外的影響再又發生糾葛，並進到金力政治底助成。從前阻礙了斯巴達自由民間商業資本底侵入之斯巴達貴族政治，又在這個時期確定了牠的反動的影響，並使斯巴達人得到了阿提喀貴族底幫助。支配雅典政治並以捐稅負擔移在貴族和富者身上之民主份子，老早就是剝削階級中討厭的對象，現在已臨到了一個復讎的機會。雅典的富者勾結斯巴達貴族推翻雅典的民主政治，表示他們的愛國主義。比羅波尼西戰爭（Peloponnesian war）糜漫了三十年（耶穌紀元前四三一年至四〇四年），末了喀成雅典民主政治之暫時傾覆和斯巴達爪牙在阿提喀之統治。

從此民主政治和貴族政治間底戰爭蔓延不息，經濟的結果往往是一樣：商業的財富和經濟的權力分配給各當權的政黨，自由民底羣衆懷着戰鬥的銳氣，而且知道在和平恢復的時候，他們都要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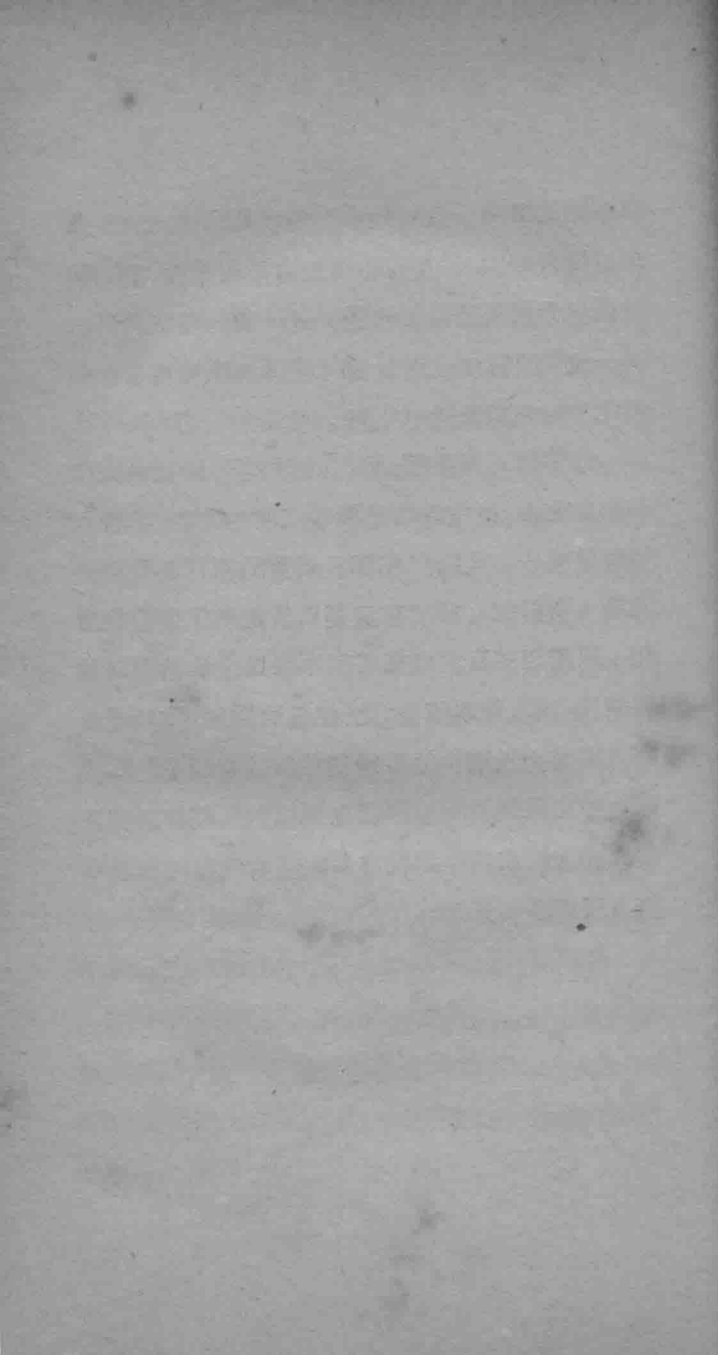
於比仇敵底爆發以前更壞的情形中。貧民的數目增加。

我們不必窮究希臘和非尼基國家底歷史的發展。這篇簡要的敘述底唯一目的，原是指示商人資本採用甚麼方法發展為古代奴隸社會底權威，怎樣在一切變遷中維持牠的本身，並怎樣還尚存在。我們很明白地知道牠顯然是搶奪的，知道牠除去增加奴隸人數之方法以外，便沒有其他增加勞動生產力之實用方法，並知道牠在過渡期間不是建設的而顯然是破壞的。在奴隸制成為社會基礎的時候，牠能使自由民變為乞丐，却不能使他們變為自由的生產勞動者。而且商人資本毫無權力轉換奴隸制為一種生產形態[]]，毫無能力提高社會從其經濟的抑制到達比較自由的水平綫。牠需要這社會以外的力量來促進新的生命於這社會裏，並解除商人資本底自作的羈絆。

不到新力量發生作用，牠便不能逃去這些歷史的條件。因此自從古代社會的長足發展以來，我們但見方纔敘述過的條件底再生。小的希臘國家

間不斷的戰爭，爲爭地中海的商業霸權之加太基和叙拉古戰爭，馬其頓和埃比魯斯底創成，羅馬變爲世界帝國底發展和擴張；這一切都發生於具有同一情景的時代，而且商人資本到處擔負意識的和成功的奴隸底同一任務。

我們的耳裏陸續聽到，商人是古代社會底生命和進化力，民主政治是希臘文明的舊物，早昔人類發展的一切高等文化都被誠實的和有公共精神的商人所鼓吹。我們在這裏儘量說明了事實的真相，以證明破壞古代文明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奴隸制度，商人資本傾全力於奴隸的增加，牠的進化的力不是由於商人進步的精神和誠實的冀圖。災患也可以促起進步。罪惡也可以刺激發明的人才達到偉大的成功。這種自然便是古代奴隸社會中商人底進步的影響。



第十章 羅馬的商人資本

我們剛在非尼基和希臘諸國家及各殖民地裏所指出的小規模，在羅馬帝國，可以看到大規模。奴隸制底延長和商人資本底破壞的影響與建設底無能，無論在何處都不如在分裂的羅馬帝國最後數世紀中所發生的那樣明顯。

就其經濟方面而論，羅馬早時的歷史大都是希臘歷史的縮影，僅受特殊的地理條件和民族條件所限制。從氏族到階級組織之原始的轉化與都列斯地方的希臘人底轉化無甚差異，不過羅馬氏

族從始就處在比希臘人更自由地與外人雜居底必要之下。

這個對於貴族的形成，可以是一種另外的幫助，因為原來的氏族，在維持他們對於羅馬氏族以外之被征服的諸拉丁部落底統轄之必要底下，自然一同團結。很同樣地，商業的功用也大部份落在外人的肩上。然而一看，這時期可靠的材料底缺乏，關於商業對於原始的羅馬人組織之影響，沒有確當的東西能說。

算得確當的就是，在這裏像在希臘一樣，商人的影響幫助打破了舊時的紐帶，並建設了財富上的大差異。這個，最後釀成了舊的氏族制度底廢棄和法律底製訂，富有者依持這些法律便取得經濟的和政治的支配權。

在這種制度裏面，發生了平民和貴族間底爭鬥，而商人資本在這些爭鬥中擔負了像在希臘中的同樣任務。在這裏如在希臘，結果便是民衆底全體窮困。自由平民首先是因貨幣借貸重利貸之故變為債務者，然後掠奪他們的土地被奪，並轉換為

奴隸。

“羅馬貴族由強令平民充兵，並不許再生產他們的生產活動底要素使他們變為窮民，所用以摧殘平民之同樣戰爭，更以搶來的銅即當時的貨幣裝滿了貴族們的倉庫。他們不去直接給予平民以必需的商品，穀類，牛馬，但以這種銅幣借給平民，因為這些東西對於他們自己沒有用處，但能使他們達到以高利貸獲取厚利從而變平民為他們的債務的奴隸之目的。……饑荒釀成了兒童底出賣和自由民本底自動出賣為富翁的奴隸，這個經常出現於羅馬帝國。”（資本論第三卷三十六章）

在羅馬帝國，高利貸底這種形態不久即歸失敗。隨着牠轉變自由民為奴隸之比例；便廢除小規模的農業，並利用奴隸採用大地產的大規模農業。以土地作抵之借款同樣成為無效的。高利貸從小的獨立生產者所榨取之物，即是超過生活需要以上之全部剩餘生產物（除去繳納國稅的一小部），但他決不能從奴隸所有者，封建地主或近代工業資本家榨取全剩餘生產物，牠不能從剝削階

級取得一部分剩餘生產物以外的甚麼。高利貸影響生產本身達到如何程度，因此大半依靠生產樣式。牠決不能拋開剝削階級支配下之生產樣式。牠所能做的一切，乃是如商業資本一樣成爲一個寄生者，吸取剝削階級的剩餘生產。奴隸制一經變爲羅馬帝國佔優秀的生產基礎，商業資本遂吸取掠奪物底全部份，而高利貸則成爲被獵取和可惡的東西。

然而商人資本在長期進程中不曾有甚麼更好的遭遇。牠像高利貸一樣暗中毀傷了牠自己，並且就在生產樣式達到可能的頂點這時候凋殘了。其實一切資本，不問牠的起源和方法怎樣，都是牠自己的死敵，牠自己的限制，牠自己的坟墓底掘挖者。但在不同的生產樣式底下，牠不是一樣走入末路。在古代奴隸制和中古封建制度底下，商人資本到處種殖，自從過渡底交界點到來，只要找得到一綫生存的機會，牠遂使牠自己順應新的環境。牠在近代工業資本主義底下，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都爲改良而挖掘了牠們自己的基礎，並破壞了他

們繼續存在底可能。

當着某一團體或某一民族中的舊市場已經變爲無用的時候，在非尼基和希臘，商人資本常在新發展的市場上找着了新的出路。可是在羅馬帝國，商人資本則居於是歐洲全國際市場底一切財富之末尾。自從財富和生產工具底集中發展以後，大批貨幣遂被少數金融家所積聚，但是同時，製造物逐漸失去了牠的市場，末了竟遠落於平均水平綫之下。獨立的工匠和農民被褫奪越多，不能經常購買底貧苦羣衆遂越變廣大。商人資本失去了牠的機會，結果貧苦羣衆增加，正如高利貸者的資本失去了牠的機會，結果視爲動產的奴隸或工資奴隸替代了獨立生產者。高利貸者的資本犧牲小生產者底廣大羣衆而興盛。商業資本則犧牲大批獨立的消費者而興盛。在羅馬帝國，奴隸作爲通行的生產基礎之採用，掠奪了他們的最好顧客底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而且等到羅馬帝國擴張牠的版圖並逐漸將外國轉入羅馬禍患的旋渦這時候，商業的主流趨於枯竭，末了竟完全停流。僅僅在東方，

即多數尚未征服的波斯人民和阿剌伯人民振臂肅清古代希臘人底殘餘之處，曾經興盛一時的商業底可憐的殘餘物尚繼續在滋長。

奴隸制利用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底強有力的幫助，遂使羅馬帝國瀕於滅亡。在耶穌紀元初期，曾露現過行將危亡之第一次預兆，且自數世紀過去之後，內部腐壞的事例叢集，并發生為許多癩斑，逐漸傳染於各民族那廣大的總體底全姿容。

古往今來從沒有歷史對於資本底在內的重要，建立着這樣奇異的紀念物。以前從沒有歷史過程指示得這樣明白：社會中之健全份子為勞動階級，而不是剝削階級。假如健全份子衰壞了，將以甚麼來健全社會呢？假如民族能夠接受歷史的客觀教訓，那麼羅馬帝國底衰亡便是一塊指路碑，在過去的幽暗之外，現出刺目的粗大，並以石標指示這個警告：即是，如果人類社會只有一個健全的和不可破的基礎，……那麼按照經濟平等之自由生產者底自由勞動是人類全體都有的而不容例外。

然而許多民族却不懂得這樣去研究。歷史留下牠的指路碑，是爲少數人去學習和深究的。這些指路碑可以將歷史上底客觀教訓底種子一代傳給一代。但是不待社會進化力底法則強迫勞動階級本身按照歷史法則去行動，並變爲本身解放底有意識的份子，這些種子不會生枝結果。

在垂危的羅馬帝國的情形底下，這種意識不能在勞動階級中發展。確實，我們知道奴隸是懂得他們的被壓迫的情形的，並在這下面憤怒起來。我們知道他們編制了廣大的隊伍，並爲他們的自由猛戰。我們甚至有可靠的例證，即是他們曾夢想到自由世界。但是我們也知道這些奴隸從來不能在廢除奴隸制度上獲得勝利，不能取得當時的生產力底支配權。再則，我們知道早昔的宗教運動襲擊了大批的奴隸和自由民，甚至收集羅馬隊伍接近了社會革命底旗幟，我們知道這些教徒，與如他們以前的革命的奴隸同，也曾想到一個自由勞動的世界。然而不管這一切怎樣，我們知道他們的意識不是近代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階級意識，不曾

認識他們的歷史任務和必須完成這任務所用之方法底結果。

因為商業資本或奴隸勞動本身都未包有脫離牠們自己的惡劣影響之自我解放底傾向，所以新生命僅能從外面來到老大的羅馬帝國。這種新生命是用德意志部落入寇的形式來的，他們這些德意志民族的野蠻組織依然充滿着自由民的精壯和強健，他們寧是獵人而不是農夫。但是羅馬底征服給他們以應得的財產底支配權，因而他們趕快使自己順應農業的經營。

德意志部落，分派從前的大地產於氏族或家族的份子，習成爲他們的風俗。他們並不害羞工作，因為他們不曾知道奴隸制，並且不覺得牠的降落的權力。所以日耳曼部落已將羅馬帝國從被奴隸制和商人資本所驅進了的泥坑中提舉出來。但是同時農業底復興和其成爲主要的生產方式之優勢，表示着比較羅馬帝國從前曾經享有的階段更低的工業底發展階段。

我們在這裏看見一件常被忽視的事實，即是

在僅有低的工業發展的人民之上之純工業底發展，不必包有勝過低階段人民之優越。就社會進化的程度而論，非尼基人高過波斯人，雅典人高過斯巴達人，羅馬人高過德意志人。可是奴隸制和商業資本底自我破壞諸傾向以及野蠻制度底優越的盛勢底混合的影響，已由氏族組織或氏族魂底強有力的殘餘，給予人民以支配其隣近之發展較高的社會之特權。工業發展底高階段並不隨時隨地指示人類身心的發展底高階段，也不隨時隨地指示達到高的社會形式底不可免的轉變。按照許多的其他條件，究竟可不可以指示，必須由精密的研究而決定。

波斯底征服非尼基人，釀成非尼基社會底沒落，同時，這又保證了希臘社會底興起和其對波斯底勝利。希臘社會中的異族再又使希臘首先前進，旋又落後，末了且決定希臘的崩壞及社會地位較低的羅馬人底特權。羅馬民族再又被他們自己的社會力量所分裂，遂不得不予未開化的日耳曼人以發言權。日耳曼民族傳給新生命於羅馬，但是結

果反染着了曾經破壞羅馬帝國之同一爛毒。可是他們底野蠻組織底元氣非常雄厚；他們不僅殘留着他們的新環境底沒落趨勢，並且從深淵中將新環境提高起來，促進牠到高的發展階段。這階段即是封建制度。至若這種制度怎樣完成，我們可看下一章。

第十一章

封建制度底下的商人資本

佔領羅馬帝國底日耳曼部落，不曾享受過他們的太平的新環境。後來當他們四面受攻底時候，他們難於使自己順應新的經濟環境，並安身於農業的經營。那時諾爾曼人從北方襲擊他們，東方從匈牙利和俄羅斯諸平原來了馬隊底進攻，南方和北方擁進了回回教人。

在這些情形底下，農業不是一種十分興旺的

職業。而且日耳曼民族都是些武士，慣於習劍而不慣於耕種，習戰和農業並不恰好地調協。日耳曼共社僅只遲慢地從事於經常的農務，而以他們的大部份土地來作牧場和獵場。而且當游牧民族底侵犯騷擾了這些共社並使其回復於舊時未開化之生活方式那時候，共社農業常佔次要的地位。所以畜牧和狩獵不得不填補農業上底損失。

共社農業雖在這些不順利的情形底下僅祇遲緩地進行，但在他一方面，奴隸制度底發展却被同一原因所阻止。爲甚麼呢？第一，奴隸制度不與日耳曼部落的氏族相融合，第二，共社農業僅是指專爲直接消費而非爲市場之小規模生產。成爲生產基礎之奴隸制度，因此變成了不可能的。但牠並沒有完全消滅，不過再不像是專爲供給大市場之工具那樣可以實用，因爲市場已經絕滅了。

可也不是一切交易都止息了，只是一再變爲大半供直接使用之生產物底簡單貿易。在日耳曼共社中，特別在羅馬商人從前濫用貨幣之阿卑斯北部，成爲交換媒介之貨幣已經廢絕了。共社與

其社常相交換的東西，都不是家庭消費所需要的。而家庭工業又再三以工業的技藝替代了分工。日耳曼婦女完成了熟練的羅馬奴隸從前所完成的大多數工作。獸皮和亞麻布一向是這些部落中通行的衣料。凡是使用羊毛的地方，洗毛和織毛便成了婦女的任務，甚至遲到第八世紀，查理曼帝的女兒仍舊不得不為她們的家屬去織羊毛。直到十一世紀中葉，羊毛的紡織業還未發展為家庭以外之製造業。這種工業首先發展於佛蘭德斯(Flanders)和佛立夕亞(Frisia)，在那裏，這種工業已經通行於羅馬諸帝之下，而且繼續生長至羅馬滅亡之後，直到社會的分工和人口的增加使着羊毛製造業能夠達到工業本位為止。至於從婦女手中轉換到男手工業者之亞麻布製造，則佔有更長的時間。

成為資本家商人的有利經營之商業，因此在從羅馬奴隸制到中古封建度這轉換中，竟受很狹隘的限度。只有在羅馬文明底下那些曾經成為財富所不可缺的奢侈品，能夠仍舊由商人們從東方運入。反之，獎勵共社貿易以外之其他貿易並建立

關於粧飾品，酒，香料，精美呢布和磁器等要求的，僅僅是基督教會。

商業資本不能在這個環境中確定任何社會的意義。牠僅維持牠的寄生的存在於狹隘的部門中，而且絲毫不能受教會底提倡。共社的生產制度和其節用的習慣與自由的地主，很少受貨幣借貸者所歡迎，所以貨幣利息都被那時的一切領袖教徒稱為高利貸。可是在那些時期，教會本身是商業擴張底主要工具。那時的宣教師如在現時一樣，是商業底最早的中介。他們掙入了歐洲北部全不知名的區域，作了地理上和人類上的發現，並建立了許多傳教堂，這些教堂隨後變成爲商業的中心。主教往往變成爲這些地方的主要商人和銀行家。例如布黎門（Bremen）是一個傳教堂，建立於耶穌紀元後六八八年，漢堡是另一個傳教堂，建立於耶穌紀元後八一一年。盧伯克（Lubeck）底位置是一個商埠，甚至是在普托勒密（Ptolemy）時代即耶穌紀元第二世紀就已知道的。波羅的海岸已由武士團員底探險開放了供通商之用。在非洲，同樣

任務也由回教宣教師完成了。他們穿入了腹地，並改革了野蠻部落；同時他們發現了行商路線，廢除了奴隸，並獲得了象牙和貴金屬。

曾在古代希臘和羅馬裏佔着重要地位之地中海中各大商業城市，在這轉換的階段中，並未失去牠們的經濟意義，牠們的變換反而無限制地恢復了。不過這些城市不像從前成爲交通的中心。甚至在歐洲非洲各國底界地，尚有充分的貿易，允許新商業城市底發展。例如維納司(Venice)是當外寇蹂躪帕雕亞(Padua)時，由逃去帕雕亞之意大利亡民建立於耶穌紀元後四五二年。早在第六世紀時，亞地利亞羣島曾給予許多沿海貿易以發展維納司城商業之機會。

不過這一切都在散漫不定的時期。不斷的侵犯驚動了商人的安全，並破壞了他的商務底基礎，即居留富族，他的主要顧客之平安的共社。

隨着殖民和武士間之消長，引進了新成份於舊的共社並要求相互關係底整頓，佔益的部落共產團體表現在新的形態裏，這些形態仍然保存着

許多同一共社各份子間之相互義務和優先權，可是同時却又變移了原有的平衡以擁護富貴家族的優先權。不斷的戰爭使着大多數土地失去了知名的主人。侵犯的部落如果勝利，依照他們通行的風俗，遂重新分配這些土地為種種區域，首領常比部落中的其他份子得有較大的部份，凡是應駐大批武裝軍隊以供開墾土地者之保護底地方，農人應該給養武士和其長官，成為牢不可破的風俗。凡是沿着軍營或礮守的教會僧寺鄉村地方，風俗立即發展為所有農人均在軍人或戰士僧侶的保護之下，認為農人應該給養軍人，並在其長官的土地上完成若干日的勞動。

這是原始的基礎，封建地主和農奴間之關係便由此而發生。自由農民生育的子孫，順着當時的趨勢，眼見自己越被壓迫到了依靠地主底境地。武裝士兵威嚇他們，地主在這長期建立的風俗中作了許多強蠻的改變，利用軍隊強使這些改變反對農民的抵抗，並向農奴榨取越多的剩餘勞動。同樣，教會變成了被壓迫者的剝削者，置牠的反對階

級統治底罪惡之清淨無慾的規勸於不顧。

農奴雖是一個倚賴的階級，可是他們並不與古代文明底奴隸處於同一地位。古代奴隸是外族和俘虜，毫無公民權的背景。農奴是同一共社的份子，而且無論地主的特權怎樣，他對他的農奴也有某些義務，絕不容易規避。封建組織根本建築在農奴的組織上，而且這個能使農奴利用階級鬥爭，即古代奴隸絕對不能完成的一件事，來反抗貴族底侵佔。

自從這種新的關係普及於歐洲各大國和野蠻民族的侵犯趨於稀罕之後，農奴的生產力增加，足夠發生一種不能運送市場並為獲得貨幣而出賣的剩餘。因為不僅農業而且手工業都操之於農奴，所以封建鄉村便如舊時的模範共社一樣是自給的，不大用得着商人的出力。只有皇帝，貴族，主教和中等農奴，能夠僱傭多數不付工資的勞動，儲蓄多於他們和其不生產的士兵所能夠消費的貨物，並由此能以貨物的剩餘運送市場而交換奢侈品和貨幣。

所以在財富底數目增加以前，和在不斷的剩餘貨物底生產能够使經常的市場成立以前，商業和貨幣之使用尚不能普及於歐洲。這些市場是由位置特別適宜的鄉村底發展而逐漸實現的，而那些鄉村恰好毗連來因河伊耳布河和多腦河諸自然流域，並毗連跨阿爾卑斯又經德意志和高盧(Gaul)交界而為羅馬人所建築之軍路，以後由這些市場鄉村發生了有礮守的城垣及有專門的手工業與商業之商人城市。

羅馬帝國瓦解後，在歐洲社會底混亂期間的西方商業底休止時期，轉換商業霸權底中心於東方諸國至幾世紀之久。在東方諸國中，阿剌伯人民已經逐漸排除了一切其他民族，並確定了統治民族底地位。耶穌紀元後六二二年，穆哈默德開始他的十字軍遠征，且在紀元後六三四年，西利亞，埃及，北非洲和西班牙都歸了回教徒統治。他們在庇里南(Pyrenean)半島以北之長足進步，曾於七三二年為馬丁所中止。但是他們越過博斯普魯(Bosporus)前進，圍攻君士坦丁堡，並逐漸侵入匈牙利與地利兩

國，直到他們管有東歐和亞洲之商業航綫。因有君士坦丁爲東歐和小亞細亞水道的鎖鑰，因有巴格達（Bagdad）爲米索莫大尼亞的陸路底中心，因有開羅爲東非洲與西非洲各部以及西班牙底商業的門戶，所以回教徒居然統治了地中海並制止了那些興新的意大利商人城市底競爭。在這回教商業的進化中，猶太人擔負着極重要的任務，成爲國際的中介和貨幣交換者。當着關於東方貨物底要求發生於歐洲中等階級底時候，各種商人城市遂變爲運輸這些貨物之自然的市鎮。而且歐洲的統治者專喜歡與可慮的回教徒發生外交的談判，以達到與他們訂立通商條約底目的。早在七九七年，察耳曼尼願用了猶太人爲他自己和拉西德（Haroun-al Rasbid）間底商業中介，且又開放了馬賽海口駛入回教徒的船舶。他一方面，當東方通商要道在回教統治底下的時候，回教徒遂得在互相讓步底基礎上從事於維納司和日諾亞諸城底經營，並且從而對於他們的歐洲競爭者，發生了一種間接的支配權。他們甚至挑撥維納司和日諾亞互相攻擊，並

且爲着他們對於回教運動底義務而給予他們以貨幣、贖物和特權。在他一方面，這些合於經商性質的意大利城市與歐洲劫奪的遠征即所謂十字軍，發生同樣的貿易，並且因此模倣真正資本家的愛國者，從友人和敵人身上詐取財富。據一一五七年阿布達拉(Emir-abd-Allah)寫給比薩(Pisa)底大主教底信所說，甚至在十字軍遠征期間日諾亞人尚保存其商業機關於君士坦丁。

而且這個事例堅強地指出了日諾亞商人爲着提倡“文明”，幫助土克斯人(Turcs)反對耶蘇十字軍之事實。

在十三世紀間，歐洲情形發展到了商業繁盛底程度。在一切商業中心裏，十二世紀的小市場鄉村發展成了有一定特權底強大的商人城市。他們保護這種特權以防止懷着愛財者底一切殘忍之貴族底強佔。隨着商業，來了經常的貨幣業底發生。鑄貨底多種標準，通商路線底危險，安全交付大批貨幣於遠地底困難，都需要信託事業底發展，可靠的貨幣交易底成立和貸方脫離高利貸者及貸

幣獨佔者的逼索之解放。從此以後，各種樣式的銀行事業和爲報酬之貨幣使用，便成了商業生活底一種永久的屬性。

高利貸的舊形式如在古代奴隸制底下一樣繼續存在。但是水上商業和批發貿易底需要要求商人解除貨幣借貸者之苛稅。商人的信託組合便是首先的形態，商人們利用這些形態曾替他們自己按照他們的營業所能負擔的利率，獲得了一種更有伸縮力底流通媒介。以後遂由這些組合發生了各種國家銀行和近代的信託制度。

“在十二世紀和十四世紀中創立於維納司及日諾亞之信託組合，是由水上商業和與之相關的批發交易需要解除古代高利貸的權勢和貨幣業的獨佔者而發生的。那些城市共和國中所開辦的真實銀行（*Bona fide banks*），同時具有國家信託制度底模形，國家利用國家信託制度獲得以未來稅收作抵之公債；這個事實已由如次的實況解釋了，即是，創立那種組合的商人都是那些國家裏的優秀人民，並極願意把他們的國家如他們自己一樣

從高利貸者底苛稅中解放出來。”（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六章）

正如最初回教商業統治意大利城市一般，現在諸意大利城市也伸張牠們的影響到了德國和法國的市場。意大利金融家隨着猶太人到來，置身於歐洲的主要市場中，並在歐洲金融上擔負了一種重要任務至數世紀之久。

自從供直接消費之小規模生產不能供給寄生階級專為財富而實行競爭之任任剩餘以來，好似完全不需要關於高利貸的教會禁令，來使高利率底貨幣借貸變為不通行的及社會上不重要的。社會情形本身足有力量限制屬於貨幣獨佔者與富有的敗家子間底交易之高利貸。而且現在當着社會情形替貨幣借貸者開了一條機會大路底時候，教會的禁令的確是不生效的，像似是曾經不需要的一樣。勝過許多清淨的教條底這種社會力，確定牠的本身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即是教會本身變成孤立地包括在貨幣借貸者的實施中，而且從這些實施積聚了廣大的財富。

“利息底徵收已被教會禁止。但爲達到解除窘迫狀況底目的之財產出賣則未曾禁止。而且不曾禁止債務人在一定時期以財產轉讓給貨幣借貸者爲一種担保，在債務人不克清償貨幣借貸者的借款以前，貨幣借貸者可以利用這產業爲賠償他的貨幣損失底一種報酬。……教會本身以及屬於教會的各種合作與消費，從這種實踐發生了非常多的利潤。特別是在十字軍遠征的時候。這個便將極大部份的國家財產變爲所謂‘不生利者’(Dead Hand)的財產。其他一切都是如此，因爲猶太人是禁絕參與這樣的高利貸，而這些不動產底佔有又不是可以隱匿的。沒有關於利息的禁令，教會和寺宇絕對不會這樣富足。”(I. G. Busch Theoretisch-praktische Darstellung der Handlung, II, P. 55)

各教主和皇帝底戰爭造成了一種關於貨幣之堅決要求，並予金融家以豐富的利息收穫。教會合作社本身爲着同一理由，不得不利用銀行業底便易。沒有債權，不能取得大的宗教職位，而爲教會目的和十字軍之課稅不可免地要求信託制度和

儲金制度。一個人要有置身於主教地位底特權，須征稅一百佛羅稜至十萬佛羅稜，這已成為中世紀的習慣。許多求達這種職位的後補人都是些窮人，所以他們或則從某些貨幣借貸者借來貨幣，再將這項貨幣交給他們的虔敬的信徒，否則便沒有資格。教會的收稅吏常常以這些款項底調換委託意國或法國的銀行家，教皇且又鼓勵這種實施。錢幣底運輸為着武裝警衛費去了一大部份，所以避免征稅或強盜打劫底損失之最安全的方法是在雇得一銀行家。佛羅蘭斯，（Florence）曾一時期獲有羅馬教王貨幣業底獨佔。羅馬教皇自己不得不取消他的主教們的貸金，因為除非教會認可貸金，並許賠償由爛債所受的損失，主教們便往往不能清償他們的債務，銀行家遂拒絕借錢給他們。會衆應負責清付他們的主教底債務，假如羣衆反對，他們就得除名，這是常有的事情。負責清付其主教底債務之科倫（Cologne）公民曾反對徵收為達這個目的之教會稅。所以有許多其他城市便為着同一理由而處於教皇的禁令底下。這個

釀成了一二四九年九月教皇伊諾遜第四 (Innocent IV) 的告令，即是，將來如果債務是為教會底利益而訂立的，主教們的債務纔應由他們的會衆清償。

這個實在是允許用利息的貨幣借貸之政府命令。這即是承認不用利息，貨幣便不能取得。這種趨勢底第二步，即是由教會本身所借給諸會員之貨幣底系統化和簡便化。一二八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教皇尼古拉第四 (Nicolas IV.) 發行了許多空券，供各會員與貨幣借貸者底交易上之使用，允許債務人以他們的動產和不動財担保他自己，担保他的主教職位的繼承者，並担保他的教會同人。利息依然在政府禁令底下，但在實施上釀成高利貸底默許之種種救急法，却完成了同樣的影響。

“爲了暗中取利，便依賴着十分奸詐的詭計。口稱前六個月的利息爲一種禮物，以後六個月的利息是一種報酬，成了一時的風氣。谷類和其他生產物已用來替代貨幣。”(Dr. Ad. Beer, Geschichte

des Welthandels I., P. 145.)

往往是這樣規定的，借務人應償還資本並交付一切臨時耗費，特別是屬於延期交付之耗費。總之，這一切僅是為着貨幣使用之種種利率底支付。

按照利息底徵取已被禁止及貨幣借貸者的營業成為冒險事業之比例，利息率遂自然地發生了。自中世紀以來，沒有普通利率存在。在察耳曼尼時代，高利貸所開始的限度是百分之百，而通常的平均利率則是從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腓特烈帝第二 (Emperor Frederick II) 曾經曉諭猶太人不應負擔百分之十以上的利息。但未說及關於教會貨幣借貸者（或教會本身）可以獲取的利率。在猶太人和異教徒因為關於宗教問題底獨立觀念而被屠殺之後，屬於這些不幸者之金及其他貴重物便沒收到教會的銀櫃裏去了。宗教裁判和宗教改革以及猶太人底無數迫害，都是作為集中一般的貨幣和財富於種種宗教組織手中之有力的要素。

除去與貨幣借貸者之這些金融交易之外，教會更有積蓄大宗貨幣底其他方法。忠實信徒希望由轉移他自己的財產於教會以超脫罪惡。在患了名冊上之一切重罪以後，統治者可以利用從人民身上所偷竊和搶奪來的財產以購買上登天堂的路，其他統治者則於生時將遺產交給教會，而靠着利息的某部份生活。有時，這些悔過的犯人底繼承者可以侵入教會的財產，並且取得他們能夠掌握的一切，費去大半財產於放蕩的生活，然後在放蕩生活底末了專靠掠奪物底殘餘過活，並獲得寬宥。天堂上施及一個犯人底悔悟之快樂，比施及一千個聖人底正直生活之多。

在他一方面，貧窮的人常常逃到武裝防禦的教會去請求保護。正如希臘和羅馬教堂成了被迫害者底避難所一般，中世紀的修道院和教會也變成了被壓迫者底避難所。全鄉村的人民都是在教會裏請求保護，脫離其壓迫者，並以他們的財產讓出作為關於這種保護之交換。

隨着貨幣制度底成立，更發生了一種關於鑄

幣之幻術和關於貨幣市場底將來地位之空想。自從中世紀這時期以來，我們遇見當局法令得到了這樣的效果，即是，勞動階級應該安守在由給予他們以低價鑄貨之天上所限定的地位以內。在第十四世紀中，由於利息底停付和資本被皇帝與教會要人底沒收，曾用大莊號底破產形式，獲得了貨幣投機業底合法的結果。早在十三世紀，杯葛運動成爲城市平民打擊強盜般的豪商之一種有力的方法。而且這個常常在貨幣事業上比較在武裝防守上更爲有效。

在一二五三年，多特摩得 (Dortmund) 蘇伊斯特 (Soest)，蒙斯特耳 (Munster) 和利普斯塔特 (Lippstadt) 諸西發來翁 (Westfalian) 城市，訂立了一種關於他們的相互防禦之合同。那條約包括下面的一段：“誰槍掠這四個城市的市民，誰就不可以利用公債或任何其他方法來受這些城市的幫助。公認這個區域的地主對於其城市的看守者和扈從者底行動，是應負責任的。假如這四個城市底某一城市中捕捉了任何強盜，那麼控告他底原

告可以在其他各城中享有法律的保護，如本城的市民一樣。各城市間沿途予市民以武裝防衛，保障其全體市民的生命。曾經失約的武士，應該拒絕他在各城市借貸，直到他足可履行他的債務為止。

信託制度底朝前發展和其逐漸加於貨幣制度之特權，與宗教改良戰爭密相關連。這種發展僅是經濟轉變底反映，商人由這個轉變漸次變成了工業資本家。而且隨着舊經濟情形底分裂，同時發生了宗教組織底分裂。

“貨幣制度在本質上是舊教，而信用制度在本質上是新教。‘蘇格蘭人討厭黃金’。商品底紙幣的存在只有一種社會生命。可貴者乃是信用。貨幣價值裏之信用是商品底不朽的精神，而通行的生產形樣和其預定的程序之信用以及工業生產的中介之信用，是自己開展的資本底純粹化身。但是信託制度從貨幣制度底基礎解放出來，與新教從舊教底基礎解放出來無異。”（資本論第三卷一三二頁）

勞動羣衆肩上的統治階級底寄生的存在，乃

是一切貨幣關係底基礎，與是一切政府文告底基礎同。封建的農奴和城市中新興的手工業者，都是封建社會裏的生產底骨幹。這種社會不曾陷落於羅馬文明時代底潛伏狀態，因為這社會的生產成員開始就保持有少許自由及從其部落祖先所得來的權利。這種堅固的部落精神使他們渡過了整個的中世紀，並且給予他們以力量，不僅提高了舊時的奴隸制成為更大的生產力及封建制度聲勢，且又不顧封建地主的掠奪，金融家的詭計和商人的爭鬧，使着封建制度進化為一種具有更大的生產力和發展底更大可能性之一種制度，即是工業資本主義制度

第十二章

工業資本主義底發生

封建時代的農奴和手工業者在他們反對統治階級的鬥爭上得到了一個好處——他們在其各自的職業裏都是主要的生產要素底所有者。農奴管有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原是公社所有地),手工業者管有他們的職業底工具和材料。因為得到了這個好處,所以他們不能變成被人利用之無助的奴隸。

原來每個封建公社生產牠自己的一切必須物。

市場共社底份子不僅生產了農業的收穫，並將原料精製成了供使用之熟貨。麥粒作成麥粉，麥粉作成麵包；麻作成紗，紗作成布；木材鋸成木條，木板，器具用品，並用以建築住所，教會，倉廩，馬房。農奴就是佃農，建築者，木匠，細木匠，石匠等等，而其家庭中各個份子都擔負着不同的職務。在這種封建的分工上。婦女和兒童都應完成一種有益的任務。

特別是封建地主的財產給了關於合作的分工以最大機會，因為在某一定時期，地主有全共社底勞動力聽其處理，並且往往僱有許多不自由的差役，這些差役都靠農奴的稅來維持。這是當然的：一個對於某特殊職業習得有高等熟練之勞動者，應該僱來作為那種職業的專門家。因此，手工業底最早的開端便與關於封建財產底農業區分了。

當着城市生活和其市場已經發展了及手工業在這新環境裏找到了一個更廣泛的範圍底時候，當着商人階級，即未來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主人和封建的貴族間之戰爭變化得越加殘忍底時候，當

着城市變爲亡命的農奴底中心避難所底時候；許多工藝的農奴便從此逃往這些和平的安身所，並且幫助商人反對封建貴族商。自十一世紀至十四世紀，手工業曾由封建地位進到城市之轉變，差不多毫無阻隔地前進了。

隨着人口增加和城市發生，不僅爲着工業生產物，而且爲着農業生產物，漸次發展了大而又大的市場；自從城市不能供給其本城居民底一切需要以後，農民便能以其多數的剩餘生產物運送於市場，並且由此獲得他們在古封建時代從未使用過的一種東西貨幣。

隨着貨幣進達於封建的共社和地主的財產，更有一種新的精神侵進了舊的制度。在商人是貨幣底主要所有者這時候，封建貴族都是用襲奪和搶劫商人之極簡單而有效的方法取得了商人的財產底一部。自從十字軍遠征時以來，這種公開搶劫底高尚職業遂廣泛地實行了，而且這是獲得貨幣底唯一方法，因爲農奴交納地主底租稅只有貨物。

然而在市場已經擴大和城市的力量已經增加底時候，襲奪遂變爲危險多而利益少的了。強盜般的貴族得不到貪求的財富且帶着比出發時更少的人和更不高興的身心，而回到他的寨地，這是很常有的。有的甚至全不回來。特別是火藥和槍械底發明，對於着甲的雄壯的行商是一種悲慘的打擊。當着彈丸衝進了結實的內衣，和鋼彈燃燒了長而堅固的城寨底牆壁這時候，勇武的戰爭變成了過份愛好的工作，失去了打仗的一切屬性。所以發一種比較容易和較少危險的謀生方法，總之即比較安閑自在的謀生方法，便變成必要的了。

紳士或武士常常可以從農奴和商人學習這種謀生方法，特別是在他不得不學習的時候。這就是騎士們在發財的老法子不中用的時候所爲的甚麼。剛在農奴運送他們的剩餘于市場並帶回從商人和其他市民所平安得來的錢到他們家裏底時候，武士們遂採用了同一方法而興盛了。因爲誰比封建地主更有資格運送大批農產物底剩餘到市場去呢？誰又有他的示意而召集全共社的勞動力

呢？

鄉村和城市一經建立了貨幣底使用，這個觀念遂容易聯想到以貨幣代貨物來納封建的什一稅。農奴擁護這種改良，因為他們以為這可以使他們更加與地主獨立。地主歡迎這種改良，因為這個給予以關於取得奢侈品之較大的機會。這些奢侈品一經由東方的高文化介紹給了他們之後，遂變成他們的寶物。而且這與地主發現了從農奴身上榨取更多的貨幣比較襲奪搶劫商人容易多了底時候相出不遠。

但是當着農奴認識了新的改良不會使他們越加脫離地主的羈絆，反而使壓迫他們的方法變得更加強烈那時候，他們便反抗並爭鬥至一世紀，以脫逃這種新而更惡意的紐帶。隨着雙方的交相勝利，與商人和地主間底鬥爭相平行之農奴和地主間底鬥爭已實行了，但其最後的結果幾乎到處都是脫離封建羈絆之農奴底遲漫解放。

這個遂使地主注意於應該保證他們自己的較大生產力底方法。同時，由聯合中等農奴反對比較

貧困的兄弟，已釀成了舊時共社的友愛底破產。人口增加越多，排去於舊共社並不得不爲自己設法之人數也就越大。自然，這些無家無地的人民朝着城市，在那裏，他們可以安全地免去地主底進攻，而且職業和生活底盼望也更有把握。

在這些情形底下，地主立即感到關於他們的財產之生產勞動者底需要，舊時的武裝扈從變成了他們身上的一種拖累，於今戰士們或則不得不以刀劍來交換犁鋤，或則飄流無依成爲農場上多餘的人口要求尋得新的生計。這些新的無家可歸的份子，正與他們同時代的農奴同，大都在城市裏建立了新家庭。但在這種趨勢成爲普遍的以後不久就有廣大羣衆的飄泊者流蕩於西歐，鄉區裏和城市裏都是一樣。而且自從改良運動進達歐洲並且又解散了許多寺宇以來，財產所有者不得不爲其主權和財產底保護去憑依武力和強制的法律。

但是無論他們怎樣作爲，地主或新興的中等階級都不能遏止無產階級化的高潮。雖然中等階級本身——至少是工業主的新興階級——對於無

產階級底增加，不曾有重要的助成。可是地主則儘力增加無產和無家的漂泊者之數目，並以工資勞動者底豐厚收穫供給新資本家。關於貨幣底貪求使貴族發生恐慌！而且在貴族自己的財產再不能生產關於其奢侈習慣所需要之一切貨幣時，他們便一致團結，並將農民逐出他們的土地和住宅。

人口的增多加強了無家者的苦痛，而且自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這兩世紀以來，從鄉村到城市之流徙帶着越加革新的生氣繼續下去。

在新的階級鬥爭自動地發生於各城市中底時候，中等階級和地主間以及農奴和地主間底鬥爭很難達到聯合底某階段。在城市需要居民以前，每個生產的生手均被歡迎，並且立即享得市民的一切權利。但因這個運動達到了牠的不可避免的進程，城市中的不動產和機會遂逐漸落於年齡較大者或有利於經濟的居民之手，而新來者也越多沒有土地和就其職業勞動之機會。比較富足的和完美的城市人民負擔一個特殊階級的任務。反對城市的新份子之政治權利，並且用封建地主所幹

之極同樣的方法，進而強以特權施於他們身上。這個遂令沒有特權的國民不得不把自己組織起來，替自己爭取舊的居民所享有之同 政治權利。早在十三世紀，這種城市貴族和城市的無特權者間底新階級鬥爭便開始了，並在往後各世紀釀成有組織的行業或基爾特底優勢。在十五世紀之末，這些組織已在大多數城市中獲得其政治權上面收了成效。

然而同時，城市的人口繼續增加。大而又大的數目從鄉村流入城市，特別當封建地主開始強奪舊的市場共社並轉變共社土地為牧羊場和獵鹿苑的時候。在十六世紀之初，多數大城市底居民中，貧民佔很大的百分比。有些古代年鑑載着城內的無產者高達百分之二十五。

自從無產階級份子開始露形變為基爾特主人之危險競爭者這時刻以後，基爾特自己專用全力去增加無產階級，不去在他們反對城市貴族之鬥爭上借助無產階級。在十四世紀時 我們已在許多地方見到對於某城市手工業主人之數目底數目，

確定各主人的工匠和學徒底一定數目，並在城市週圍一英里區域之內，禁止基爾特以外的手工業工人底競爭的職業等條例。

在這些情形底下，上述兩階級間的階級鬥爭，立即湊成了手工業工人和主人間底新鬥爭，並湊成了無產業的無產階級反對其他一切階級底鬥爭。

自從十六世紀底開始以來，我們在歐洲各主要國家裏，到處看見大半不受法律保障之廣大無產階級。在那些國家中，中等階級發展成了工業資本家，並在經濟的和政治的事務上獲得了某種程度的重要和認識。這個無產階級不僅聽命於封建的和工業的貴族政治底指揮，並且受基爾特裏位置較好的勞動階級所嫌厭和疏遠。雖然基爾特和以後的職工團體，得隨他們所增進的勞動生產力上到處佔有相當的程度，可是勞動階級的一般情形，却逐漸落到由封建的傳授所定立的平均生活程度底水平以下。

基爾特主人親自爲本工場主要勞動者而僅在

僱傭少數職工和學徒來幫助他的時候，沒有計劃去延長工作時間超過合理的限度底危險。但在工匠和學徒的數目業已增加及而基爾特主人不再是工頭而主要地是監督的時候，主人和職工間底鬥爭便由工作時間，工資，待遇等問題而開始爆發。

然而沒有組織和沒有保障之無產階級 不會而且不能參加這些爭鬥，因為位置較好的勞動階級已親自排除他們於一切鬥爭底團體以外。因此無怪主人和職工間所延長的鬥爭僅成爲少數人中間之分散的和殘酷的爭鬧，並不能確定一個廣大勞動運動的形式。這種運動能夠變成一種主要的歷史力量，而且有意識地參加與一定的歷史趨勢之社會情形底轉變。這些職工無論怎樣澈底，他們的要求從未超過心願的勞動者底普通水平線。心願的勞動者因為給養和待遇都好，專預備爲他的主人服務。他們沒有革命的觀念，沒有意志去用種種形式廢除主人的統治。

基爾特正與統治階級本身和中等農奴同，不得不用他們的反進化的行動來促進新勞動階級底

形成，以造成他們自己的覆滅底因素。由於歷史的必然性，新勞動階級勢必不僅痛恨基爾特制度及牠的策略，並也痛恨推入他們於社會坑底下之全部社會秩序。在無產階級上面底一切封建社會階級於是遂不斷地從事於建立基礎，即廣大的工資勞動無產階級。沒有他們，便沒有工業資本主義能夠存在。但在這期間參與工業之一切階級中，將來的工業主即商人對於他們的將來被利用的對象底製造，僅佔極小的部份。

歷史的發展原就為他們安設了棹子，並拉他們坐在優美的座上，幾乎全用不着他們自己的勞神。其他階級作了極多毀壞舊制度和建設新制度的工作。這一切工作底最主要的部份，即是工資勞動無產階級底製造，因為沒有牠，資本主義工業便是不可能的。

“資本主義制度假定勞動者與他們所用以實現其勞動之一切生產活動性完全分離。資本主義生產一經獨立存在，牠就不僅維持着這種分離，並又再生產這按照一個繼續開展的規模再擴大這一

分離。因此替資本主義制度打通路徑之過程，無非就是從勞動者取出其生產工具底佔有之過程，即是一方面轉換社會的生產工具而代以資本，他方面轉換直接生產者為工資勞動者之過程。因此，所謂原始的積聚無非就是使生產工具與生產者分離之歷史過程。這表現為原始的，因為牠形成了資本和與資本相隨的生產樣式底歷史以前的階段。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長成於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後者的消滅解放了前者的份子。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只有在他不再附屬於土地並不再是奴隸，農奴，或別人的使役以後，才能處理他自己的人性。為要變成一個以其商品輸入市場之自由出賣勞動力者，他便須脫逃基爾特底管轄，他們關於學徒和工匠底規條，和他們的勞動章程底阻礙。所以改變生產者為工資勞動者底歷史運動，一方面是他們脫除農奴制和脫除基爾特霸縛之解放，而且就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家看來，只有這一方面存在。但是在他一方面，僅在他們已經劫回了他們自己的一切生產工具，並劫回了舊封建秩序所賜

給之一切生存底一切保障以後。這些新的自由民方變爲自身底出賣者。而且這種歷史，即他們的剝削，是用血和火等字寫在人類記載上。工業資本家這些新的當權者，站在他們的方面，不僅必須廢除手工業的基爾特主人，並要廢除封建地主，即財源的所有者。在這方面，社會力的制勝成爲反封建地主制和其背叛的特權及反基爾特和其加於生產底自由發展上的羈絆與人對人底自由剝削之勝利鬥爭底結果。”（資本論第一卷七八五——七八七頁）

從此，新興的工業資本家手邊都有一大批無產階級。但是這些無產階級不曾訓練去迎合商人和金融家底需要。這些商人和金融家現在已由最初的製造業階段開始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製造業是從兩個方法開始，或則許多不同業的職工被雇於同一工場裏，在一個資本家的指導下，各人參與既成的生產物。或則由一個資本家集合同業職工於一個工場裏，各職工將同一貨物從第一階段精製爲既成的生產物。這個需要熟練的勞動者。但

是熟練勞動者是稀少的，而且自從製造業給了職工許多機會去變為獨立的主人以來，熟練勞動者便是有獨立的思想傾向之勞動者，痛恨工場的學習，並給了資本家許多麻煩。統治階級的政權——國家——不得不着重並強迫勞動者屈服於資本主義工業底需要。

“由於封建保守派底破裂及人民失去土地之強施的剝削所製造之無產階級，即‘自由的’無產階級，或恐不能剛一出世，就為初生的製造業所吞併。在他一方面，這些突然脫去其慣常的生活形態的人，不能一樣突然使他們自己順應他們的新環境的紀律。他們由羣衆變為乞丐，盜賊，流氓，很少是出於自己的志願，多半是出於環境的壓迫。所以在十五世紀末期和全十六世紀之間，反對流浪之嚴酷約法普遍了西歐。現代勞動階級的祖先是受了懲罰強迫他們變成流氓和貧民。法律認他們是故意的犯人，並且斷說，要去在不再存在的舊情形底下工作，這個全靠他們自己的好意。”（資本論第一卷八〇五——八〇六頁）

當着無產階級已經準備他們在資本主義底下的工作，新的主人階級也正在逐漸脫去他們的外形，並確定他們的典型的資本主義性。農奴的土地之被剝削已製造了大地主。靠着地主的而生存之農奴，後來多數進化成了租戶，並由此成爲僱傭工資勞動之中農。剛在古代限制他們之封建的和合體的障礙物隨着封建的公社和台體的基爾特底崩壞一同傾覆之後，中世紀所產生之大金融家和商人便投身工業的經營。從前的基爾特主人，獨立的小商人和職工，大都獲有財產，足夠使他們僱傭工資工人，並在資本主義的經營中開始他們自己的小企業。而且只要資本主義的製造業，吸收了固有工業到達遲慢的和幾乎不可見的程度，小資本家的機會便沒有爲大競爭者所塞閉之危險。

隨着封建的生產制度和其以家庭勞動供給家庭一切需要之家長制底破壞，專爲出賣的商品生產，變成了供給人類社會的需要之主要樣式。而且爲着工業資本底流通而從此開設的市場，不僅是國內市場。有了美洲底發現，有了到達印度，中國，

和日本的航路底開放，由於印倫角和好望角的環航，由於太平洋中熱帶羣島底發現，許許多多的新外國市場便開放了。而且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祕魯底掠奪，英國人在東印度底掠奪，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在馬來羣島底掠奪，更攫取了無量數的金銀於征服者手裏，並從他們的家庭和家族運回了大批的廉價勞動者，強令他們出為工業資本服務。

“美洲金銀的發現，土番的富源底絕滅奴役和埋葬，東印度底征服和掠奪底開始，非洲底變為黑人的商業經營的發祥地；指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緋紅的曙光。這些徧僻所在底開拓都是原始的蓄積底主要動力。以後歐洲各國的商戰接踵而起，把地球看做一個戲院。這些商戰是從荷蘭人背叛西班牙開始，在英格蘭的反革命黨(Anti-jacobin)戰爭中確定巨大的範圍，並繼續到進攻中國之鴉片戰爭等。原始的累積底不同動力現在多少按照年次繁衍了，特別繁衍於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英國在十七世紀之末，這些動力達到了一個系統的綜合，包括着殖民地，國債，近代的關

稅形式和保護制度。這些方法一半靠住橫蠻的武力，例如在殖民地制度裏。但是這些方法都是國家的權威，即社會底集中的和組織的武力，來加緊醞釀這轉換生產底封建形態為資本主義形態底過程，並且縮短這個轉變。武力是每個懷着新社會之舊社會孕婦的催生娘。牠自己就是一種經濟力，”（資本論第一卷八二三——八二四頁）（註十）

（註十）關於以武力為懷着新社會之舊社會孕婦的催生娘，和以武力為一種經濟力這節，常被無政府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政治家解為反對資本家之無產階級鬥爭裏的過激行動底辯答。因為歷史的發展不曾排除激變的發展，所以上節却明白地論及社會有組織的武力是由國家來代表，而且不曾允許有組織的社會以外底過激方法底採用。馬克斯主義者的歷史觀，與其對於社會轉變底逐漸的和自發的生長之重視，必然着重無產階級目的底和平的和合法的完成，僅容承過激行動特別變態的情形底下之例外。在特別變態的情形中，有組織的社會主義

運動以外之不能制裁的無產階級份子，便發生於反對統治階級之自發的騷動裏，並且爲着主義強令社會主義黨站在被壓迫者方面，巴黎社卽其一例。只有在無產階級已經和平地組織爲某一國家的選舉人底多數，並選舉代表參加主要的公開政務以後，換句話說，在無產階級本身將是國家底有組織的力量的時候，武力方可合法地用來保護並維持無產階級的地位。而且在那種情形中，無產階級的敵人便不敢怨恨，因爲這不過是局面轉變和用同一標準來秤量底一種情形。

工業資本家階級在其幼稚時代，就發現了一個等候剝削之現成的無產階級。貴族和基爾特裏的舊封建勢力顛覆了他們自己的經濟基礎，並鋪設了關於資本階級的政治特權底道路。勞動階級向着資本家作戰，取得了政治特權，或者至少參與了政治特權。在勞動階級的朝前發展中，許多新力量開始成爲這階級的助力，顯著地是蒸汽和其不息的工具——機械。不久牠就好比駕駛着日神的

馬之太陽的兒子一般，用着人類從來不曾相等的速度前進，就好比太陽的兒子一樣，突進到階級的絕滅，以至再無其他階級存在爲止。

第十三章

從古代經濟學到古典經濟學

自從商業、貨幣、商人資本、利息、利潤出現於人類社會以來，就有思想家想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這些問題。我們從關於這題目的零碎文獻所知道的經濟問題底科學概念底根源，是在耶穌紀元前幾百年，由古代希臘思想家發現的。

這些人不曾抱有摩西的概念：即是，亞丹和夏娃犯了一種極自然的錯誤之後，便逐去了天堂，不

得不爲着生活工作。他們也不曾學得近代的觀念。即是，資本家過去常常存在，而且將來也常常存在。其實，他們也知道資本家是民族生活上一種很新的東西，而且決不受人歡迎。他們有意認定這些新份子，是社會的障礙，而不是社會的利益。

在他們那時候，如梭倫諸立法者爲着保護市民羣衆的財產，反對商人和商業貴族底貪婪所盡的努力，依然明白地記得。所云少數豐豪的私產應該視爲神聖的，而廣大的勞動市民羣衆的私產應聽少數富豪掌握；這個對於希臘的貴人，似乎不若對於美國的上院議員和國會議員或洛克斐勒那般自然。

在他一方面，希臘廣大的勞動羣衆都是奴隸。他們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不能用商業的方法來測量。而且生產大半是爲着直接使用，商業所及的生產範圍，不如後來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下所及的深遠。

在這些情形底下，希臘哲學家，既不會指示近代偏袒的經濟學對於資本家私產之得意的頌揚，

也不曾賞識經濟問題中之人類勞動底萬分重要。他們論究效果者多，而論究原因者少，並且寧勞神於方法，而未勞神於歷史過程。然而他們却作了非常客觀的觀察，並發展許多深刻的觀念。這些觀念，近代統治階級的偏袒的經濟學家都很高興研究。

例如柏拉圖懂得社會分工對於希臘城市的組織底重要意義。亞里斯多得曾承認商品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認定用作一種流通媒介物之貨幣所完成的功用與用作資本之貨幣不同。甚至他分析了貨幣是價值尺度，並且正確地敘述貨幣價值必須用與一切其他商品價值底同樣方法來決定。他的意見以為作為流通媒介之貨幣是依據合同或法律而存在，貨幣本身沒有內在的價值，貨幣作為鑄貨之效用僅是貨幣的流通功能底屬性。商品的交換價值就是商品價格底基礎，這是他所明瞭的。而且因為商品僅以商品價格來比較其交換價值，所以他遂以為商品是可以用貨幣來測度的，雖然他承認用貨幣所測度的不同物底價值是確實

不能通約的。但是爲達一切實施目的，他想貨幣能作爲關於確實不能測度的東西之尺度。他正注意於測度底共通單位。但是希臘社會的基礎——奴隸勞動——很自然地妨礙他在平均的社會勞動時間上找出一切交換價值底共通尺度。

希臘哲學家儘可能在他們所生存的歷史條件底下向前進行。社會情形既不會給予他們關於經濟問題底科學的解答所需的材料，便不能仰望希臘哲學家達到科學的解答。

在希臘社會崩壞之後數世紀間，社會情形甚至更不適于社會科學底發展。就文化而言，羅馬文明尚未達到希臘文明底健全和完備。羅馬帝國分裂以後，封建時代的思惟概念完全墮入這思惟形態底羅網，這形態轉移牠的視線向內而不向外，又不從歸納的研究法來搜集並類別實驗的事實，再從這些事實作出論理的推論，但從儘量蒙蔽實在底事實並巧弄主觀底懸想，來企圖達到客觀的真理。

努力於觀察和理解底正確方法，僅在天文學

和其附屬的數學裏。而這些科學不曾擴張其影響於社會關係底範圍裏，

我們一遇到關於中古時代社會問題底任何思想，我們就發現這種思想，或則限於由帶有階級統治趨勢底土地私有權和生產工具私有權而發生的自然結果之痛斥，或則限於空想的烏托邦，過激的反抗，失望的呼喊。被壓迫階級生活在這些情形底下，阻礙他們去發展任何有意識組織的社會運動。那種性質的運動可以使他們能夠理解社會發展底過程，並以助動者資格使他們自己順應這過程。他們通常反對社會發展底盛行趨勢，不與這些趨勢迎合。他們的革命或則是短促的和忽緩忽急的爆發，或則是抽象道德方面之殉情的和捐棄理論的攻擊。

總之，關於科學的理論底發揮之要求不曾存在於上古和中古的社會裏。甚至那時代教育淵博的思想家，也受空論的概念所支配，而且自然地受牠支配。再者，教育是出類拔粹者底特權。凡在被壓迫階級中有了少許特別開明的思想時，統治階

級就一概將他們握在手裏，並教他們來謀特殊階級的利益。假如某人忠於他的階級，他就被統治者格殺。而且那些工人階級革命底忠實領袖，必然一樣被投機的空想，即統治階級的學者所支配。因為在統治階級的統治尚為社會進化所保證時，他們的概念乃是盛行的和佔勢的概念。

從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在國民經濟學上採用科學方法之近代冀圖，是起原於中歐和西歐諸新興商人城市為克服統治王和大金融家的貨幣獨佔之努力。雖然這些努力確是這一獨佔反對別一獨佔之鬥爭，然而牠的理論的反映，都抱定以自然法則反對封建法則之態度。

商品經濟法則被稱為反封建特權的‘非自然’法則之‘自然’法則，因為自然法則已認為是‘自由’競爭的表現，而封建特權則斥為階級特權底人為的賜物。這是自然的獨佔和人為的獨佔間之差別底歷史的發展。關於人為的獨佔，有些近代的庸俗經濟學者，拚命用其發狂的努力去擁護小剝削者，反對大剝削者底侵入，並稱這種獨佔是

防止工業托辣斯和金融托辣斯之‘自然’救濟底理論基礎。

從封建勢力和商人需要間這些首先的理論鬥爭，發生了重商主義者反對其本源的獨佔制度底理論衝突。在這些衝突中，由商業過程底表徵而發生於商人腦筋中之外表觀念，潛植反封建特權之工業主之虛謬的空想，他們相信貨幣底永久的神秘力是社會財富底唯一根源。而且因為貨幣像成爲封建勢力的工具一樣，又成爲商人的工具，所以貨幣的特殊樣式和作爲流通媒介，價值尺度，價格標準，財寶，報酬手段，生利資本和商人資本之種種功用途發生全部矛盾。

皇帝和少數大金融家的貨幣特權阻礙了商人的進行。擴充商業底要件，急切地要求流通媒介物底較大伸縮性。早在十二世紀，這已釀成了意大利商業城市中匯兌銀行底設立，且又在以後數世紀之間，隨着商業中心已趨向西北，同樣的機關也出現於荷蘭和德意志底漢撒諸鎮。

這些匯兌銀行再自獲得貨幣底獨佔，且又從

反對銀行獨佔底鬥爭發生了信託制度。以後這制度無限地超過商品流通中貴重金屬的範圍。

這個關於貨幣的全部矛盾，延長其經過幾世紀之可厭的長期，首先是自然地限制於流通領域中。這個矛盾不會牽及生產領域，因為競爭雙方底一切主要的注意都集中於流通媒介底支配周圍。所謂關於貨幣本身上底金屬價值不是由於這流通媒介底任何永續力量，而是基於最後分析中底社會生產力；是從始就不受極關這種矛盾底雙方所歡迎的一個概念。而且從歷史的觀點看，這全部理論的討論是開始於比古希臘經濟學家的空想更低的標準。關於這事的理由，可以容易地在釀成這些衝突底歷史條件中，看到。我在這裏，再不須要論究這一點。

隨着商人階級變為工業資本家階級之向前發展，生產範圍漸漸確定了牠在流通領域上的影響，而且這個也可以在理論的討論裏找到解釋。在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底過渡期間，國民經濟學已經開始去確定牠的近代形態，並穿進價值問題。自

國民經濟學的開創者威廉彼替 (William Petty) 出世，我們便開始接觸從重商主義者的理論到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底章節。他並未用比較完全的形式，重新確定亞歷斯多得的貨幣論和一般商品價值論。然而他甚至堅決地主張‘相等勞動’是一切商品的共通尺度。但是由於他的理論材料底不完備，和由於勞動無產階級底不發展的情形，他却懷疑着能够使這種共通尺度供實際應用之實施方法。

在其次一世紀中，彼替的著作是作為關於全重商主義的文獻之基礎，並替一切次要的價值分析鋪平了道路。他的對於利用統計表之社會學上的正確觀察方法底重視，仍舊是對於一切近代的御用統計的編纂者之一種經久的指謫。這些統計法似乎是為着阻抗無偏的社會學探討底目的，而不是為着鼓勵和幫助探討所特別想出的。

正與彼替的著作在英國代表重商主義的初步系統的理論同，克納 (Quesnay) 的著作也在法國代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步系統的理論。由於

特殊的歷史情形——在這些情形底下資產階級革命已在法國發展了並成功了——，克納的重農主義系統認定資本家農民是工業資本家底古典的代表。爲了這個原因，這個系統是偏面的，並且牠的應用是偏狹的。但是牠至少已提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即是牠根本上不是一個純生產問題，而是複生產問題。換句話說，這問題不僅說明資本是什麼，而且說明資本如何保持自己完全無損並增加自己。

克納的理論系統底重農主義性，是在工業主義具有最典型的特質底英國發展了工業資本底理論之諸經濟學者所不能理解的。亞丹斯密士——他的國民財富論指出了國民經濟學裏重商主義者的概念底絕對排棄——依然更實驗地在無差別的和無粉飾的思想底謎中摸索他的途徑。他在許多方面，特別在他的再生產過程底分析上，是低過克納的水平。然而他由尋找生產範圍裏首要的經濟問題底解決，用堅決的努力以確定勞動和資本間的正確關係，並考察資本底不同的參雜部份在再

生產過程中的影響，來顯示他的天材。這裏他必然是暗昧的，而且陷入了成爲次代經濟學者的陷阱之錯誤概念。在這方面，他的最大的錯誤，即是他認定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間的差別是生產過程上的基本差別，其實這是關係資本各部份流通時底不同方法。這個錯誤阻礙了他達到價值和剩餘價值問題底解決底路徑。

然而不管這個錯誤怎樣，他的著作底最重要的部份，是他對於價值和剩餘價值問題底重視。少數重商主義者已經認識資本底增加必然由於社會價值底增加。究竟這種增加是從那裏來的呢！？大多數重商主義者都以爲剩餘價值是發生於商品價格上之任意的增加。但是，甚至彼替也承認全社會的剩餘價值不能發生於單純的買賣。而且斯圖亞特(Steuart)曾明白地說，買賣上彼此欺騙者之獲益和損失一定相互地彼此平衡，所以結果是一樣的，好像他們已照合宜價格出賣了他們的商品。在他一方面，社會法則不是由探究少數例外所能懂得的，因此用不着拿少數個人可以在商業競爭中

實現的偶然獲益來解釋各種剩餘價值底起源。

亞丹斯密士重新確定了由彼替所發展的原胚胎裏底價值論。在斯密士的著作裏，這個價值論成爲關於他的分析底基礎，包有剩餘價值。但是因爲他既不能完成彼替的價值論，又不能經常地應用牠，所以他就走不出這一坦白的表白：地租和資本家利潤是從生產勞動者底生產物所扣去的部份，勞動者完成了他們自己的給養所需要的勞動以外之剩餘勞動；却得不到報酬勞動底一種相等物。這個不能使他發現工業資本家用甚麼機構來獲得勞動底剩餘生產物底支配，並用貨幣形態實現生產物的剩餘價值。他更不曾區分作爲普通範疇之剩餘價值與其在工業利潤，商人利潤，資本利息和地租方面所具有的種種形態。

亞丹斯密士在古典經濟學上陳述從手工製造業到機器製造業底轉換期，正如彼替在理論上陳述從重商主義到手工製造底轉換期，和克納陳述從農業資本到工業資本底轉換期一樣。

在英國指出生產底新的歷史階段之第二人，

便是里嘉圖，他的最顯著的著作出現於十九世紀底開始二十五年。他是工業資本主義中機器生產底典型的經濟學家，也就是近代工業資本主義形態之資產階級經濟學底典型的辯護人。

里嘉圖認為由生產工人的勞動加於原料和機器中的過去勞動所結合的價值上面之新價值，得分為資本家的利潤和勞動者的工資。地租是工業資本家的利潤底一種脫去之物。按照里嘉圖的意見，所以工資和利潤是隨相互的反比而漲落，並不直接影響價格底一般的準則，既然價格受制於商品底實在價值周圍的變動，所以里嘉圖認定這些變動是為供給和需要所支配。

一切這些主張都是他的價值論之論理的推論，而且為着保持他的觀念，資本底積聚和資本加入固定的和流通的部份底比分，可以在商品底相當價值上發生一種影響。但是因為他在這方面不會作有勝過亞丹斯密士之進步，而且不能認識生產範圍裏資本底機體組合與資本底價值底各部份之種種流通運動間底差異，所以他遂達不到價

值和剩餘價值等問題之澈底的科學的解決，他又不曾明白地區分作為普通範疇之剩餘價值與其作為資本家的利潤，地主的地租，銀行家的利息底特殊形態。總之，關於勞動者在他自己的生產物上所佔有的地位，不能從他的價值論引出論理的推論。

但是却有別人曾經引出論理的推論。在里嘉圖時代，英國工業無產階級已經發展到足以樹立本階級的理論，而且這個無產階級的辯護人立即前進用本階級的思想家的理論與資本家階級宣戰。

正如彼替的理論是他以後一世紀來轉變一切重商主義者的爭論之樞紐，里嘉圖的理論變成了五十多年底理論討論的中心，而且在里嘉圖本人死了許久以後，他的理論的剩餘還保持着多少模糊的形式。在里嘉圖的理論底某些部份裏尋找安慰的，特別是資本家社會底中等階級，他們或則無忌地歸依里嘉圖的價值論，並熱切地祈禱‘自由’競爭的制度。在這制度中，一切商品應該用

商品的實在價值來交換，沒有給予小剝削者以嚴重打擊之資本家競爭底一切其他‘非自然的’性質。或則他們復興了里嘉圖的地租論底一部份，並在這上面建立一個關於援救中等階級底計劃。這個最後的制度底例子，依然從喬治的單一稅底理想底形態殘留在美國，這些理想是供獻勞動階級，希望勞動階級可以免除小剝削者之不可避免的命運。單一稅底奇異的反語即是這個：牠把里嘉圖的資本家地租論用作無產階級的理論，牠概括里嘉圖的經濟地租為含有許多不同形態底不清楚的地租概念，並且牠在中等階級的利益上給予勞動階級以資本家理論底這種糝糊的混合物。勞動階級的利益要求一切剝削階級底廢除。

英國無產階級底早先的戰士，從未注意里嘉圖的理論那些純全的淫穢之辭。他們扼住了要害，並且很早就確定了一種與一切資本家的剝削形態不可和解的衝突態度。他們用以下的辯論對付里嘉圖的價值論：像你說，假如勞動創造出一切交換價值，那麼勞動應該取得牠所生產的一切。假如某

種生產物底交換價值是等於該生產物所含有的由其生產所費去之勞動時間來測量的勞動，那麼一日勞動底交換價值應等於其生產物底價值。換句話說，工資應等於勞動生產物底價值。但是實際上却不是這樣。工資或一定勞動量底價值常常低於勞動生產物底價值，這是很明白的。社會主義者誘導資本家由這些事實推得論理的推論，並停止掠奪勞動者。里嘉圖學派不能解決這個迷惑，並不能用科學的辯論來駁斥早昔的社會主義的這種態度。而且早昔的社會主義者也不能證明資本家生產底機構，得用甚麼方法來再生產資本和資本家的利潤與勞動者的工資。關於這種迷惑底解決，需要一個新的理論。顯明地，這個只能是無產階級的理論。因為決不能希望資產階級的袒護者去建立一個堪稱為資產階級底自我破壞的理論。總之，一個新歷史的階級即無產階級，需要他自己的理論，這理論應該代表他自己的利益，並建立他自己的路標，正如資本家的發展底前期已經各自在經濟理論中建立了他自己的路標一樣。

這個新理論即是馬克斯一生的完美著作。

第十四章 馬克斯的價值論

古典派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已脫去了許多表面的概念，那些概念即是商人資本底所有者從重商主義的理論傳給他們的。古典派資產階級經濟學已除棄了貨幣底內在價值底觀念，已認識了商品底交換價值是由實現於該商品裏底勞動量來決定，並且承認了交換價值底尺度是勞動，而不是貨幣，但是甚至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底最進步的頭腦裏面，還存留着少許重商主義者的迷信，而且甚至當他們在理論上已拋棄了重商主義者的意想底時

候，這些舊觀念還有少許不斷地再生，並摧殘了如亞丹斯密士和里嘉圖諸人底明白分析。

很堅決地歸依少數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之極固執的重商主義者的意想之一，即是供給和需要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少數古典派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確已着手去廢除供給和需要這種理論的廢物，這廢物再三與勞動價值說底合適的應用相違。然而無論他們的努力怎樣，這個特殊的重商主義者的意思，已猶惡地歸依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而且直到現在，仍然歸依着牠。

馬克斯就從進步的古典派經濟學所遺忘討論底地方着手討論，所以馬克斯說，假如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那麼供給和需要便不能決定價值。勞動在生產範圍裏完成牠的結果，供給和需要則在流通範圍裏完成牠的結果。在勞動過程中，商品顯然是在生產範圍裏取得其價值。那麼當着現成貨物流通於市場底時候，供給和需要便發生了問題。所以這很明白，供給和需要不能決定商品的價值。至多不外影響牠而已。但是假如供給和需要彼此平

衡，那麼牠們的影響便是毫無價值的，而勞動過程中底商品價值是從何而來的問題則依然存在。所以供給和需要必須從價值問題來決定，直到這問題已解決為止。至於商品在流通過程中擔負着甚麼任務，商品在生產範圍中取得其價值以後經過着甚麼，都待在其適當的所在來決定。

當着各出賣者想由出賣其貨物而獲得多於他為貨物所費去底數目，來確定他自己的價格以取得利潤底時候，供給和需要怎樣決定價格呢？在重商主義者的概念裏沒有這問題底解說。商人裝進袋裏之剩餘價值是從那裏來的，更少有這問題底任何解說。在古典經濟學派底勞動價值說中，這個同樣的問題依然是不會解決的。他們承認勞動創造了一切交換價值，但是他們不能說明勞動怎樣創造這個。他們既沒有指出何種勞動創造了交換價值，也沒有指示這種勞動是怎樣用來作價值的尺度，剩餘價值怎樣確定了牠的不同的形式，價值本身是怎樣由其不同的部份組成的。在這些情形式下，無怪古典派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矛盾，在

他們研究資本家生活的真確爲實底冀圖上，必然變事無法制馭的障礙。

馬克斯不僅再三述說古典資產階級的要求，即是，指出資本家的生產和流通底下所真正過去的甚麼，這是科學的探討者的任務；利用商品流通裏的中介人底意想爲科學的基礎，這是一個錯誤。他並將這個觀念貫徹爲堅實的結論，並解決古典派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未曾解答的問題。這問題是在找出價值怎樣是由人類勞動創造的，牠怎樣由生產底不同原素轉變爲已成的貨物，牠怎樣是被流通範圍裏底競爭所改變，以及想照個人的願望來確定價格之人們，怎樣在無定準的價值法則底下，失意地和無意識地被資本家的生產和流通底機械運動所支配。換句話說，這問題是在找出資本主義制度底無定準和莫明其妙的法則底機械動作，怎樣與夢想爲自由製造者之人們的意志和願望相違。

商品的交換價值和作爲這交換價值底尺度之勞動，不曾由古典派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使牠們彼

此發生自然的關係。在實際生活，上商品的交換價值確實地表現於商品的貨幣價格裏。這價格和勞動力底貨幣價格不相符合。然則甚麼是貨幣，勞動以及依勞動而生產依貨幣而流通之貨物底價值中間底根本關係呢？利用貨幣價格阻碍這種關係，因之價值法則只經過無度行爲底長期繼續遂成全其結果的，這又是甚麼呢？

馬克斯答覆了這些問題，並且由此揭穿了導入資本主義經濟學底神祕性之內幕。

馬克斯說，資本主義經濟學是用商品底模型，即首先爲出賣然後爲使用而作成的東西底模型，安放在社會財富的主要成份上。貨物能受購買牠們底消費者所歡迎之有用性，暗裏還原於出賣牠們底生產者，並給予貨物所代表之貨幣價值來支付出賣者。資本主義底這個特徵，強施於在其影響底下之一切東西上。

資本家市場上最主要的商品是工資工人底勞動力，即是除爲約定的報酬而出賣其勞力，即其本身於某主人，並無其他生存方法之人們的腦力和

氣力。勞動者出賣於資本家底東西不是勞動，而是從其本身發出來的商品勞動力。勞動者的身體便是他的唯一可以通行於市場之商品底貯池。這種商品——勞動力——是由資本家爲着供他的消費目的所購買。他像購買一切其他商品一般，以勞動力的市場價格購買勞動力，並且爲他自己的利益使勞動者工作而消費勞動力。

在消費期間，一切其他商品都是受動的。牠們或則如食物，衣服，房屋，奢侈品，是個自地消費，或則如原料，機器，勞動力，是生產地消費。當個自地消費時，商品全然失去其存在，商品的價值遂在商品本身完結。當生產地消費時，商品的價值轉移於生產物，商品的實體變成了生產物，換言之，商品自己的實體消失於生產物底生產裏。

但是勞動力有一與一切其他商品不同的性質。當牠被資本家消費於生產時，牠不獨生產其他商品，並再生產牠自己。生勞動力的產物底一部份流入資本家手裏，運往市場出賣，並將從勞動力榨取的貨幣購買新的原料機器和勞動，支付資本家

私有的費用。爲勞動力底購買所費去的一部份，作爲工資交入勞動者底手裏，並以此供勞動力底再生產和保藏。勞動者用他的工資購買生活必需品，生產新的勞動力，並爲着新的生產消費再以新的勞動力供給同一或其他資本家。

現在我們且看資本家工廠中的勞動力底生產消費如何轉換原料，補助原料，和機器等其他生產要素爲商品，轉換牠們的交換價值爲既成貨物。

形成原料，補助原料和機器等實體之一切自然物是自然生長的。自然創造財產，但不創造交換價值。在自然的材料已經運送於市場時所有之交換價值是導源於從自然界生產原料底地方取得原料所費去之勞動。當自然的原材料達到工廠時，其中一部份作成了既成的貨物。同時，由於製造機器，運送機器於工廠並在那裏安置機器之人們的勞動，機器已取得其交換價值。但是這個不變資本（原料，補助原料，和機器）底本身是不生產的。牠既不能生產商品，又不能再生產牠自己。牠不能創造任何新的價值。除非工資勞動者底勞

動力用不變資本底生產力與不變資本接觸時，牠是不生產的和活動的。爲要取得這勞動力底使用，資本家必須付勞動者以一定數目的工資。付爲工資之貨幣是代表勞動力底價值，換句話說，卽是維持並再生產任何資本主義時代底通常情形底下之勞動者的勞動力所需之必需品底用費。

代表資本主義底生產力的，僅是勞動者底勞動力。只有牠能保守原料，補助原料和機器底價值。只有牠能創造新的價值。只有牠能增進資本家社會中底交換價值。因爲這個原故，馬克斯稱投資於勞動力之貨幣爲資本家的可變資本。

勞動者以其勞動力應用於原料和補助原料，並使機器動作。而機器則是在勞動者底管理下提用並製作原料和補助原料，牠損耗原料的實質底一部份，並轉變這損耗部份底價值爲生產物。同樣，原料和補助原料底價值也按照這些被製作的原料轉變爲價值。不變資本底價值再現於既成貨物，達到機器損耗和原料被製底程度，這便是價值，在勞動者接觸生產要素以前，這價值就已經存在。

這些價值簡單地改換了牠們的形式：從前價值存在於原料和機器中，現在牠們却存在於既成貨物中。但是資本家未曾注意獨去再生產不變資本底價值。他購買勞動力，因為他想獲得新價值並增加他的資本。這些新價值是由勞動過程中底勞動者所創造的。當他工作時，勞動者他的代表資本家底可變資本之工資底價值附加於不變資本的價值。如此，資本家的全資本（不變的和可變的）遂由勞動者的勞動力而再生產。但是這不能使資本家獲得任何利潤。假如資本家的資本僅僅經常不斷地再生產，資本家社會中的交換價值不能增加絲毫。在勞動者工作時，一定另外生產了一點東西，這東西既不存在於不變資本的價值中，又不存在於可變資本的價值中。這個新的東西即是剩餘價值。這價值如何生產，我們可在下章見到。

關於這點，令我有趣的問題是：何種勞動是用作測度的普遍標準，並怎樣測度？

農民的勞動不同於木匠的勞動，而木匠的勞動又不同於泥水匠的勞動。他們怎能就其作為交

換價值底創造者之功能來比較呢？

這裏，馬克斯走了高出古典經濟學家底另一步。據我們在種種職業中所見到的各類勞動在交換價值底形成上所擔負的任務，無非是有用的實體，這實體勾引購買者爲着個人的消費來購買商品。消費於生產並創造交換價值之這種勞動，必須視爲簡單的人類勞動，遠與牠在種種職業中所具有的特殊形態分隔。簡單的人類勞動（勞動作爲一種人類勞動，不管其特殊目的）是評價種種交換價值之標準。

這是指一切勞動都被規定爲同一價值，不管牠是熟練的或不熟練的勞動嗎？不。這是指生產交換價值之一切勞動是由同一勞動測量的，因此這就看做簡單的人類活動，不管其特殊職業的形態怎樣。如果以簡單的勞動和複雜的或熟練的勞動相比，那就只能用以分母不等的分數相比之同一方法，卽是以同一分母替代各分母，然後將各分數作爲同分母分數相比。生產交換價值之一切社會勞動底共同分母是簡單的人類勞動。因此三小時

簡單勞動只可等於一小時複雜勞動。

簡單勞動怎樣能做普遍測量底標準呢？就是以願用簡單勞動所耗去的期間來測量簡單勞動，並表現其生產物底社會的交換價值。假如作一雙皮鞋需三小時，那麼三小時就是這雙皮鞋的價值。假如需六小時，這六小時就是這雙皮鞋的交換價值。

但在那種情形中，最慢和最懶的人底生產物會比快捷勤勉的工人底生產物更值價些嗎？會報酬要懶的人嗎？不，這不是交換價值底馬克斯概念的意義。慢的工人底生產要費去更多的勞動，但這不可以使他的生產物更有價值而成爲一種社會的商品。從人類社會底觀點看來，只有人類勞動時間底那部份可算爲通行市面的交換價值，這部份勞動是等於用通行的生產工具和生產力法爲着完成某種商品所需的平均時間。假如製造皮鞋底通行型式是每小時一雙，而用陳舊方法作成的皮鞋每雙須費三小時，那麼一小時必是一雙皮鞋的交換價值，慢的皮匠便白白工作兩小時。決定這點

的不是個人勞動，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的，才是完成該商品所需要之社會的平均數。這是平均的人類勞動，被視為簡單的人類勞動，並由社會上完成這特殊商品所需的時間來測量。

但在資本主義底下，價值不是用勞動測量的，牠是用貨幣測量的。鑄貨的金屬價值，對於作為價格標準之鑄貨底價值，沒有創生的關係，因為價格標準已由法律則確定了。因此資本家遂以為只有貨幣是價值底確實尺度。他不懂得鑄成貨幣之貴金屬底價值本身，是由關於這些金屬底生產所需的勞動量而決定的。假如生產一定量的貴金屬需要更多的勞動，那麼這些金屬底價值便高漲，金屬就昂貴，假如生產這些金屬祇需較少的勞動，那麼這些金屬底價值就低落，金屬就低廉。這個法則影響於貨幣上，即算法律條文可以任意決定，每一鑄貨應包容多少金屬，每一鑄貨應代表多少價值。

於是一般的價值法則是這樣：勞動底生產力越增加，勞動在一定期間生產的商品所費去包於該商品之勞動越少。同時，生產商品越多，各商

品代表各個價值底數量越少。這個一定是這樣，因為勞動底同一分量普及於商品底較大分量。

這個普遍的價值法則適用於一切商品並且確定了，不管資本家社會中想去欺騙或推翻這法則底各矛盾點怎樣。這法則適合於商品勞動力，猶之如適合於商品金銀。有了這個法則，一切引惹資產階級底聰明人之麻煩問題，便可尋溯牠們的根本基礎而解決。在工業過程底運動除去最強烈的競爭者底無意義和無組織的支配以外，不曾為人類所理解及支配底時候，價值法則依然是潛伏的和神祕的力量，這個力量以不脫去工業過程為條件，強令工業過程中全資本家都受牠的支配。因為助成這法則之一切因素都是密相關連，並互為因果，這個誤解的和曲釋的相互關係底結果遂在資產階級心中成為神祕的，並且是用不曾明晰解釋之曖昧的和含糊的語言敘述的。

以後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思想家借名經濟問題底科學的解答所提起的專門解說，是怎樣的乖巧淺薄。但在我們能夠精敏地討論這些問題以

前，我們必須首先懂得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論，這是他的價值論不可分的伴侶。

第十五章

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論

在古代物品交易制度下，沒有剩餘價值產生。的確，某一商人能夠欺誤別個商人，或則乘他的需要取得別人的生產物中，大於他自己的貨物底相等物之部份。但是兩方所生產的貨物底總數，不會由這種交易增加。

譬如某商人有牛十頭，另一個商人有小麥十噸，再一個有酒十桶。假如小麥一噸等於牛一頭，

那麼經過環境底某種壓力，小麥的所有者，可以有資格強令牛的所有者，給予他以牛兩頭來換小麥一噸。又如酒一桶等於小麥一噸，那麼在同一約束的情形底下，小麥所有者可以強令酒底所有者給予他以酒兩桶來換小麥一噸。但在交易之後，仍然有牛十頭，小麥十噸和酒十桶，僅是牠們分配得不同而已。這三個商人底總財富並不會增加。

這種交易僅可以指出牛和酒底價值與小麥底價值相比，是已經低落了。從沒有剩餘價值生產。因為剩餘價值是指附加於現存價值並超過全資產階級底全生產物底費用之新價值。

古時的商人和金融家靠着用巧術利用別人底必需品來積聚財富，可是即算如此，他們的交易不會增加其社會底總財富，與原始商人所行的交易，不能增加總財富無異。這些財富底積聚，除掉用違背價值法則之方法，再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來完成。牠們不能利用價值法則來完成，反之，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底下，價值支配剩餘價值底積聚。所以這問題就是說明資本家如何能從價值法則底機

械運動來積聚剩餘價值。價值僅發生於生產中，而且假如剩餘價值已經積聚，那麼牠首先一定生產於生產範圍中，然後牠一定參入流通範圍，運入市場，且又一定在競爭條件底下實現。商品的價值或包含在商品裏的剩餘價值，是由這些條件所制限，並且不同樣地被分配於各個競爭者間，可是常常在價值法則的影響底下。商品通常不能照其恰好的勞動價值而出賣，這是真的。換句話說，價值和價格不是常常一致的。然而無論如何，這個價值與商品價格之相差，不能用價值法則以外的任何其他方法來說明。

按照馬克斯的價值法則，勞動力是能再生產某一社會底現存價值並生產剩餘價值之唯一商品。牠怎樣完成那種作用呢？資本家又怎樣獲得這外餘價值呢，

因為勞動者除了他的勞動力以外，沒有其他商品出賣，又因為他除了聽命於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去工作以外，不能採用其他方法來應用這種勞動力，所以他不能消費他自己的勞動力，而必須不

聽僱用他的資本家來消費勞動力。他必須按照平均的社會價值，即是為維持並再生產生命所需之生活必需品底價值，來出賣他的勞動力於資本家。結果，這些必需品的價值是由僱用於必需品底生產中及該生活必需品部門裏所需之機器與原料的生產中底勞動底有效生產性所決定。換句話說，在通常的生活必需品底生產中所僱用之勞動者的勞動力底價值，決定一切其他勞動者的勞動力底價值。但是這個不應認為是指，勞動力底價值與作為活動的生產價值之勞動價值是常常一致的。

各國勞動者不是生活於同樣的生活狀況底下。生活程度各國不同。因為資本家的生產是國際的，所以這趨勢是使各國勞動者彼此發生競爭，並儘可能使他們的生活程度同等化。

資本家既在這些條件底下購買他所僱用的勞動力以後，然後就在他的工廠裏使勞動力去工作。他強迫勞動力生產有用的貨物，抱有由貨物底交換價值底出賣而實現利潤之目的。

現在我們且就假定如次：爲維持勞動者的勞動力一日並再生產次日底勞動力所需之生活必需品底價值，是等於社會所需的六小時平均勞動，又假定這六小時底貨幣價值或價格是三元，那麼一小時底勞動價值就會是五角。

我們的資本家是一個棉紗製造家。他須有機器去紡棉成紗。他須在競爭市場上購買他的原料——棉花。他須用這機器和這棉花供給他的雇工，並令他們紡棉成紗。

爲簡易說明計，我們不妨假定棉花一磅可以製紗一磅，棉花兩磅可以在一小時裏紡成棉紗。又假定棉花一〇〇磅底價值是五元，等於社會所需的平均勞動十小時，那麼棉花一磅可值價五分，或等於該勞動六分鐘。且定每錠耗費十元，或費該勞動二十小時。

假如五小時紡成一錠，則一小時紡成五分之一錠，或值價二角。

一小時的紡績變成棉紗兩磅，則六小時的紡績可以變成棉紗十二磅。在些這情形底下，甚麼會

是十二磅棉紗的價值呢？

這十二磅棉紗的價值，要包括錠子用壞的部份底價值(六乘二角，或一元二角)，使用的棉花底價值(十二磅，值價六角)，和紡成棉花為棉紗底勞動工資底價值，即三元。損壞的錠子底價值和在棉紗未紡成以前所存在的棉紗底價值，都轉換成了棉紗，而等於紡紗者底工資或資本家底可變資本)之六小時勞動底價值，已經新加在勞動過程裏，並由此參合於棉紗裏。於是這十二磅棉紗底總價值是一元二角加六角再加三元，等於四元八角。這恰好是資本家為這棉紗底生產所必須支付之總數。其實非到棉紗已經生產了，他不會付他的三元給勞動者，因此勞動者是將他所要得之工資先付予資本家。然而無論怎樣，資本家必須付予這三元，並在付予這三元之後，他手裏所有棉紗形態的價值，不比他所有存在於錠子裏棉花裏和紡紗者底勞動力裏之價值多。資本家不能從這種方法獲得利潤。因為按照我們的價值論，在資本家的生產制度底下，姑置違背價值法則之非法行為不論，資本

家儲蓄他的利潤之剩餘價值，必是從新價值來的，這新價值是由生產勞動者底勞動加於已存在的價值之上。這確實是真的，在用欺騙或乘人之危底原始交易形態底下所獲得的那些利潤，依然可以在資本家的生產制度底下獲得。但是一切資本家不能都靠欺騙別人來獲得利潤，而且那些利潤不是馬克斯主義的理論裏所稱爲的剩餘價值。因此，從剩餘價值來的利潤必須用其他方法來解釋。因爲這十二磅棉紗裏沒有剩餘價值，資本家便不能從牠實現任何利潤，雖然他能用高過牠的價值出賣這棉紗，並從而欺騙顧客。但是這不是我們在這裏所解釋的資本家的利潤，因爲欺騙不曾附加任何新價值於現存的總價值上。假如資本家想去獲得我們在這裏所理想的利潤，他必要獲得不費去勞動之綿紗。他如何能完成這個呢！

我們的資本家是毫無憂慮的。他用等於社會所需的六小時勞動底價格，購買他的紡紗者的勞動力。紡紗者工作六小時，並替資本家再生產關於棉紗製造上所用的機器和原料底用費。再則他又

生產他自己的工資，且將工資的價值附加於棉紗上。他完成了等於其勞動力底價格之勞動。現在資本家會開銷紡紗者並再開除他嗎？不會。我們的資本家的工廠中底勞動日有十二個勞動小時。紡紗者更須加作六小時。在這加多的六小時裏，他再將十二磅棉花紡成了十二磅棉紗，並製成另一值價一元二角底錠子，在十二小時之後，紡紗者生產了二十四磅棉紗。

甚麼是這二十四磅棉紗的價值呢？顯然這是由錠子底破損二元四角，棉花一元二角，和社會所需的十二小時平均勞動底相等數即六元所合成的。所以這二十四磅棉紗的總價值是九元六角。

但是這二十四磅棉紗底生產，要耗費我們的資本家多少呢？他付了棉花二元四角（假如他不是用賒欠獲得這些東西）。他須付紡紗者工資三元（除非他迫令工人讓與其工資底一部份為罰金）。二十四磅棉花底總費用，頂貴不過六元六角。勞動者工作了六小時一無所獲，而資本家則袋進了三元的剩餘價值（六小時剩餘勞動底價值），並叫

稱這剩餘價值爲他們的利潤，是他由其超絕的材能和經營獲得的。他消費了紡紗者底勞動比他所報酬的勞動長六小時。而且即在他報酬紡紗者的其他六小時之前，紡紗者已將他的棉花形態中他之工資底價值交給資本家手裏。在這棉花出賣以前，資本家似乎應該付紡紗者的工資，這是真的。但是無論怎樣，不管資本家在現在或後來出賣這棉花，他總有他付作工資之貨幣價值在他手裏，並可以恢復他在出賣其棉紗時底貨幣（變例常常除外）。然而資本家先生自己誇諛說，他正是給勞動者以工作來維持勞動者生存，假如勞動者不以爲然，他正要大發脾氣。又說假如資本家不僱用他們並剝削他們，勞動者勢必餓死。

自然，我們並不有意反對少數資本家也可以工作，是的，他們的少數甚至比爲着勞動力底再生產所必須報酬之勞動者工作得更長。他們這做樣去，他們便是自己的剩餘價值底生產者。但在他們同時僱用工資勞動者底勞動底時候，他們就是資本家，並袋進他們的僱工底無報酬的剩餘勞動底

價值了。

我們已知道當勞動生產力增加，單個商品底價值隨之低減。因為從此同時生產更多的商品，而各商品包含着較少的勞動和較少的價值。同樣，當勞動生產力增加，包含於各單個商品裏底價值總額便隨之低減，因為各商品從此包含較少的剩餘勞動。

一切生產範圍中底勞動生產力，決不會同時同樣地增加。爲了這個原故，要去瞭解勞動過程中從舊價值(機器和原料中的)到生產物之簡單轉變新價值底成立間之差別底意義，這是重要的。自然，舊價值和新價值都轉變爲生產物，並參合於生產物。但是舊價值是從機器和原料單純地變爲既成生產物。而新價值(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是在價值成立底過程中轉變的。勞動生產力或是在生產原料和機器底場合中增加，或是在製造既成貨物底場合中增加，或是在製造作爲等於勞動工資之生活必需品底場合中增加，生產物底價值便因之不同。假如在生產原料和機器底場合中，生產力

增加，而在製造既成貨物和生活必需品底場合中則依然一樣，那麼只有較少的不變資本轉變為既成貨物（棉紗），可是同時會變成同量的棉紗。如果剩餘勞動底時間依舊不變，總生產物底價值雖然較少，而剩餘價值則依舊一樣。如果勞動生產力在棉紗底製造中增加，而在機器，原料和必需品諸部門中依舊不變，則有更多的不變價值會要同時轉變為生產物，因為更多的棉花可供製作，更多的紡機可供紡織。總生產物可以有更多的價值，但是必需的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則依舊一樣，同樣的可變資本和同樣的剩餘價值，可以從新產生。因為在必需勞動和剩餘勞動間底比例不變底時候，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底總數是依舊一樣。

自然這是大家所知的，就令勞動力底價值應該變化，而每小時社會所需的平均勞動底價值（例如五角）則依舊不變。因為勞動底價值如應隨着勞動力底價值而跌落，那麼必需勞動和剩餘勞動間底比例便不會被那價值底變化所改變，而剩餘價值底生產便不會增加。在勞動力底價值和為再

生產商品底社會的必需勞動底價值變化時，生產某項商品底社會的必需平均勞動底價值為何能夠依舊一樣，關於這點，我們不必研究。指出這是馬克斯在他的剩餘價值論裏所出發的前提就夠了。讀者必須在馬克斯著作裏留意關於這點的詳細研究。

且定一勞動小時(社會所需的平均勞動)照舊值價五角。現在假定必需品部門中以及為必需品部門而生產機器和原料底部門中底勞動生產力加倍。那麼按照馬克斯的價值論，必需品底價值會要跌落一半，因為同時生產了兩倍的商品。假如這種情形永久延長，或照樣繼續，那麼一般的勞動力底價值會要隨必需品底價值而變動。再生產在棉紗製造中工作的勞動者底勞動力，從前需要值價三元的必需品，或六小時的社會必需平均勞動。於今以一元五角，即三小時的社會必需平均勞動，底等價，便能購買等量的必需品。因此生產可變資本，僅需棉紗製造中三小時的必需勞動，而剩餘勞動便是九小時而非六小時，剩餘價值便是四元五角

而非三元。但是二十四磅棉紗生產物底總價值會是一樣，正如下表所指（假定一切其他部門中底勞動生產力依然是一樣）：錠子底損耗和破壞二元四角，棉花一元二角，必需勞動一元五角，剩餘勞動四元五角；總價值九元六角。即屬於資本家之費用五元一角，剩餘價值四元五角。

在他一方面，假如社會的必需平均勞動到處都應隨着勞動力價值底跌落而跌落，那麼我們應得到以下的結果：勞動力底價值跌落一半，換句話說，即價值一元五角而非三元。勞動底價值跌落一半，換句話說，即一小時社會必需平均勞動值價二角五分而非五角。生產物底價值：錠子底損耗和破壞一元二角，棉花六角，必需勞動六小時或一元五角，剩餘勞動六小時或一元五角，總價值四元八角，剩餘價值一元五角。全社會中底一切價格（或價值）必會跌落一半，而資本家的剩餘價值底結果必會一樣，好似全無變化發生，因為一切價值會要從此減少一半。馬克斯主義的剩餘價值論必然地而且合論理地達到這個前提。即是各部門中社

會的必需平均勞動底價值，不是同時因緣勞動力底價值底變化，而是由於必需品部門（以及用機器和原料供給這部門底部門）中生產力底改變。

“爲要影響勞動力之價值底跌落，勞動生產力底增加一定侵入諸工業部門，這些部門的生產物決定勞動力底價值，且又屬於常規的生活工具種類，或能替補這些工具。但是商品底價值不僅是由勞動者直接賦予那商品底勞動量所決定，並且由包含於生產工具裏底勞動所決定。例如一雙皮鞋底價值不僅依持鞋匠的勞動，更要依持皮革，火漆，線等底價值。因此勞動力價值底跌落也是由於勞動生產力底增加所發生，和由於供給勞動工具和原料即成生產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不變資本底物質成份，之工業中的商品底同時低廉所發生。但是勞動生產力底增加，在既不供給生活必需品又不供給關於這些必需品底生產工具之諸工業部門中，不會使勞動力底價值變動。”（註十二）

（註十二）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三四六頁。增加剩餘勞動並減低必需勞動之另一方法，即是

加強勞動剝削底方法。這是指應在同一時或在較少時間已完成更多的勞動，創立更多的價值，由此在較短時間生產了可變資本，並且不用勞動日底延長而生產了更多的剩餘價值。勞動底加強增加了生產物底價值，所以勞動底生產性得在同一時間，或較短時間，生產更多有較小價值的生產物。關於機器製造中勞動加強底作用，可看本書‘工業資本主義底趨勢’一章。

由上推知，資本主義底下勞動力底最明顯的活動，不是不變的生產要素底價值變為既成生產物之轉變，而是新價值(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底成立。而且只有在勞動生產性底變動對於剩餘價值底生產有一點直接影響時，這些動變纔改變勞動力底價值，同時又改變剩餘勞動所必要的比例。

除去改變必需品底價值，再無方法能够改變勞動力底價值。只由延長勞動日超過平均數，以增加剩餘勞動底時間，或是由必需勞動底減少而令勞動日不變，才能改變必需勞動和剩餘勞動間底比例(為資本家的利益)。

馬克斯稱由勞動日超平均長度之延長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為絕對剩餘價值。由平均勞動日底限制中之剩餘勞動底增加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即由必需勞動底相對減低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為相對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是增加工業資本主義底下資本家利潤之典型的方法。至於在最近機器生產時代，這方法特別擔負着甚麼任務，我們將在後面見到。

第十六章

資本主義底下的商人資本

在商品已經生產於生產範圍裏並賦有某項價值和剩餘價值之後，牠們必須送入流通範圍來出賣，然後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底價值可以報償，而商品底剩餘價值可以由其出賣而實現。總資本底完全過程，從其投入生產過程底時候直到由流通範圍回到投資段階，稱為資本底週轉。但是每一週轉必須獲得若干量的剩餘價值，除非由資本家的

立場看來，這由生產範圍到流通範圍並再回到開始段階之週轉過程已歸無効。因為資本家底全過程，不僅是所投資本底再生產過程，而且是擴大的規模底再生產過程。沒有少數剩餘價值底投資，生產底標準便不能擴大。這個生產標準底擴大，不僅是由於資本家個人的欲求，想用更多的剩餘價值底成立而實現更多的利潤，而且由於競爭底強迫底下不可免的需要。這種競爭給予那些人以勝利，他們的資本組織完美，可去增加其部門中底勞動生產力，並可由這方法去減低其商品價值，於是能賤賣其競爭品而仍然獲得同樣的或比他們更大的利潤。只有利用這種方法，纔能同時減少勞動者底數目，按照不變資本減少可變資本底總數，並比在用較不生產的方法之較多數勞動者產生一樣多或者更多的商品。

但是資本底週轉不會如資本家所想望般一致地進行。組成商品價值之各不同部份不是一齊流通，也不是一齊回到投資階段。例如整個的不變資本不是一齊週轉，不變資本底不同成份也不是用

同一方法來流通，可變資本也不是用流通不變資本底些部份之同一方法來流通。

我們且仔細看看價值底各不同部份，例如構成棉紗二十四磅之價值底不同部份。我們已經知道生產於平均社會勞動十二小時每小時值價五角底二十四磅棉紗，有九元六角底價值，即是錠子底損耗二元四角，棉花一元二角，勞動六元（包括剩餘勞動三元）。全錠子底價值即十元不曾完全轉換為二十四磅棉紗，只有值得該錠子之二元四角已經轉換。在他一方面，作成二十四磅棉紗之二十四磅棉花則已完全轉換為棉紗。同樣，勞動力底價值（或資本家的可變資本底價值）也完全轉換為這二十四磅棉紗。但是除非賒賬或分期付款，不能陸續購買一個錠子。他必須在購買錠子時，付清整個的錠子。整個的錠子完成其二十四磅棉紗底製造中底任務，但是只有五十分之十二底錠子是損耗在這工作上，所以就只有這點交換價值轉換為這棉紗。資本家不能由出賣這二十四磅棉紗而報償這錠子底全價值。在他能夠報償這錠子底全價

值以前，他應出賣一百磅棉紗。

少量發生於這裏的甚麼，也就大量發生於各大工業經營裏。大宗貨幣投資於機器裏，而且只能在週轉過程進行時逐漸地報償，但若資本家欲毫無阻礙地獲得利潤，他必須使再生產過程毫無阻礙地前進。因此如果資本家必須爲着機器散付大宗貨幣，而只能在一長期間之後陸續報償這個貨幣，那麼在他取回投資於舊機器之全數目以前，他必須有貨幣儲存以購買更多的機器來供其營業底擴張。

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商品價值底各要素中的週轉底這種差異，在資本家競爭中擔負着重要的任務。馬克斯稱投資於機器且逐一流通之資本爲固定的不變資本(Fixed Constant Capital)，而投資於原料等且又立即完全流通之不變資本爲流通的不變資本(Circulating Constant Capital)。同樣，可變資本是由含有價值的商品底出賣而充分報償，並且與流通的不變資本同類，是一種流通資本。

因爲從資本家底立場看來，除非他曾賣商

品，並取得商品底貨幣價值，商品是不會生產的，所以商品底流通是資本家活動底必需的和重要的部份。資本家能够出賣他的商品越快，他再生產他的資本並獲得他的利潤便越迅速。但是商品底出賣需要時間和費用。假如製造商品的資本家想去做他自己的商人，出賣他自己的商品，他必須於其營業裏有一特別部門專供出賣。爲達這個目的，他必須投不生產的大宗資本，並以該項資投本於出賣部。他所這樣投資了底資本，不能當作生產的資本來投資。這資本不會生產任何的剩餘價值。這對於他是一種死的支付。出賣部中工資工人底勞動，從社會底立場看來，也是不生產的，因爲這不能生產任何新的價值，僅僅幫助已經存在的價值底流通。自然，這些工資工人底勞動是社會上所必需的，因爲在資本家能够報價其價值以前，生產物必須出賣。然而這是不生產的勞動，而且屬於社會生產底死的支付。若就這些工資工人對於資本家底關係而論，資本家僅僅報酬他們的勞動力，而沒有報酬他所僱用他們底時間，正如報酬那些創

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之生產勞動者一樣。所以流通部門中底工資工人與生產部門中底工資工人同，一樣是被剝削者。但是他們不曾替資本家生產任何剩餘價值。他們僅替資本家貯存少數已經生產的剩餘價值，因為他們工作得比被報酬的工作更長，出賣更多的商品，並幫助資本家實現已經存在的剩餘價值，多於資本家利用勞動者在較短時間工作所能實現的。

由此，我們知道每個工業資本家不僅有一定量的貨幣，用以購買機器，原料和勞動力來供生產的消費和剩餘價值底創立，並有儲藏的基金，用以保持其資本底週轉經常流動，否則這週轉必因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底各部份底不同的流通形態而停頓。並且假如他是有意去做他自己的商人，還須有儲藏基金去維持出賣部門。

資本家最迫切的欲求即是趕快週轉他的資本，或是在投資以後取得其迅捷的貨幣上底報償。但在資本主義底下，一切事情不是常時順利地進行。任何事情都不曾投資本家底所好。凡是極分歧

的注意正在不斷地爭取優越權之處，以及凡是各人僅爲自己的利益打算而忽略了他加諸別人和全社會過程之傷害之處，資本家常常發現自己被比他強的力量所挫敗，而且因爲他對於營業管理之輕率態度，整個的資本家階級常時遭遇着不幸。商品不是如資本家所希望的而常常容易出賣，貨幣不是常常留在手裏供流通底支付，而且全過程致常常有停頓之虞，並破壞利潤追求者底計劃。

所以我們看見資本家不斷地冀圖克服他所不能支配之資本家生產底堅實法則，並由給予他以不曾保障最後的勝利之暫時的便宜之方法以迅速週轉他的資本。

趕快卸却他的新生產的商品之一法，即是出賣商品於僅敢購買和出賣而未進入生產範圍者。這樣，在禁錮自己於生產範圍裏之工業資本家和完全活動於流通範圍裏之商人資本家中間，發生了一種分工。因爲工業資本底週轉包括資本再生產底全過程，即生產和流通，所以避免流通底變化之最易方法即是讓別人去爲這些變化苦惱。然而

這是顯明的，敢於流通工業資本家底生產物底之人資本家，不是爲着快樂去幹此，而是爲着從工業資本家取得一定的報酬。換句話說，假如工業資本家親自出賣商品，他必須將他的商品按照比他所要求的較低價格賣給商人資本家。他必須讓他的利潤底一部份於商人。

然而在商人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的心裏，這種轉換不發生這樣的意義，工業資本家寧想加他的利潤於他的原價，而商人資本家寧想加他的利潤於付給工業資本家底價格。但是價值法則告訴我們說，這不是事態底真相。

“的確，資本家一定“出賣比購買貴”，但是他成功這樣辦法，僅僅因爲資本家的生產過程，能够使他將價值較小之低廉商品變爲價值加多之昂貴商品。他出賣得貴，不是因爲他獲得比其商品底價值多，乃是因爲他的商品所包之價值大於該商品在其生產底自然要素中所包之價值。”（註十三）

註十三 馬克斯資本論第二卷第四章一三三頁。在資本論第一二卷及第三卷底前七章裏，馬

克斯爲簡單計，斷定一切商品是用其平均的社會價值而出賣的，因爲流通範圍中價格與價值間底相違或相差不能明白地說明；除非他已經分析在通常的情形底下價格和價值是怎樣發生的。但是他的價值論，若應用於資本主義社會底現實情形，確實說明了商品如何通常不是照牠的價值出賣。許多新進的馬克斯主義者，特別在美國（無非都是自稱爲唯一真實的馬克斯主義者之社會勞動黨底理論思想家），都是從純理論的見地研究馬克斯的價值論，認爲這價值論已被馬克斯從實驗上發展爲資本論第三卷上之理論概要底實施底起端。馬克斯主義底這些曲說家曾經假定價值法則有數學法則一樣底正確，並在反馬克斯主義的主張上，建立了長篇攻擊馬克斯之爭論。例如看一九〇五年三月四日及以後各期之芝加哥社會主義者及一九〇七年六月之產業組合公報。只要仔細讀過馬克斯的大著第一卷，就足以闢去對於價值論底這種曲解。在歐洲，這種見解已被考茨基和反馬克斯派

間底衝突平靜了，例如考茨基在其資本論解說二五頁上說：“馬克斯親自指出有些商品的價格不僅暫時地而且永久地比商品的低照價值低下。黃金和金鋼石大概從未照牠們的十足價值交付價格。在某些情形底下，勞動力可以永久低于其價值。況且馬克斯已指示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底下，在利潤的影響底下，價值法則因利潤底影響會被這樣地制限：即是大多數商品底價格不僅可以而且必須高于或低于其價值。然而價值法則依然佔勢，因為價格與價值之相差只能用價值法則底方法來說明。”——參看本書第十八章關於考茨基結論所提及的要點底說明。我在本書第十六章所討論的工業資本家和商人底交換上，肯定商品底出賣低於其價值，因為商人底利潤必是從生產範圍中底工資勞動者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來的。在他一方面，當工資工人已被生產範圍中底工業資本家剝削之後，他們更要屈服於流通範圍中底商人手中底第二剝削，因為商人不僅必須從用某些工業資本家購

買那高於其生產價值而出賣的商品，並也可以在順利的市場情形底下，用高於他平常所出賣的價格來出賣，而親自獲取另外的利潤。我與馬克斯同調所提及的這第二剝削底事實，會使某些馬克斯主義底曲解者如拉蒙特（La Monte），藉口這第二剝削底容許必然與將社會主義黨變革命組織為改良組織一樣。實際上，這是同樣的錯誤的才邏輯，這邏輯不能使直接要求底行動與國際社會主義底革命綱領歸於一致。

換句話說，這就是工業資本家和資本家商人間的轉換中之現實事態：工業資本家底工資勞動者已生產某項生產物，我們且說是棉紗。按照我們的例子，二十四磅棉紗有九元六角底價值，其中三元是剩餘價值。由此，二千四百磅棉紗可以有九百六十元底價值，其中三百元是剩餘價值。假如工業資本家想去作他自己的商人，那麼他不得不投資若干量貨幣於出賣部門，並在他能夠出賣這二千四百磅棉紗以前，不得不等待他所投資於生產的貨幣（附剩餘價值）底報酬。由此，他不得不以若

千儲金投資於不生產的出賣部門和生產的工業部門，使他的生產不斷地進行，甚至照同一規模進行。但是現在假定某商人資本家敢於購買二千四百磅棉紗底總數，自然，這個商人想在這轉換上獲得利潤。即令商人以九六〇元底十足價值購買這宗棉紗還能利用非法行爲，獲得利潤除非工業資本家是照比棉紗價值低之價值出賣這棉紗予他，並以棉紗裏所含底剩餘價值底一部份讓給他，他決不能獲得任何利潤。在他一方面，除非工業資本家所損失的生產資本，比他親作自己的商人並親自投不生產的資本損失較少，他便不同意去放棄他的剩餘價值底一部份。這個不生產的資本現在是由商人投資了。單靠買賣，雖然可由非法行爲獲得少許例外的利潤，可是商人底資本不能生產商品本身底任何剩餘價值。從工業資本家到商人這商業功用底轉換，不能使這不生產的功用成爲生產的。所以工業資本家願以低於棉紗的價值之價格即八一〇元出賣的他棉紗，以剩餘價值三〇〇元讓去一五〇元於商人。這八一〇元是付給工

業資本家作他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六六〇元)，其中一五〇元是剩餘價值。他用剩餘價值底一部購買更多的錠子，棉紗，和勞動力，以供生產範圍底擴大，其餘用以供他自己私人的費用。他最好能夠爲着趕快恢復他的生產資本，而讓去他的剩餘價值底一部，不願以大宗貨幣不生產地投資於勢必永久耗竭大部份剩餘價值之出賣部門。

在他一方面，資本家商人現時有價值九六〇元底商品，其中一五〇元代表工業資本家收入的和商人支付的剩餘價值，一五〇元是指工業資本家所讓給商人和由棉花底出賣而現實的剩餘價值。商人已投資若干量貨幣資本於商店，設備及工資勞動者(如會計。店員等)。這些工資勞動者，雖然他們工作得比其報酬的時間長，但像商人自己一樣是不生產的，而他們的剩餘勞動也如商人底資本一樣是不生產的。他們僅替商人實現已生產於生產範圍中之剩餘價值，並替他極其迅快地獲得利潤，他們的不生產的剩餘價值越擴大，他們所需要的勞動越減短。

現在假如商人照棉紗的價值出賣棉紗，他便實現一五〇元底剩餘價值，並儲存作為他的利潤。若他不照棉紗的價值出賣棉紗，而但照高於棉紗的價值將牠出賣以獲得另外的利潤，那麼，可說他從某工資工人得來的另外貨幣，不是由社會所生產之加多的價值，僅是從這勞動者的工資榨取來的一大部份。而且這些工資不過是指僱傭他底工業資本家的可變資本之一部份。從資本主義生產底立場看來，商人底這種另外的利潤不是附加的剩餘價值。但是從勞動者底立場看來，這是附加的剝削，因為商人如果照棉紗的價值出賣棉紗，他便能用同樣的貨幣購買較多的棉紗。

從注意全社會過程之經濟學家底立場，來考察流通範圍裏加多的利潤底問題，我們能用馬克思的話說：“假如商品是照商品價值出賣，那麼購買者和販賣者手中底大小是依然不變的，只有牠的存在底形態變了。假如商品不是照商品價值出賣，那麼所改變的諸價值底總和仍然一樣，一方面底正號被他方面底負號抵消。”註十四 資本論第二

卷第六章一四七頁。

但是從各個勞動者的立場看來，當他付予商人以多於棉紗底價值之價值，或是把劣質棉紗當作上品棉紗來購買底時候，他僅領得一較小量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是顯然的。因之，上面所舉馬克斯的說話，不過是指商人方面底正號是被勞動者方面底負號抵消。

我們已經知道商人的功能雖是不生產的，然而社會上所必需的，因為再生產底過程包括並需要這種不生產的功能。替工業資本家担負這種功能之經紀人，或替商人完成這功能勞動部份之工資勞動者，也與商人同。他們都以勞動歸於社會勞動過程底不生產的耗費。他們完成這不生產的任務作為社會的分工底一部，但是社會的分工不能僅由轉換這一功能為別一功能，而轉換原來不生產的功能為生產的功能。由於形態底單純轉換之一切流通費，即是僅將價值由某人轉換於別人或由某一形態轉換為別一形態而發生之一切流通費，不能在商品上附加任何價值，即令這些流通費

是社會上所必需的。

然而不是一切流通費都是同樣。有些流通費可以發生於生產過程，並繼續於流通中，流通費的生產性質全完為流通形態所隱蔽。或則在他一方面，從社會底立場看，牠可以代表主觀的或物質化的勞動底純全的不生產費，流通費正為這個原故，流通費可以由增加資本家的商品價格，而為各個資本家變成價值底生產者。”

從社會底立場看來，這是指某些費用可以是死的費用，却需要資本所須得支付底加多的勞動，而且這種加多的費用是由資本家附加於商品價格，並替他變成利潤底來源，結果不生產的勞動者完成剩餘價值。代替這個例外利潤之貨幣出自購買者底錢袋，所以表示購買者的所得底低減。

在這些費用中，更有專為儲存和形成商品底適當供給之許多費用，足保持再生產過程不斷的進行。這些費用需要不生產的資本底投資，甚至減短社會底生產的資本。但對於各個資本家，牠們是代表他的商品價格底附加，而且因為增加價值

之一切勞動也增加剩餘價值，所以資本家可以利用這種勞動來增加他的利潤，雖然從社會底觀點看來，這是不生產的。然而常情如此，這些費用既為社會所需，以保持再生產底過程進行，那麼資本家能夠將牠們附加於他的商品價格。但若牠們是在興盛的再生產條件底下超過商品底必需供給底費用，則在競爭場合中，最好和最新的商品要勝過較舊和較劣的商品，而越有流通費的資本家，損失也越大，因為競爭是不容許他們為着這些費用去附加多於平均數的數目於商品價格。

在出現於表面成為純全的流通費，但實際是對於生產物底價值底附加之種種費用中，更有轉運費。馬克斯指名轉運工業為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間之連鎖，稱投資於轉運之資本為生產資本。流通費不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底不生產的用費。商人資本不僅是商業資本，且又是金融資本，即是由所有者未曾確實參加商品底生產和流通而用為集聚剩餘價值底工具之貨幣。

當工業資本家能夠恢復他的資本並重新投資

以前，或當他能够實現其商品中一切剩餘價值，並用之擴大其生產範圍以前，他似乎需要貨幣。當他自己的營業已經生產了資本，他為獲得更多的利潤着想，想去投更多的資本，假如他立即有更多的資本，不要等待幾個月或者更久就馬上投資了。否則他便得向以放債生利為業的人借錢。在資本主義生產樣式底下，這種營業完全操於銀行家之手。假如某人有洋一百元，他自己不注意去投資，但願借予要去投資於生產企業底別人，實際上他便把握可能的生產資本在他的手裏。假如這個企業家願意將這一百元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底一部，付予這一百元底所有者，他是為着這一百元在生產企業中所有的使用價值而付予。債務人付予貨幣所有者之數目稱為利息，與商人底利潤同，是由生產勞動者所生產底剩餘價值來的。

馬克斯稱存留在利息底扣除以外之利潤為企業利潤。

恰在工業資本已變成了生產主的時候，在一切情形底下，商人資本和金融資本（總而言之，即

商人資本) 都再不能支配流通範圍。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形態底下，商人資本是流通範圍中底主人，甚至侵越生產範圍。但當工業資本一經攫取生產範圍之後，牠的週轉也就支配着投於流通領域之一切資本底週轉。從此，資本主義生產便將商人資本降為工業資本底要素，所以在最後的分析上，商人的利潤以及銀行家的利潤，都是由工業資本家所收穫的利潤之比例而決定的。而且只有在已經說明工業資本家底利潤底時候，才能說明商人的利潤和銀行家的利息之源泉和變動才可以說明，才能理解牠們在工業資本底週轉中的任務。

第十七章 地租

土地底私有權。和資本底私有權一樣，經過了許多不同的形態。在我們討論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之典型的特殊地租形態以前，我們可以對於歷史程序上在這種形式以前的其他形態，作一個簡單的考察。

在上古和中古時代，地租是用物品來交付，即是用勞動，土地生產物，牲畜來交付，而不是用貨幣交付。近代資本主義的征收地租者，即是投資於徵租土地並剝削這土地上的工資勞動者之富農，在

上古和中古時代都不曾存在。僅在上古的羅馬和加太基，地租最發展的形態底某一時期，大包租者曾向國家租借土地，直到這土地利用工資勞動者得以輸出其生產物爲止。然而這是稀罕的和已往的例外。工業資本變成佔勢的以後，作爲特種剩餘價值之地租，即作爲超過資本家的平均利潤而由土地所有者取諸生產資本家的錢袋中底剩餘價值之地租，已不復存在成爲通行的形態。

直到今日尙爲其他地租形態所保持之最簡單和最原始的地租形態，即是用勞動形態付予的地租。按照勞動者在所有者底土地上完成某量勞動，給予以耕種某塊土地底優先權。這種地租依然通行於北美南方諸邦底廣大區域裏。

這是封建時代之典型的地租形式。農奴用其農具和牲畜在封建地主底田地上工作如許久，結果不曾得到這勞動底一點相等物。每禮拜的空日纔耕作他自己的土地。在這種制度底下，地租和剩餘價值是相合的。農奴確實知道他完成了多少剩餘勞動而沒有一種相等物。

假如這勞動地租轉變為生產地租，牠仍不會改變牠的經濟性質。物品地租，即算變成佔勢的形態，依然是勞動地租底變種，而常常伴有勞動地租底直接的殘餘，例如伴有替地主或國家底強迫勞動。

物品地租，不是由完成地主土地上之剩餘勞動來付與，而是由完成農奴自己的土地並以其土地底剩餘生產物讓予地主來付與。這種地租形態，如在這形態以前並為這形態所固持底較原始的形態一樣，是建築在混合農業和工業之家庭勞動底生產樣式上。所以物品地租是用農業生產物和工業生產物來付與。

在勞動地租和物品地租底下，特別在後一種底下（因為是佔勢的地租形態），勞動者可以為他自己集聚大量財富，甚至可以高達這種程度，使他得以剝削在其監督底下工作的其他勞動者。這種生產樣式，建立在技術的基礎上，這基礎不會給予關於方法底進步的改變以任何大的機會。所以這樣式是很穩定的，而且可以變為幾乎不進步的。例

如這在亞洲已經幾千年了。如果比較進步的生產制度下之統治階級，例如商業國家底統治階級，侵越這種物品地租制度，並想為商業目的去開拓這種制度，那麼這種地租形態可以實施到這種的程度，即是再生產底要素（充分有用的種子，牲畜，播種循環，系統的耕地）會發生危險，而成萬的人會逐年遭受饑荒。例如英屬東印度。

物品地租很容易使牠本身轉變為貨幣地租，即歷史階段中底另一形態。貨幣地租是受商業，城市工業，以及一般專供交換而非供使用之生產底顯著發展所制限。這個包含一種作為典型的交換媒介之普通的貨幣流通。這就是指許多市場已經成立了，在這些市場中，商品底平均價格逼近商品的社會的價值，即舊時不一定有之一種東西。

貨幣地租是物品地租底一種修正形態。生產者給予地主以生產物底貨幣價格，而不給予以生產物本身。換句話說，生產者必須出賣其生產物於市場，並讓予他的剩餘生產物底貨幣於地主。使着這種地租通行之趨勢，指明封建制度是在達到近

代資本主義之轉換期中，封建生產在失去牠的自給性質，商業底需要強令封建階級接近社會底新興階級。

這是臺勒(Wat Tyler)騷動底階段，並且牠的理論的反映已發生了如威克立夫(Wickliff)的領地說(Theory of dominion)那樣通行的空論，而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鬥爭與衝突之詩歌的反映，則發現於郎蘭(Langland)的“Nision Concerning Piers the Plowman”要求自治之夢想中。在這種地租形態底比較進步的階段中，即當地租的資本性質已經確定，并由革命的理想實現為變農民為債戶，集中貨幣於銀行家之手，並用複利率計算利息之實施方法以後，空想的詩歌引起兇猛的威嚇，清醒的現實遣散這些“遐想”，並由無數的宗教改革戰爭踏着血跡前進。

貨幣地租是地租最近的歷史形態，在這形態中，地租吞併生產底一切剩餘價值。貨幣地租的高度發展竟使土地變為農民的自由所有，變為他的利用資本主義商業之開拓，或者更變為資本家的

地租形態，即是由資本家農民付予土地所有者之地租。沿着自然地租成爲貨幣地租之轉變，或者在這轉變以前，發生了無土地的僱農階級，他們是爲工資而工作。這些勞動者，大半是從被封建時代底小康農奴所僱用的農奴募集來的，而小康農奴則進化爲資本家農民。這種朝向資本主義之轉變和阻碍其進行之困難底典型形態，出現於大革命以前的法國，克納（Quesnay）和一般重農主義者，便是這形態的理論的辯護人。

然而資本家的地租論特別是英國的產物，而且牠的歷史的搖床也很自然地發現於英國，因爲在英國，地租首先變爲生產樣式，這樣式開始區分地租與工業利潤和銀行家的利息。

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是爲農業生產者脫離封建地主的束縛之這種分隔所形成，而且普通是由勞動者羣衆脫離土地底利用所形成。

“由此，地租底獨佔是一個歷史的前提，而且像成爲以各種形式利用羣衆之一切其他生產樣式底基礎一樣，成爲資本主義生產樣式底基礎。但在

資本主義生產樣式底初期所遇着底那種土地所有權底形態，不會適應牠的需要。所以牠遂創立這樣一種土地所有權底形態，即是將農業歸於資本底支配以適應牠的需要。牠轉換封建的土地所有權，部落的土地所有權，和分界公社底小農的土地所有權，為適應資本主義底需要之經濟的形態，不管牠們的合法形態怎樣。”（資本論第三卷三十七章）

亞丹斯密士曾指以歉收底生產和牲畜所交付的地租，是為用麥穀等物底生產所交付的地租所決定。他又明白地區分資本家的利潤，地主的地租和勞動者的工資。他是第一個警告經濟學家，反對混雜這些東西，並籠統地以利潤地租工資諸名詞應用於一切剩餘價值來磨滅牠們的經濟意義。然而他仍然親自與這題材衝突，並感受他自己的地位底矛盾。

在里嘉圖所給予這題材底形式上，古典派的地租論仍然充滿着矛盾和錯誤。他的理論底要點是說，經濟的地租“往往就是資本和勞動兩等量底使用所獲得的生產物間底差異”，“凡是遞減在同

一土地或新土地上所獲得的生產物等均差之物，也會減低地租；凡是增加這種均差而必然發生相反的影響之物，也會增高地租。”（經濟學原理五九頁及七四頁）總之，他的地租觀念僅僅是這樣：投於生產力不同的土地並用等量貨幣和勞動來經營底資本，生產不同量的剩餘價值；凡是超過在生產力最小的土地上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之物，構成資本家所必須交給地主之地租。

在這個形態裏，地租論不曾解釋農業中資本主義生產底主要困難。正與里嘉圖的價值論不夠解釋工業剩餘價值底困難無異。這個理論既未明白指明是用何種勞動生產價值並測量價值，也未指明是用甚麼方法生產剩餘價值。這理論很少說明平均利潤率底形成，和這平均利潤率對於用地租形態所交付的剩餘利潤之關係。里嘉圖的地租論特別失敗於其事實底考察：即是地租不必一定包有下下土地之逐漸開拓（這是罕利喬治 Henry George 未再費神所剽竊的觀念），反之，這地租是與農業生產力或上上土地底開拓之陸續增加極端

相合。

在這方面，馬克斯完成了開路先鋒的工作，如他在工業的剩餘價值方面所完成的工作一樣。馬克斯主義的優勝地租論或絕對地租論是經濟學中唯一正真全備的和滿足的理論。只要工業資本底價值和剩餘價值諸問題以及牠實現於流通裏底方法問題已經解決，便能達到地主從何取得貨幣為其地租與甚麼決定地租諸問題底解決。

馬克斯的地租論底基礎，就是他的平均的利潤率論。（看參本書第十八章）依他看來，資本主義底下的農業利潤率是由工業利潤率所決定。貨幣地租這名詞，照他的解釋，是指由超過生產最少的農業資本所實現的平均利潤那生產較多的農業資本所獲得的剩餘利潤。出賣這生產最少的農業資本底生產物所取得的平均價格，等於這生產物的生產價格，即是等於原價（Cost-price）加平均的利潤率。這種生產最少的農業資本底生產價格，對於一切別的土地底生產物，是規準的市場價格，不管牠們所獲得的是比平均利潤多或少。價值法則

在這些資本中，是照以下的通常方法發生作用。

例如有四項五〇先令的農業資本，各有不同的利潤率。假定最少生產的A，生產一夸特漆，值價六〇先令，獲得利潤一〇先令，或百分之二〇；假定B生產兩夸特漆，值價一二〇先令，獲得利潤七〇先令，或六〇先令剩餘利潤；假定C生產三夸特漆，值價一八〇先令，獲得利潤一三〇先令，或一二〇先令剩餘利潤；假定D生產四夸特漆，值價二四〇先令，獲得利潤一九〇先令，即一八〇先令剩餘利潤。那麼這四種漆底出息底總市場價格便是十夸特漆為六〇加一二〇加一八〇加二四〇等於六〇〇先令。但是這十夸特漆底總生產價格僅為四倍於六〇先令，或二四〇先令，因為每項資本僅有五〇先令底原價，在價值上再附加十先令底平均利潤便構成牠的生產價格。於是這些生產物底市場價格大於牠的總生產價格。所以這是資本家的競爭底結果，即是決定一切生產物底市場價格之社會方法。

這不過是決定地租率（或農業的剩餘利潤）

之普通解說。馬克斯在他的著作上，提供了許多其他的解說，特別論究這問題底各種可能性。這裏我們不須去詳究那些精細。這裏只要使讀者熟悉那個概念就够了。不管這概念是適應於同一土地所陸續獲得的不同生產率，抑是適應於不同土地上所陸續獲得的不同生產率，這理論可以符合一切實施的目的。在解決經濟法則時，我們必不尋求數學的正確；正與在解決高等數學的代數公式時，我們不能達到絕對的正確無異。

馬克斯的地租論所演出的普通原則，就是資本家的地租（剩餘利潤）是絕對地增加在一切土地上，雖然這增加不與所投的資本底增加成比例。把為生產而投資於土地之全資本（舊的合新加的資本）看為計算底基礎，則地租率低減，而絕對的剩餘利潤增加。同樣，低減的工業利潤率也常常混有工業利潤量底絕對增加。所以這些資本底生產價格不管是高漲抑是低降，只須附以相符的修改，這法則總是對的。

在生產資本的剩餘利潤底形態中，地租進程

不可與牠一同存在的他種地租混同。資本主義地租主要地是起於勞動和土地底生產力。在最後的分析上，這地租必要歸因於土地底肥沃，因為沒有肥沃，關於超過平均的工業利潤率之任何剩餘利潤及全地租法則底基礎，便沒有根據。

照例，平均的工業利潤率底法則所含意義，是指工業資本僅獲得平均的利潤，而工業的剩餘利潤是例外。在他一方面，地租法則所含意義，是指除非資本耗去最少的平均利潤，而使所投的新加資本所獲的，一定多於平均利潤，便沒有資本投於農業；否則也不至再投新加的資本。在最後的分析上，這個農業的剩餘利潤，除出由於土地底肥沃或如資本家所毫不費本的水力等自然力之外，再不起於任何其他原因。資本家不曾爲着自然力支付甚麼，正與他不曾爲着他實現的平均利潤而支付甚麼同。所以增加的土地肥沃確實是農業剩餘利潤量底增加底前提，猶如勞動生產力底增加是平均利潤量底增加底前提一般。

資本主義地租可以而且常常雜有其他地租形

態，那些形態代表改正的舊形態的殘餘。但是這些改正的舊形態都屈服於近代資本主義地租底運動，而且終歸為這運動所決定。

資本主義底下的土地價格通常是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目為土地價值底資本化，而其地租是代表投資於土地之貨幣的厚利。但是價格率是由從土地所有權所導出的利息所決定；這土地是被生產地利用，並生產剩餘利潤，即資本主義地租。僅在資本主義地租已經說明之後，其他地租形態，如用利息形態底貨幣地租，纔能說明，關於不生產地使用的土地（如房地或局所底地皮），在最後分析上，是由生產的土地底地租所決定。用土地價值自身的資本化來說明土地價值或導出於資本化的土地價值底利息，正如淺薄的經濟學家想用貨幣底自身資本化來說明工業利潤一樣。

“地租對於土地購買者所具有的利息形態之謬誤……必定釀成頂不明白的結論。因為在古代各國，土地所有權視為是特殊的貴族形式，而且購買也視為是資本最優勝的安全投資，征收地租所

按之利率往往長時低於其他投資底利率，例如，動產底購買者在其購買價格上僅取得利息百分之四，但他在同一資本底其他投資上則取得利息百分之五。換句話說，他為地租所付的資本多於為其他投資底同量收入所付的資本。這個遂使泰耳斯 (Thiers) 在其毫無價值的著作地產論 (La Propriété) 上得到如下的結論：——即是地租低，然而這僅證明地租底購買價格高。——從地租底出賣和購買所推出的關於地租制度說明，意即是指以地租制度說明地租制度。” (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七章)

雖然最壞的土地不曾生產任何地租，牠却可以生產資本利潤。因為地租在這裏，僅是指資本家農業中所實現的平均利潤和剩餘利潤間底差異，而且這是根據如次的假定：即是最壞的土地至少應生產平均利潤。剝削那土地上的勞動者之資本家農民，必定再生產他的不變資本加上他的可變資本再加上平均利潤，並用平均的生產價格出賣他的生產物。但是他不會獲得任何剩餘利潤，土地

也不會生產任何地租。

然而資本家農民怎能不付地租而得使用那土地呢？

第一；他可以是那土地底所有者，並可以用他自己的資本利用這土地。馬克斯認定這是資本主義底下的例外。

第二；資本家農民可以為其土地而給付地租，只有地租底一部份確實地生產剩餘利潤。但當他在其餘土地上能夠獲得平均利潤底時候，他也可以耕作其餘土地。

第三；資本家農民可以投其集聚資本（新加資本）於其支付地租之土地上，而這新加資本僅可以生產平均利潤，雖然再生產的原有資本繼續生產剩餘利潤。他從其原有資本底所得物而支付地租，不是從其新加資本底所得物而支付地租。

超出原則的這些例外與馬克斯的地租論符合，並不衝突。不過除非原則解釋在前，這些例外便不能解釋。

而且馬克斯的地租論也不與如次的事實相

反：即是，在超過平均的市場價格之特殊市場情況底下，可以出賣土地——牠的生產力不生產任何經濟的地租——底生產物，從而確實地實現剩餘利潤。第一，因為這剩餘利潤不是導源於土地底生產力，而是導源於流通中的稀罕機會。第二，就是這些機會，除了根據馬克斯的工業利潤論和地租論底基礎以外，不能根據任何其他基礎來解釋。這些例外也只能用如次的原則來解釋：即是，平均的生產價格確實是一切市場價格所沿着漲落之標準。

土地生產物底標準市價不是平均的生產價格（資本家的成本加剩餘利潤），而毋寧是等於平均的生產價格加上某量地租之一種價格，所以這種地租，在這名詞的嚴格意義上，不是經濟的地租，而是“絕對的”地租，導源於土地本身底所有權。可是即令這樣，這個絕對的地租只能由優勝的地租或正額地租底法則來解釋。這是指土地底獨佔能令生產價格底增加超過那支配優勝的地租之平均數。

實際上，這可以說，農業生產物可以超過該生

產物的生產價格並低下該生產物的價值而出賣，正如工業商品底生產價格可以高於或低於該商品的價值，且常常不與該商品的價值相合一樣。

資本主義生產樣式由創立新的地租形態並改換及支配舊形式底殘餘所發生之一切糾紛，需要“純”形態底理解來作這些的糾紛的理論的解決，因為資本主義是由這形式表現牠的典型趨勢，並強施牠的通行的法則，即價值法則。

馬克斯單獨找出了關於這一切問題底關鍵。

我們一經懂得馬克斯的價值法則，和由生產中之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或由價值底流通所擔負的不同任務底意義以後，我們便能真正把握住如次的事實：即是，投資於土地之固定資本，與投資於工業機械等之固定資本不同，按照被科學地處理的土地而增加價值。所以經過土地底特殊生產力，這固定資本就變成一個要素生產超過平均之剩餘價值並成立不同的地租形態。

代代都有許多思想家，想去用紙上的爭論底殉情的妥協來隱藏經濟的裂痕。經濟的理論也不

能逃去這些企圖。暴露工業資本家和地主間之衝突的里嘉圖地租論，遭了加來（Carey）等經濟學的反對，他想指明地租是資本利息，與貸金的利息相同。這是等於去以地主作資本家，而抹殺地主和資本家間之經濟的裂痕。但是資本主義發展底淒慘的現實却笑罵加來，並引起了這兩個經濟階級間的兇猛爭鬥。

在近代，罕利喬治已實施同樣的企圖，毀壞里嘉圖的地租論為漫無限制的地價論，並將這曲解的古典學說變為遮蓋無產階級和資本家間階級鬥爭之一張毛氈。我並不是討好說，這是喬治坦白的意圖。而實施上，這理論是朝着這個方向進行。在階級鬥爭走上着牠的不可抵當的前程燃燒着要消滅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底經濟基礎之革命的火底時候，像加來的這種企圖，顯然一定要隨之陷於悲境。

第十八章 資本家競爭

底下的利潤利息和地租

一望工業資本的過程是一種廣泛的合作運動，我們就會知道，價值和剩餘價值僅生產在生產範圍中，即包有作為生產和流通或交通工業間直接連系之其他部門中。當着賦有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商品最後進到了流通範圍並有某項貨幣價格底時候，正如我們在前章所見，的確可以在商品價格上，用經營，儲藏等費用底名目，再添上一種

附加數。然而僅從在經營儲藏等過程中投了貨幣並報酬了工資勞動者之各個資本家的立場看來，這纔是價值底增加。從整個社會的立場看來，這種不生產的勞動費在商品價格上面底增加，不是價值底一種生產，而是不生產的勞動和資本底一種耗費，即使這個對於商品價格是一種不得已的增加。總之，這是明顯的，從全資本主義過程的立場看來，在流通範圍中，凡是不由於生產的勞動之商品價格底增加，不能增加任何價值，而但對於消費者增多商品費用，而且必須在資本家消費者底利潤和工人階級消費者底工資諸現成價值以外交付。

商品出賣於流通範圍，或則是用從生產範圍所原有的價值，或則是照其他價值，絕對不依靠各個資本家或商人的怪想。在市場上，競爭左右着這個標準。而且競爭本身是依從於價值法則，這是資本家可以容易看得出的，假如他注意到十分使他不安底諸經濟問題。

資本家是按照某量商品底生產上所投的總資

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來計算他的利潤。他將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都作為貨幣總數，稱為他的原價。他完全沒有注意商品含有的剩餘價值，僅在他的原價上附加某項數目，這數目隨着競爭所容許他的程度而不同。他的原價上面底這種增加他稱為他的利潤。至於這利潤是從那裏來的，他却未曾注意。在他的心目中，整個社會在某些時期有一定量的貨幣供其使用，所以他能在他的商品底原價上增加越多，他能搜集到他的鐵箱裏底有用的貨幣供給也越多。

但是科學的探索者不能照這樣計算。他不能釘着事體底表面。他必查察經濟問題到底。既然承認價值法則是資本主義生產底支配力，那麼關於他的利潤和關於他不能隨意獲得利潤如他所想那樣高底事情，除去資本家自己的說明我們必須找出其他說明。

依照馬克斯的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表現於貨幣、商品價格，除了包容不變資本的價值加可變資本的價值和再加競爭所容許資本家用利潤形

態來實現的剩餘價值，再沒有包容甚麼東西。假如商品是照從生產範圍所具有的全價值而出賣，那麼資本家的利潤便等於包含在該商品裏底剩餘價值。假如商品出賣是高過或低過該商品價值，那麼資本家可以實現的，便多於或少於包含在該商品裏底剩餘價值。

在這些情形底下，商品價值底競爭顯然要依靠生產商品所投的資本底競爭。假如剩餘價值僅是由生產工人的勞動所生產，不是由結合在用不變資本所購來的工具和材料裏面底死的勞動所生產，那麼在資本家爲着取來投入流通範圍之剩餘價值之最後競爭上，可變資本對於不變資本底比例必須擔負一種非常重要的任務。資本家的商品價值，必須按照他利用投於勞動力之不變資本所能創造的剩餘價值底分量，和這勞動力能夠生產地消費於勞動過程所用的機器和原料底分量而漲落。

資本底組成包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底價值與物質的實體。價值是指價值底可變成份和不變

成份中間的比例，物質的實體是指結合在生產工具，原料，和活的勞動力裏面之物質。馬克斯稱前者為資本底價值組成物 (Value-Composition)，後者為資本底技術組成物 (Technical Composition)。但是這些組成物相關密切，並且相互影響。馬克斯稱其連貫的結果為資本底機體組成物 (Organic Composition)。

資本主義生產樣式發展於封建制度以後，牠替資本打開了極不相同的機體組成底道路。所以各個資本家所作成的生產物的價值組成物，與其競爭者的價值組成物不同，因為他們都是用不同量的物質的價值因素以及剩餘價值因素來經營。

資本家是用貨幣，計算他們所謂的原價，不是用一切社會的交換價值真正基礎之勞動費來計算原價。但是我們知道，貨幣的金屬價值本身是由生產這些金屬所需之社會的必需平均勞動量所決定。所以我們所謂的商品原價是與資本家的原價不同的東西。我們是用參合在生產物裏的死的和活的勞動來計算生產物的原價，而資本家僅計算

他用費去於商品生產中之貨幣。

我們由這商品的勞動費來決定商品價值之方法，能够使我們找出恰好有多少死的和活的勞動參合在該商品裏，並且該商品裏底死的和活的勞動底這個比例，怎樣恰好與社會上生產某一商品所需要的平均勞動符合。

生產某一商品所需的平均勞動費，往往是估勢的費用，這費用在市場上決定這商品的價格。牠代表估勢的生產條件底下所需要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底平均價值，以及由這些資本所成功的剩餘價值。牠是由取得資本底各個組成物底平均數而發現於生產這商品生產範圍中。

且讓我們假定生產棉紗之資本底平均組成物是八〇元不變資本和二〇元可變資本，又剩餘價值的比例(按可變資本計算)是百分之百，那麼每一〇〇元資本所作成的生產物的價值，一定是 $80c + 20v + 20s = 120$ 合成的。換句話說，即每一〇〇元中，二〇元支付勞動力，八〇元支付機器和原料底損耗。假如每一小時的平均社會勞動值價五角，

那麼二〇元可以支付四〇小時的平均社會勞動。但是勞動者工作了八〇小時，而不是四〇小時，而四〇小時的剩餘勞動底價值也是二〇元。資本家不支付這剩餘勞動，但把牠的價值包藏在他的利潤裏。這八〇小時的勞動作成多少棉紗呢？爲易於計算起見，我們權就假定不變資本是八〇元，包刮錠子的損耗一〇元和棉紗七〇元。假定每個錠子價值一〇元，那麼一個錠子便在八〇小時的勞動之後損壞，假定棉花一磅值價一角，那麼七〇元可購棉紗七〇〇磅。這七〇〇磅棉花作成七〇〇磅棉紗（我們丟開浪費的問題不計），所以八〇勞動時作成七〇〇磅棉紗，值價一二〇元。

這是在棉紗製造底通常情形底下出賣（批發）棉紗之平均價格，而用這平均組成物底資本來經營之資本家，每元獲得利潤兩角。

現在且讓我們假定少數資本家已經投資了，這資本底組成物與這工業裏的多數其他資本不同。假定少數有較高的機體組成物，少數有較低的組成物。

假定組織較高的資本底機體組成物是九〇不變資本加一〇可變資本，而剩餘價值的比例是與同工業中一切其他資本底剩餘價值率一樣，即一百分之百，那麼棉紗工業裏的勞動者，是工作半小時生產自己的工資，另半小時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所以這資本底生產物價值會是 $90c + 10v + 10s = 110$ 。因為每一小時的勞動值價五角，所以十元是支付二〇小時的勞動，而勞動者工作四〇小時是使用價值九〇元之機器和原料。假定損耗和棉花間底比例是十元相為錠子的價值，八〇元為棉花的價值。這就是說，這些勞動者，靠着較好的機器底幫助，在四〇小時裏作好八〇〇磅棉花，而利用平均組成物的資本之資本家的勞動者，僅在八〇小時裏作好七〇〇磅棉花。假如這些資本家的勞動者，也和其他資本家的勞動者一樣，用更生產的資本工作八〇小時，他們一定作成一六〇〇磅棉花，而這棉花的價值一定是二二〇元，其中二〇元一定是剩餘價值。在這八〇工作小時中，屬於資本家之總費用一定是二〇〇元，但是他們

的生產物一定是棉紗二〇〇磅，多於在八〇小時中消費價值一〇〇元之資本家的生產物。然而這個不是順利的資本家所獲得的唯一利益。棉紗每七〇〇磅，用一二〇元的價格去賣。在這種情形中，無論要求和供給是否彼此平衡，地位較好的資本家都有一種利益。假如關於棉花之要求等於供給，能够生產的棉花都已賣出，那麼順利的資本家能够以一二〇元的價格出賣棉花七〇〇磅，或二七四·二九元出賣棉花一六〇〇磅，而與其競爭者用平均資本獲入利潤二〇元同時，獲入利潤七四·二九元。假如要求超過供給，情形依然一樣。而且假如棉紗的供給超過關於棉紗之要求，那麼有較高機體組成物的資本之資本家，能够比他們的競爭者低賣至這種程度，不順利的資本家或則務必失本出賣，或則停止生產棉紗。例如，順利的資本家能够以總價格二〇〇元賣出一六〇〇棉紗，或總價格一一〇元賣出八〇〇磅棉紗，而仍然每一〇〇元投資獲得利潤十元，而僅能以價格一二〇元出賣棉紗七〇〇磅之資本家，假如不得不照順

利的資本家的格價出賣，他便不僅損失其全部利潤，甚至損失一部份所投的資本。

末了，假定棉紗製造中少數資本家仍然是用低於平均組成物的資本來經營，如說 $60c + 50v$ ，而他們的勞動者也是工作半小時去生產自己的工資，其他半小時去生產剩餘價值，那麼他們的生產物的價值（包括剩餘價值）一定是 $60c + 40v + 40s = 140$ 。換句話說，他們應付四〇元或八〇小時勞動的相等物來作工資，他們的僱工必須工作一六〇小時，以在生產上消費價值六〇元的機器和原料。假如損耗和棉花間的比例是錠子的損耗十元，棉花五〇元，那麼勞動者在一八〇小時中僅取用五〇〇磅棉花，作成五〇〇磅棉紗，而這棉紗，就令在頂順利的情形底下，即是需要可以消費一切生產的棉紗那時候，也須照每百磅一七·一四元的價格出賣。他們不僅會損失全利潤四〇元，並損失其資本一四·三元，而他們的僱工要工作兩倍於有平均組成物的資本之資本家的勞動者長久，四倍於用高于平均組成物的資本之資本家的勞動者

長久。在這些情形底下，用低于平均組成物的資本之資本家不得不停止活動。

適用於某一工業底資本之同一原則，完全通行于社會中，並使一切資本都受價值法則底支配。平均組成物的資本到處決定出賣商品所按照之平均價格。有高于平均組成物之資本，或則能夠獲得大于平均利潤之利潤，或則能夠照牠們自己的生產物的價值出賣，並比有組織較低的資本底一切競爭者低賣，而有低于平均組成物之資本則完全受競爭支配。假如有較高的機體組織之例外資本底組成物變為通常的，那麼這就是平均的組成物，商品價格就低落，機器和勞動生產力底新的改進需要獲得多于平均利潤之利潤。至于各個資本家可以生產多少剩餘價值，這却沒有關係。資本家獲得全資本過程底利潤，不是依照他自己的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而是依照他所投的總資本，並且他的資本僅是社會的全資本中底一定的百分比。商品在市場上，是受生產底平均價格，即原價（不變資本加可變資本底價值）加平均利潤所支

配，而且僅僅有高于平均組成物之資本能夠獲得高于平均數的剩餘價值，祇要這些資本佔有這個例外的地位(非常除外)。換句話說，商品照常不是用牠的價值出賣。僅在通行的生產條件允許有平均組成物之資本出賣其一切生產物的時候，即是僅在供給和需要彼此平衡或需要超過供給的時候，這些資本纔照牠們的價值出賣牠們的生產物，而一切其他資本則照高于或低于牠們的價值出賣牠們的生產物。總而言之，僅在我們把社會看作整個的把一切資本看作一項資本底時候，商品纔照牠的價值出賣，因為在這種情形中，某人的獲益便是別人的損失，而最後的結果僅是各資本家當中價值和剩餘價值底不同的分配而已。但是從各個資本家或各項工業底觀點看來，商品幾乎不曾照牠的價值出賣。價值法則僅影響不斷的陸續漲落，漲落的平均是永久固定的，所以決不能歸于任何數學的正確。有不同的機體組成物之資本底競爭和讓予一部份工業利潤於商人和銀行家之必要，不斷地冒犯價值法則，所以這法則僅由利用種種

平均底難確定競爭來的維持牠自身。(註十四)

註十四 考茨基資本論解說九九頁。“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樣式底下，市場價格隨着需要和供給底影響而變化，形成這標準的不是價值，而是生產價格。然而生產價格不是憑空浮動，而是依靠價值。

資本或是生產地投于工業的經營，或是不生產地投于商店銀行，或是投于農業不動產和房屋，總之牠祇能夠獲得通行於整個社會上之平均利潤，而利息和地租必須隨從這平均利潤底變化動而變動。凡是利息和地租不隨從這些變動底地方，利息和地租底特殊比例一定要由價值法則來解釋，與平均利潤本身一樣。

總之，在資本主義生產完結之後，價值法則不能常規地表現牠自己，寧須由沿着可變的平均數底變動而實行。僅在社會主義生產制度底下，馬克斯主義的價值論才能合宜地適應，並用爲集體的生產底規準。

第十九章

工業資本主義底趨勢

在商人資本是資本底優勢的形態時，及在貨幣底積聚主要地是作為從生產範圍中提舉益多的剩餘生產物，而不涉及這範圍本身中的機構之槓桿時，人類社會底資本主義以前的基礎是非常穩固的。

但是與商人和金融家底蒙混合作封建貴族底實施，轉變了封建農民為除勞動力外再無其他可

以出賣的所有物之無產階級，區別了手工業者與封建僱工，替地位較好的中等階級擴大了生產範圍，並加強了城市商人的工人益加與封建貴族底集聚。

當着工頭，中等農奴，銀行家，商人，地主，教徒變為製造家的時候，當着無地農奴和職工變為工資奴隸的時候，當着貨幣形態的資本侵入生產範圍並脫去舊的基礎的時候，於是新的發展法則約束積聚的貨幣底一切形態，轉變歷史潮流於新的趨向，並加快這潮流底速度。

從原始市場底狹隘領域進到世界市場和國際商業中心之流通範圍裏，商人資本需要若干千年去擴充牠的活動。工業資本侵入生產範圍和流通範圍，還不及三世紀。在工業資本主義底鞭策底下，單是十九世紀已廣佈人類至比發展了資本底其他形態之以往數千年更多的場所。

上古和中古的資本形態，主要地是在生產的需要已經滿足之後，依賴生產範圍所棄去之剩餘而存在。工業資本底發生，由于使生產者有益於他

的自 開展底需要，並使這種需要底滿足超過生產要求底滿足。人變成資本底工具。

市場，從前對於社會生活底生產基礎是次要的地方，於今變成一切生產活動底中心。有機物 and 無機物底整個世界，可動的和不可動的事物，愛，德性，誠實和永久得救，都變成了商品，並運進市場以圖“賺錢”。從社會進步底觀點看，資本家的利潤以前僅是一個枝葉問題，於今變為歷史底無所不容的刺激物和動力。工業的貨幣資本底積聚和其發展底內在法則，擔負社會指導者底任務，並刺激人類之船渡過不顧危險的利潤行程，從人類的肉和血鑄成更多的利潤。

在資本主義底開端，感受資本主義發展底殘忍壓制的，主要地是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繼續存在時，受資本家的積聚法則之強烈打擊的，也是這個階級。但是統治階級絕對不是免于其不可統制的暴烈之自由者。隨着資本主義發展，所謂資本強于資本家，資本再又受制於牠所不能統制的本身機械運動底法則；這個自然增加資本家心中所目

爲之固執和直截。

資本主義沿着牠的歷史行程進行越遠，牠的不能統制的法則便越嚴重地落於資本家自己身上。這些法則不利於資本家的存在。使他不得不對抗發生這些法則之發展底自然趨勢來抵制這個危險，來傾覆資本自身，並來加速他自己的沒落。在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建立資本主義結構之同一法則，轉而在低落階段變成破壞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之工具。

同樣，這些法則已轉變工人階級底破壞的敵人爲對於其組織，教育和主權之建設的幫助，雖然他們從未停止去壓迫工人。

每個資本家想去獲得儘多的利潤。爲要獲得利潤，他須從其僱工搾取剩餘價值，並出賣這些包含剩餘價值之生產物于競爭市場。他能從僱工身上盜竊剩餘價值越多，他從商品底出賣來採集利潤底機會也越大。除掉增加勞動底強度和其生產力，或利用必需勞動來增加剩餘勞動，或延長工作時間，或一齊使用這一切方法以外，再無其他方法

用來增加剩餘價值。

在資本的週轉底機械活動上，不是加強剝削之一切方法都有同樣的價值。超過其常規長度之勞動時間底延長，和絕對剩餘價值底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底開端底典型，即在最進步的工業主義時代，這兩種現象永不會完全消滅。後來在當着無產階級已經變得組織完善去對抗資本家的強索底時候，剩餘生產底這種方法便漸漸縮小，並且是為小資本家而不是為大工業合作社所使用。有了常規工作時間中生產力底加強，和以機器勞動替代手工勞動，這種方法便益加為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所束縛和侵蝕。

在常規工作時間底限度中，加強勞動生產力之最有效的方法，即是新式的機器底採用和其改革的速度底向上的加。這是最顯著的和特徵的方法，資本主義由這方法得以增加與一定期間底常規勞動時間中底必需勞動對立的剩餘勞動。

資本主義底下真正活動的資本僅是可變資本。但是為要增加可變資本底效能，工業資本家必

須投多多的貨幣於生產機器。所以這價值底大而
又大的部份隨着剩餘價值底積聚增進遂投於機
器，而比較極小的部份則加於可變資本。

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都不斷地增加，並且隨
之增加剩餘價值量（照可變資本計算），和利潤量
（照全部可變資本加不變資本計算）。總之，剩餘價
值底比例（剝削底比例）同時增加。但是不變資
本比可變資本增加快，而生產了的商品量和其價
值間底差異比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間底差異增加
快。這個差異底不可免的結果即是利潤率一定有
低落的趨勢，即令剩餘價值底比例正在高漲，利潤
底分量正在增加。

例如有三項不同機體組成物之不同資本，即是
我們在前一章所比較的三種資本。假定牠們不是
在同一時期都彼此衝突，反而表示在資本主義發展
底三個不同的時期中之社會資本底平均組成物。

假定 $60c + 40v$ 的資本是表示資本主義初期
底常例，假定 $80c + 20v$ 的資本是表示資本主義中
期底平均數，又假定 $90c + 10v$ 的資本是指示資本

主義沒落期中社會資本底平均組成物。爲容易比較計，我們權就說，這一切資本都是按同樣的剝削率經營，是在一年裏轉換牠們的全部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實際上，這不是永久如此，僅對於現在的比較爲然。假定剩餘價值底比例是百分之百，那麼關於這些資本底生產物，我們得到以下的價值：

$$60c + 40v + 40s = 140$$

$$80c + 20v + 20s = 120$$

$$90c + 10v + 10s = 110$$

在這一切情形中，剩餘價值的比例是百分之百，但是利潤的比例隨着不變資本增加可變資本減少而低減。在第一期，利潤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在第二期，牠是百分之二十，在末了期，牠是百分之十。然而我們已經看出，這個低減的利潤率，可以而且是與利潤量底增高併行，所以雖然利潤率低減，而資本家却袋進更多的利潤。

這三個公式雖然如此簡單，牠們却是災禍底預兆，預示資本主義底沒落。我們且稍爲過細看看

牠們，牠們所露示的比初看牠們所指示的多多了。

第一，牠們指示不變資本有比可變資本增加較快之趨勢；第二，牠們指示利潤的比例低降，第三，牠們表示替工人階級增加職業底機會，不如增加資本家的不變資本快；第四，牠們露示資本已經集中，換句話說，生產標準不斷地擴大；第五，小資本不能對抗大資本底競爭，因為需要大宗貨幣來購買改良的機器和大量原料來增加不變資本；末了，牠們指示資本底集中與資本底積聚併行，即是小資本家被淘汰，而大而又大的資本積蓄在殘留的大資本家手裏。

資本底集中和積聚決定了中等階級底命運成爲生產中社會的主要原素；雖然這個階級未曾完全消滅，而但改變牠的性質從獨立的生產者變爲倚賴大資本家底中介和僱工。隨着中等階級失去牠在社會生產過程上的重要，大資本家和勞動無產階級就變爲資本主義底典型的代表。

關於工人階級的職業機會底相對的低減，表面上確定工人階級人員底增加底情形超過存生工

具益益廣闊的失業問題於是動搖了資本主義基礎底穩定。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底機械性底直接結果。但是流通範圍底機械性却參加來混亂統治階級的現狀。

資本家自身間底競爭和弱的資本家底淘汰，不僅釀成生產工具底積聚，且又釀成益益少數的貴人手裏的貨幣底積聚。生產工具和貨幣底這種積聚繼續前進，失業問題遂隨之增強。確實，利潤量底增加（不管利潤率底低減）強令成功的資本家暫時走進投資的新道路，並替失業的預備軍開放着尋求職業底更多機會。但是這個僅是皮相之論，因為投資底新領域必然發展與舊領域同樣的趨勢，如果大合作業手中的獨佔吞滅了分散的和從前輕忽的諸次要工業，結果除了越發廣闊的失業問題，再不能有其他東西。

失業預備軍底永久存在，增加尋求職業之勞動者之競爭，而且這個自然釀成按照最低的生活程度底工資標準，並阻止利潤率底低降，所以資本

家的新利潤量底投資問題越發變成壓迫的。在他一方面，按照最低生活程度之工資標準，一定週期地傾覆全資本主義系統，因為工人是主要的消費者。而且當勞動生產力增加時，他們不能開始去吸收他們生產成的大量生產物，簡單的理由是，他們的工資即令永久地超過平均數（像誠實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一樣稀罕的東西），但僅是社會生產物底總價值的一小部份底相等物。

在資本主義幼稚底時代，生產是完全無計劃的和粗陋的。自從不變資本底固定部份在其週轉中與流通部份不同之後，生產開始緩行，牠的車輪不久到處阻塞不通，市場迅速地供過於求，而且每遇幾年，商業危機殘踏生產底車輪。資本家不能再生產他們的資本，他們的機器和原料已衰壞了，因為缺乏保存的和拚命的勞動力，他們的利潤停滯了，資本家的營陣裏充滿了着混雜。同時失業工人，對着他們所生產的堆積如山的財富飢寒交迫，等待那句會叫他們去執役來飽肚子底神語。

隨着商業危機底尖銳期，發生了商業的停滯

期間，失業者變成了多事的，罪惡，自殺，疾病和不衛生是蔓延的，資本家的全部壓力，爲着資本家的罪惡，極端狂熱地忙於去處罰可憐者，並庇護資本家免於自作的惡孽。

在隨着更多的利潤和迅速的資本週轉之瘋狂的突進中，生產了益益省勞動之機器。資本家全不認識這個：除非其他原因已經首先增加了剝削底強度和剩餘價值底成立，單是資本週轉底加速，不會增多他們的利潤。假如一〇〇元資本已由低賣競爭者而更快地轉換了，不會由這迅速的週轉，獲得比曾經同時轉換並用平均市場價格出賣商品之競爭者的資本更多的利潤；他們遇着這種事實，他們覺得駭怪。

然而這是實在的事實。比如有兩項一〇〇元的資本，且定平均的利潤率爲百分之二十。假定A的資本在十二個月裏週轉一次，而B的資本在十二個月裏週轉十次。但是B的資本底十倍的週轉爲何能够呢？B一定比他的競爭者A低賣。各有價值一二〇元底商品，A按商品底平均生產價格，即是

照一二〇元出賣他的商品。且在十二個月之末週轉他的資本，並袋入二〇元的利潤。B用低於其生產價格之價格出賣他的商品，以圖週轉他的資本更快。他照一〇二元出賣，並週轉他的資本一次，而A僅賣出其商品十分之一。B再生產他的資本，製造了另一些商品，並且按一〇二元出賣。現在他已袋入了四〇〇元的利潤。接連八次，都是如此。在十個週轉之後，他已恰好袋入了二〇元的利潤，比A在一年一週轉所實現的一分不多。顯然，資本自身底迅速的週轉，不會獲得任何較高的利潤。

實際上，資本家不僅依靠他的資本底迅速週轉。他更想去壓服工資比例，以圖能夠增加剩餘價值底創立。隨着節省勞動的機器底引用，遂來了以婦女和兒童替代成人底僱用，及降低工資標準甚至到達兒童不能僅僅維持生存之地步。

自從世界市場開展，生產仰賴集中的支配統制得更好之後，商業危機底輪迴越變越長，並逐漸延長為長期的壓迫。不管人口底增加怎樣，在國內

市場永久不能消費商品底過剩生產時（過剩生產不是因為有比能夠消費的多，而是因為在工人階級方面貨物底消費過少），資本家競爭底舞臺擴張到了全地球。為着征服新的市場和新的生產領域，野蠻的戰爭便因之着手。

大工業底集權可以減少商業危機和金融恐慌底尖銳和繼續，因為這些情形是起於無系統的生產和流通底機械的和自然的活動。但是牠替商業危機和金融恐慌底有意的改進開展了道路，因為生產和貨幣供給底廣泛場合底統制，能使大合作業去任意關閉牠們的工廠，並驅散廣大的工人隊伍，去操縱貨幣市場，並使全民族捲入關於特殊的剝削場合底統制之競爭中。關於商業危機和恐慌這些有意識的冀圖，再沒有動搖全資本主義底基礎並顛覆多數社會上主要的資本家之性質。牠們甯是一些策略，其意在壓榨小資本家和股東。小資本家和股東，與社會上獨立的和主要的階級比相，更是附依大資本家者。

同時廣大的勞動組織底發生開始把全社會分

成兩個對戰的營陣。無產階級和大資本家間之階級鬥爭逐漸反映出一切狡猾的爭點，統治階級發明了這些爭點來分裂工人階級內部。

大合作業（托辣斯）手中之獨佔，可以由（一）降減工資低於勞動力底平均價值，（二）照高于商品原價底價值出賣商品，（三）使一切孱雜劣貨的樣式系統化並除去浪費，（四）壓抑貨幣市場，除去競爭，並阻止起於競爭之利潤和利息底低減，（五）在現存的機器仍然能夠供給比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底需要多那時候，抑制會使商品低廉之諸新發明，（六）煽動戰爭，從而置新生命於順境；來中止利潤率低落底趨勢。

然而同時獨佔者的合作必要服從國際競爭底指揮。他們可以暫時避免打擊資本主義底某些厄運，他們可以多少不等地違犯價值法則，他們可以為他們自身和其階級暫時中止執行支配他們之社會法則。但是結果一定不可避免地是一樣。怎樣處理增加的利潤量，怎樣用主要的生命之源底個自的或階級的所有權來調和集體的生產和分配底運

動，怎樣應付多數無家者，失業者，和飢餓的勞動者底需要？這些問題末了必須答覆。資本家階級沒有滿意的答覆。僅有工人階級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傾覆工業生活中資本主義基礎的之一普遍的趨勢，也出現於資本主義底下的農業發展中。農業資本底集中和積聚不是恰好照牠在工業生產中所用的同一方法而進行，然而結果是一樣的。土地不會像工業生產工具一樣獨佔化。工業資本主義已淘汰了工業的中等階級，農業資本主義不會同樣淘汰小農業，或使小農業在經濟上僅有很小的重要。至少在美國，小農業的數目反為增加了，同其增加的更有中等階級的農民。如果操縱全民族的生產命運之資本家，得讓小農名義上佔有——如果不是事實上佔有——他的土地和房屋，並在流通範圍中而非生產範圍中去利用他，這宜乎是使得的。在這裏，這種趨勢依然又轉從農場換更多的生產功用於工業領域，而且僅將那不能與土地離開的純農業的經營留在農民手裏。牛油底製造，牛乳底分配，乳酪底掠取，都不見於農場。改良的機

器——如果農民要去適應資本主義生產底需要，他們應有這種機器——能够使農具和農場機器底製造者從農民的收入取得一大部份。大轉運公司替他開展了他們的貪婪的慾求。貨幣借貸者担保了他們的窘困。總之，他所有的，僅不過是農場裏的過份勞動和這幻想——他依然是他自己的主宰和他自己的命運底主人。(註十五)

(註十五) 關於資本底集中和積聚所以將農民從獨立的生產者變為大資本家底無助的犧牲品之方法底明白敘述，可看西孟斯的美國農民 (A. M. Simons: The American Farmer)

因為利息依靠工業利潤，利息底比例依靠工業利潤底比例，所以利息底比例顯然有隨工業利潤底平均比例低降底趨勢。但是自從貴金屬礦中之勞動生產力和貨幣在益加少數人手裏之積聚與工業底集中，蓄積了大宗尋投優厚比例之借貸資本以後，貨幣底過多便有親自降低利息比例之趨勢，只要競爭依然佔勢，不問有無平均的利潤率底影響。(註十六)

(註十六) 在研究金礦中的勞動生產力，利息率，和用貨幣表現的金銀以外底其他商品底價格間之關係上，必要記着生產底分量也正在不斷地增加。與增加的金供給和金礦中增加的勞動生產力相隨之高漲的利息率，必然不是指明馬克斯關於這問題底主張是與事實矛盾。誰願意去證明馬克斯是錯的，證明他的價值法則不與資本主義社會相合，誰就須證明在金生產底分量增加比一般的社會的生產底分量快，和在金礦中的勞動生產力增加比一般的社會的生產底生產力底增加快底時候，利息率正在高漲。而且就令這樣，他還須證明一切條件從來是不變的，像馬克斯分析這問題時一樣，即是，競爭一定依然是資本主義生產底不變的指導物。但是至少在美國，這已再不是事實了。實際上，托辣斯和大公司已割掉了許多場合中的競爭，所以在這裏，按照馬克斯在理論上所指示的方法而發生影響之價值法則，多少被違背了。若說馬克斯關於這問題的主張是錯的，舊時的流通學派

(Currency School) 是對的，是因為現在美國的利息率比之十年以前高，而不管現在金礦中的勞動生產力大比以前高。這事實，那麼價值法則底這種差離並未證明馬克斯是錯的，這個僅僅證明已發生其他情形，部份地麻木了價值法則的運動。金本位和貨幣底積聚現在允許少數金融家（至少在英國，他們同時是工業主）去囤積巨額黃金，人為地使貨幣稀少，提高利率，並增加價格與價值法則之差離。即令這樣，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械性底那些變易之說明，馬克斯的理論給予一個強固的基礎。參看資本論第三卷關於工業輪迴各方面之利息率底漲落。

凡是地租具有貨幣利息底形態底地方，可以表現同樣的趨勢，而且這趨勢需要大而又大的資本來獲得土地，以圖從土地取得收入或利潤。土地的價值因之高漲。因為地租是一種剩餘利潤，超過投資于農業之資本底平均利潤，我們就已看出平均的利潤率統制資本的活動，所以在這裏，同樣繁

要益加多的資本來獲得同樣的地租，而土地的價值高漲。

當着全人口增加，社會上各主要的和不要的階級間底比例漸漸變易。說到作為經濟中介底代表之階級，這趨勢是在增加各階級人數的絕對數目。但是他們的相對比例是這樣改變的：即是，大資本家的數目與一切其他階級相比，增加非常遲慢，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典型的中等階級——包括獨立的工匠，店主，小商人和小資本家——漸漸成為不同的中等階級，這階級大半依靠大公司，只有農業中等階級保持其許多舊的歷史性質，雖然如此，他們也要像一切其他階級般，漸漸受大資本家的支配。工業無產階級增加得比一切其他階級快。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的發展，增加中等階級資本家，依賴的商人，資本家農民意數目，比增加大資本家底數目快，並低降這個新的中等階級在社會生產上底影響。農場租戶底數目比“自由”農民意數目增加快，抵押的農場數目比未負欠的農場底數目增加快（註十七），而工業無階級驅在數目和

經濟影響底發展上比一切其他階級快。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空費氣力去解決這些問題，許多世紀以來，這些問題從沒有被他們答覆過。大多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依然不能解答這些問題。有的已在馬克斯主義裏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很少人願意承認這個，或者同意說馬克斯已解決了這些問題。大多數的大學教授依然用着他們的前輩底神祕的和討厭的空想來答覆資本主義經濟學底這些麻煩問題。特別是當這個討論涉及工資與利潤關係或利潤與一般工人底關係那些問題底時候，或涉及貴金屬生產中底勞動生產力在其他商品的價格上尤其在勞動力的價格上之影響那些問題底時候，都是這樣的情形。

當着工業資本主義已經達到如次的階段，即是廣大的無產階級供給了資本家以工業工人底極豐富的數目，並使成千加多的隊伍幾個月或全年失業底階段，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便尋求關於這問題底解答。

這裏有幾個解答，曾經成爲幾世紀來經濟科

學底最高點。有些教授們曾從教士取得他們的科學觀念，口稱上帝制定如許多的無產階級應該失業餓死，或為囚籠和監獄裏的窮民。另一位略為精明而不如虔誠的同伴一樣笨拙的教授說，某一社會中用作工資之貨幣底總數是經常固定的，所以在某一時期只有一定量的工人能够僱傭，然後在最後階段，即當社會生長底觀念已在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心理上發生了影響，而所謂某一社會中用以達到各種目的底貨幣總數是不斷地增加並變動于反應國內和國際貿易底需要底漲落間，就是極笨的思想家也明白了底時候，馬耳薩斯便發明了他的剩餘人口論，或者毋寧是剽竊比他靈巧的少數同夥，假冒他們的觀念是他自己的發明。他以為如此怠慢不謀生計的工人，要比社會上能够生產生存工具底有業者繼續蕃殖得更快。因為這個原故，馬耳薩斯說，因為常有工人底人口過多，所以失業的比良善資本家所能僱用的多，缺乏衣食住的。比在業者的共同努力所能生產的多，照馬耳薩斯所說，結果就是長久的失業問題，窮困，苦難

和伴隨這種情形之一切罪惡。方在倉廩和商場堆滿着供給物，而成萬人叫喊住食的時候，這個說明竟而且稱爲偉大的科學的發現。

不管資產階級教授們所提出的是甚麼一種說明，總之，他們都同意說，這是工人自己的過失。假如他們處於窮困苦難的境地，他們的少數就出來公開地說，戰爭，瘟疫，餓荒，以及謀叛的和輕生的暴徒之全體屠殺，是失業問題底科學的解決，因爲人類底這些災禍“變少了剩餘人口”是可。多餘的常常是工人，絕對不是資本家和貴族。

可變資本，不變資本，利潤和增加的失業人口間之關鍵，馬克斯的價值論和資本蓄積論說得極其明白和信確，除去資本家的教授們，都要相信這個。我們曾經伸述了這個關鍵，這裏不必重述。

貴金屬對於牠的作爲貨幣底功用和對於一切其他商品底價值與價格之關係，非常使得資產階級教授們頭痛。就是里嘉圖的分析的頭腦，遇着流通對於商品價格底關係的問題，也失望地挫敗了。馬克斯曾在他的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第三卷

三十四章上充分地論究了這點。我們在這裏所留意的，僅是這點對於失業問題底關係。

金銀的價值，像一切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社會在通常情形底下生產金銀所必需的社會平均勞動所決定。因此，通行於某一國底金銀的價值，無論在甚麼時候，都是現存的技術條件底下這些工業中底勞動者的社會生產力所決定的一定額。僅當關於金銀生產所必需的平均時間已經改變了，這價值纔會改變。金銀的價格所以改變，或則是在金底生產不與流通貨幣底損壞相等的時候，或則是在金底生產超過這種損壞的時候，或則導因於輸出和輸入，或則導因於可以形成供給和需要間底多少不平衡之其他原因。

不是一切黃金都作為鑄成的貨幣參入商品底流通。用以供商品流通之貨幣底極大部份，乃是紙幣，支票，匯票和公債。因此，某一國家中金銀的總額，在其他商品的價格上，沒有任何直接的影響，所以在其他的商品的價值上，牠也完全不能有任何的影響，因為那價值並不依靠金的價值，

而但依靠參合于商品本身裏的必需勞動和剩餘勞動。金銀僅僅用作價值底尺度，因為社會勞動是包在金銀裏，是用金銀裏的這種勞動比較其他商品裏的勞動。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口稱在黃金價值的漲落和其他商品價值的漲落中間所發現的關係，以及他們相信在一切其他商品的價格上由某一國裏金銀的大量或小量所決定的影響，事實上都不存在。(註十八)

(註十八)自然，這個僅僅是指直接的關係，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認為這種關係是一個事實，而我們則否認這種關係。因為在金價值中的改變和其他商品的價格中的改變間，有一種直接關係，所以馬克斯曾用下面的說話認識了牠並說明了牠。“流通範圍有一個大門，黃金（或一般的貨幣材料）經過這個大門進到流通範圍，成為具有內在價值之一種商品。所以當着貨幣參入作為價值尺度的功用，當着牠表示出價格，牠的價值就已經解決了。現在假如牠的價值低落，這事實是首先由在貴金屬生產底起源直接交換貴

金屬之商品的價格中底改變而證明。一切其他商品的大部份，特別在文明社會發展不完全的階段中，可以繼續到一長期，是由價值尺度底舊昔的和欺罔的價值來估量。然而經過各商品的共同的價值關係，某種商品可以影響別一種商品，由此，牠們表現於金銀的價格，漸漸固定于由其比較價值所決定的比例，直到最後一切商品的價值是用形成貨幣之金屬的新價值來估量為止。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一三三頁。

馬克斯曾以這個舊的流通學說底明確的反駁，供給了我們。這學說甚至迷惑了最狡詐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名這個學說為“舊的說謊，牠假定存在於某國裏的金分量的改變，由增加或減低該國裏的流通媒介，一定提高和低降該國裏的商品價格。”按照這個流通學說。在黃金入口的國家中，商品的價格會高漲，而且這就是說提高從黃金出口輸出到黃金入口的國家底商品的價值。這樣，在他一方面，從黃金入口輸出到黃金出口的國家底商品的價值會以為低落。但是馬克斯曾經

明白地指示了，某國裏金量的減少僅僅增高利率，而金量的增多則減低這利率。而且假如利率底漲落不涉及商品原價底決定，或不涉及價格由供給和需要的支配，那麼黃金的輸入和輸出，對於任何國家的商品價格，甚至沒有間接的影響。

所以不管存在於某國的黃金怎樣多或怎樣少，失業者是與牠全無關係。爲着資本主義商品底流通，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需要一定量的流通媒介或貨幣，而且因爲無論在那國，從沒有充足的金銀去供給流通，遂用紙幣，銀行支票和公債券來填補這差欠的數目。

“自從開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本其御用的資格來論究資本論，牠就用最大的輕蔑看輕金銀，認定金銀是資本底不重要的和無用的形態，然而當他論究銀行制度的時候，便顛倒一切，金銀變成了無上的資本，爲了金銀的儲藏，資本的一切其他的形態和勞動都犧牲了。但是金銀怎樣與財富的其他形態區分呢？不是由於牠們的價值底大小，因爲價值大小是由物質化在牠們裏面的勞動量所

決定的；而是由于牠們表現獨立的化身，即財富的社會性質這事實。這個社會的存在具有事，物，商品底超世界的形態，與社會財富底現實的要素對立，並且在社會財富底現實的要素以外。當生產在變化底狀態時，不曾記得這個。同樣，公債本其作為財富底社會的形態之功能，排除了貨幣，並侵佔了牠的地位。這是生產底社會的性質中之信念，牠給予生產物底貨幣形態以無從窺見的和理想的東西。但是恰當公債動搖——這種現象常常必然地出現于近代工業底輪迴中——，一切財富便確實地和忽然地轉換成了貨幣，成了金銀，成了一種狂熱的需要，雖然這要求一定發生于這制度本身。原欲滿足這些無限的需要之一切金銀，合計數百萬都藏在銀行的地窖裏！”（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五章）

工人所注意的，不是貨幣問題，而是包羅一切之全資本主義生產底問題。而這制度對於工人階級之影響，能够簡括為一句話：即向上的無產階級化。

主要地不是勞動階級底需要阻礙資本去發展，而是資本的內在法則阻礙資本去永久統治全世界並永遠掌握工人。資本是經過許多矛盾而發展的。牠不能離開矛盾，因為牠自己是最大的矛盾。牠僅存在於矛盾中，由矛盾而存在，而且末了一定由矛盾而沒落。

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之衝突變得越加濃厚。這衝突從經濟領域轉到了政治領域。由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要素所組織的無產階級，將牠的經濟組織應用於近代集中的工業底形態，轉變職工組合為產業組合，統一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在一種計劃完善的分工裏，征服政治力量，並在成為社會中唯一主要的階級即勞動階級的利益上，使着牠的經濟組織能夠掌握生產和分配底大泉源。

恰當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支配了全民族的時候，牠就開始一種集體生產的制度，在這制度中，生產者支配生存工具，決定他自己在共同生產的貨物上之佔有部份，並解除對於充分的人類發展之一切障礙。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

第二十章 結論

我們已經從勞動和資本的長期行程自原始時代直到今日，追究了勞動和資本。我們已經看出人類勞動力是資本底起點，資本底母親和保姆，資本生長了並確定了許多不同的形態，並又由這些形態決定了人類勞動力所應該適應的條件。我們已經看出資本底存在，延續和維持往往是而且仍然是依靠無報酬的勞動生產物和增加的勞動生產力。

人類勞動底生產力，歷來是而且仍然是社會進步底推動的主體。僅僅由對於歷史的事實底顛倒和對於明瞭的真理底擯棄，資本底慈善作用的謊談才發生和維持。但是隨着資本一再接近批判的時代，即是在階級統治的通行制度，——這制度無以外來的干涉避免無產階級革命底高潮——底下，生產達到了牠的可能性底末日這時代，真實的事態要求承認，人類勞動再又並且最後確定牠的反對統治階級之歷史的權利。

幾千年以來，統治階級即不能支配的社會法則底產物，都在生產階級的背上驅馳。幾千年以來，都是統治者驅使勞動階級，並用鞭索加在人類的本能衝動上，即食和愛上。

我們並不為他們的殘忍，他們的貪污，他們的忽視人情，他們的草菅人命而呪罵他們。我們知道歷史底原始的和放肆的力量形成他們為鴉張性成的主人，知道用其不可抵當的權威之生存競爭鞭策他們前進，正如牠鞭策我們的階級前進一樣。

我們知道統治階級曾經儘力去增加人類勞動

底生產力。我們認識科學和文學已經從他們接受了很多的提倡——假如不是吸引。但是我們對於以下的事實，不會閉着我們的眼睛：統治階級已生產他們自己的時代底一切進步的效果，因為他們要有這些效果。他們需要這些效果，不是爲着仁愛“人類”，而是爲着維持並增高他們自己的地位。總之，他們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他們不得不需要的一切，因為在他們的後面，歷史的力量正要強迫他們去需要那些東西。

假如我們不爲他們的過失而痛罵他們，我們也不爲他們的功績而頌揚他們。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使着他們並強迫他們這樣。

但是我們也是自然發展和社會發展底產物。我們也要照我們所必須行的和想的去行去想，照我們所必須感覺的去感覺。

而且除掉用革命的方法，我們再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去感覺，思想或行動。我們知道我們的主人底行爲和言語間的衝突。根本上不過是他們的社會利益和我們的社會利益間衝突。在他們的自

相矛盾之後，潛匿着自然力和社會力，他們曾經白想去領會和支配這些力量，但是我們却可以用從統治者腳下所開展的這點發展來領會並支配這些力量。

我們貽然自得地要求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底滅亡，我們堅持不屈地等候經濟平等的工人底合作共治的到來。我們的呼號就是歷史本身底有意識的呼號。

請主人們當心！假如他們能夠，看看他們能否挽回歷史的車輪！